

16

書書 目評

BO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版出日1月8年62國民華中



今天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學習語言，您曾為缺乏一種有效工具而失望困擾嗎？郊遊旅行、欣賞音樂，您曾想望一種時髦又完美的錄音機嗎？那麼……從今天開始，就讓最佳音質、音響的“國際牌提跟聽錄音機”為您拉開這個新年的序幕吧。



- 強韌伸縮提把，攜帶方便。
- 隱藏式麥克風，靈敏度高。
- 自動錄音，音質純美，永不失錄。
- 交直流兩用，使用自如。

RQ-711S

National Cassette Recorder

* 請向各大電器經銷商及百貨公司電器部選購。



國際牌 提跟聽 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書書 目評

BOOK REVIEW & BIBLIOGRAPHY

16期目錄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專論 書評	蕭毅 虹 [30]	瓊瑤作品的今昔
	李寬 宏 [46]	「科學遠征記」
	何思 欣 [65]	評王默人「沒有翅膀的鳥」
	高兼 兼 [89]	評介「美國文學批評選」
讀書 隨筆	全之 [125]	子于的「艷陽」
	黃燕 德 [71]	從「1984」談人類思想組織化的危機
	彭歌 [94]	琦君的「烟愁」
	陳宗 敏 [128]	書
短評 專訪 書簡 專欄	何復 言 [130]	海鷗季節
	李昂 書 [104]	朱西甯訪問記
	衛書 書 [87]	衛書書簡
	吳相 湘 [3]	家居書店街，走到書店街 (信義書房漫話之一)
	王鼎 鈞 [18]	哭屋 (讀書的故事之五)
	覃雲 生 [49]	談停刊雜誌 (雜誌叢談之三)
	張任 飛 [57]	「小讀者」停刊以後
	陳蒼 多 [61]	桃麗絲·蕾辛 (作家與書之八)
	本刊資料室 [75]	孟瑤·姜貴·蘇雪林 (作家話像之十)
	莊園 [97]	就業、利息及貨幣的一般理論 (名著佳評譯介之三)
	楚茹 [133]	一部小說的日記 (一)
	本 社 [137]	編後
書目	邱隆 發 [117]	二十五年來現代詩總目 (下)
	衛書 書 [85]	六月新書
	方 遜 [1]	批評索引
	本刊資料室 [80]	作家書目

封面設計：楊國台 刊頭設計：古統賢 作家畫像：沈臨彬

■ 本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歐美地區定價(含郵費)：

每冊：美金一元(平郵) 美金2元(航空)

一年(12期) 美金10元(平郵) 美金17元(航空)

亞洲地區定價(含郵費)：

一年(12期) 美金6元(平郵) 美金10元(航空)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滙票逕寄本社，海外訂閱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P.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304 Bliss Dr.

Urbana, Illinois 61801

U. S. A.



書評書目

每月一日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一至八期為雙月刊，第九期起改月刊)

發行人：洪敏隆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三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七六三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

總經理：遠東書報社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電話：三三九一七二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誌第三七四〇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三三三三三號

一年

(12冊)

定價

每冊

20元

元

元

郵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家居書店街 走到書店街

吳相湘

信義書房漫話之一

自幼家居湖南長沙玉泉街，環境影響，五十年來和書

結成不解緣：讀書、教書、買書、寫書、編書、印書……

。現在快到人生開始之年，很想在臺北市光華商場得一攤

位賣書，重溫童年舊夢，豈不快哉。

我的家世

人親身的經驗更深切體認這重要性。

孟母三遷，住家擇隣，是我國千百年來相傳的故
事和教育的原則。自然或社會環境對於人類及一般生
物的非常影響，又是近幾十年國人熟知的常識。我個

我家世居湖南省常德，太祖父、祖父都是經營桐
油出口商業，五位伯叔和幾位堂兄也是營商。祇有先
父漢聲公（一八七八—一九三七）受清季新潮影響立
志讀書，更放棄「蜚聲翰苑」的初念，一九〇六年，



親父的載
京東於攝旦元年七〇九一

東渡日本求學，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努力「揚大漢之天聲」。民國成立後，擔任本縣勸學所所長，推動新式學堂教育。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月，相湘出生，因此得享受特別教養。

民國十一年多，先父母携全家遷居長沙，定居十二年，直到民國二十三年，相湘在大學肄業一年後，才讓相湘兄弟回故鄉省親。其間祖父八秩壽誕以及五代同堂盛典，先父都祇要先母回里慶祝，他老人家仍留在長沙照顧。甚至祖父及伯叔想念（因相湘兄弟是七房十四兄弟中最幼小的），也請祖父及伯叔來長沙小住。一心一意要使相湘兄弟在一新的良好環境裏長大。親送相湘兄弟進入當時全省著名的私立楚怡小學肄業以外，更注意居家環境。

我家初到長沙，租賃東長街益陽公所內進房屋，因為相洋大兄結婚，需要房屋寬大。但市街繁囂，數月以後，再遷距離楚怡小學十餘步的儲英源。居住不過半年，發現隣居姚姓執袴子弟，債臺高築，除夕討債人坐滿廳堂。元宵以後我家即決定遷地為良。經過再三慎重打聽才移居玉泉街。

長沙玉泉街府正街

玉泉街中段有一供奉觀世音菩薩廟宇，平日香火旺盛，舊曆新年初一，更是許多善男信女前來參拜進香「出行大吉」討好預兆的地方。有時逢水旱災荒，市民自六十里外的榔梨市迎接陶公真人李公真人肉身前來祈禱也供奉在這廟宇後進——街以廟名，已尋常。加以另一特色，即二三十家古舊書店及碑帖店開設街頭。不僅三湘文人雅士時常漫步其間尋求珍籍佚書，即國內學者名流南來也多抽暇一訪這「書店街」，通信郵購，更遍及國內各地。

玉泉街出口左轉不過一百步，即府正街，是新書店的集中地，除商務印書館設在黃道街（後遷南正街

）外，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泰東書局、大東書局、羣治書局等十餘家都設立於此。

我家在玉泉街入口處左邊第二所房屋，前面臨街是雙合店面；左面是譚姓開設的舊書店，右面是劉姓主持的碑帖石印店，我家就在這兩家店舖的內進。

當時，俠義小說，尤其湖南平江向愷然（不肖生）撰「江湖奇俠傳」盛行，福爾摩斯、亞森羅蘋的故事小說也引我入勝。但我家前進碑帖店劉姓店主親自用木版拓揭碑帖以及他店中二架人工運轉的石印機，更引起我的興趣。因我每日習大字小楷的碑帖是商務印書館或有正書局珂羅版印行，墨色字形不同。同時，譚姓書店陳列的清季「點石齋畫報」、掃葉山房的「八賢手扎」、木版「四史」，和我的教科書及課外讀物型式字體更多差異——我從歷史教科書讀到：印刷術是中國人在人類文化史上三大發明之一，先大兄在商務印書館服務時也簡單地說了一些鉛印石印的事，仍不能滿足我的好奇心、求知慾，更引起我對印刷業的莫大興趣。幾十年來，無論編撰刊物，或協助書店編印書籍，我總喜歡到印刷工廠看工友撿字排版，至今不衰。實在是兒時耳濡目染，習慣使然。

民國十六年春，先大兄自常德商務印書館經理調回上海總館服務，堂侄邦煥進入長沙商務印書館工作，我照常憑摺購書，非常便利。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李青崖譯述法國莫泊桑撰「一生」的提示：「世界上的事，沒有你想像的那樣好，也沒有你想像的那樣壞。」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這比較「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富積極意義。

民國二十二年夏，我負笈北平時，正是塘沽協定後不久，先大兄恐怕時局突變，我需要用錢，特請長沙商務印書館經理金松齡君函託北平商務館孫經理張會計同意，在一定數額內准我借支，以備萬一。因此，我在國立北京大學註冊以後，立即前往琉璃廠商務館拜訪。我看到這琉璃廠是著名書店街，真是欣喜之至。

琉璃廠東安市場

余季瑒（嘉錫）姻伯是我國目錄學權威，他的獨子讓之兄任北大史學系助教，不時電話約我到他家便餐，或到我宿舍長談。在季老的「讀已見書齋」（羅

振玉篆書額）羣書環繞中，不是話三湘近事，就是說書林掌故。談到民國十六年夏，我在長沙曾目睹共黨公審殺害余勅華姻伯和葉德輝（湖南著名藏書家）。

季老嘆惜葉氏藏書和他的「書林清話」之餘，我乘機叩詢琉璃廠掌故。讓之兄告我：乾隆中（西曆一七六九年）李文藻撰「琉璃廠書肆記」、宣統末（一九一一年）繆荃孫撰「琉璃廠書肆後記」，百餘年滄桑，盡在其中——北京在明清兩代是政治中心，不如江南文風盛，書店多。清乾隆朝修四庫全書，京師書商才大增加。但民國初年已看不到有百年的老店了——我在圖書館檢閱這兩篇文章後，對這書店街的故事也增加認識。假日課餘，時常乘電車前往，流連半日，很多樂趣。尤其陰曆元宵前後，琉璃廠附近有著名的廠甸書畫攤會，這些小攤自師範大學附近起連綿半里，售價比較書店便宜。

東安市場書攤，是北平東城一景，比較西城的西單商場書攤數目多，距離北大宿舍近，更是我每週必去的處所。這裏是出售新書局鉛印舊書刊，絕少木刻連史紙的古籍。但民國以來許多稀見或絕版的書偶一發現，我就不多還價立即收買了。這些書攤夥計對於

我們穿藍布長褂、西服褲皮鞋的北大大人，認為是經常主顧，非常歡迎。有時他們也喜談「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民國十二年，北洋政府曾禁止出售「胡適文存」。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北伐時，北京軍警執法處穿灰布長褂的「包打聽」竟來搜查「馬氏文通」！他們以為這是赤化宣傳老祖馬克斯作品，却不知道這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著名的文法書，是清季留法學生馬建忠作品。此馬固非彼馬！

當時，正值美國實行購銀政策，中國白銀外流，引起外貨輸入增加且大量減價傾銷，華北又多日本走私貨物，故市面各物低廉。先大兄每年給我學膳雜費銀圓四百枚。上下兩學期學雜費共繳四十元，每月伙食最多十元已是上等享受。時日人在華北緊緊逼迫，我看時不我予，每月至少用二十餘元購書，以免時局變化，無從購買。

講授明清史的孟心史（森）師、「史源學」的陳援菴（垣）師因見我家舊隣玉泉街譚姓書店目錄，特囑代購王先謙刊刻同治朝「東華錄」、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王書是大大字木刻便利閱看，趙書長沙刻本却和其他版本內容稍有異同。都是北平琉璃廠書肆沒

有的。我自然以此爲榮，也樂向兩老道及我家曾居住這裏。

日軍炮火下的書劫

四年在北平購書約五十餘包陸續郵寄回家。不幸民國三十二年常德會戰，這些書和父兄爲我購買的書籍二十餘大箱，都被日軍攻城炮火焚燬。長沙玉泉街、府正街以及商務印書館新店和工廠，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日軍侵入湘境時，長沙大火付之一炬。

民國三十年十月，我執筆從戎，在長沙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編輯戰史。當時玉泉街早有一些書商搭建的矮小房屋，購售戰火子遺的書刊。景況自然遠不如前，却是我假日最常去的地方。當時收入不多，看到喜愛的書却不吝價收購。民國三十二年除夕，大家都因開羅會議宣言的發表更充滿勝利希望。我攜帶一點錢原計到城中心爲兒女購過年的糕餅糖食。路過玉泉街偶一流連，發現有批英文書，其中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特別助理浩斯（Colonel House）的日記文件精裝兩巨冊等，正可

作我編輯戰史的參考範本。一時高興將這批書都買下來。剩下的錢祇够買一點芝麻寸金糖。乘坐人力車滿載書本回家，兒女開門迎接，滿以爲包包是甜蜜的糖餅，誰知竟是舊書！這件事至今耿耿於懷；滿足了自己買書讀書的慾望，却使小兒女在新年大大的失望。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日軍第四次攻長沙，我祇能攜帶妻兒和應用衣物離開長沙。兩年多在玉泉街陸續買進的中英文書五箱惟有封鎖在原居所，希望和第三次長沙會戰一樣很快回來。不幸這次戰爭失利，我們奉命由湘南經廣東曲江轉江西省南雄、大庾、贛縣、泰和、宜春、萬載轉入敵後的湖南瀏陽。經過贛縣時在舊書店買到民國元年刊行的「黃留守（克強）書牘」一冊。在泰和購得重慶中央圖書館刊行的「圖書月刊」，其中竟有介紹我撰刊的「清史研究」文字，頓使我樂以忘憂，減少牽掛書燬之痛。

「清史研究」是我在北大畢業論文「咸豐辛酉政變紀要」及已發表論文的彙輯。應用湖南特產瀏陽報紙鉛印，比較桂林重慶土紙美觀清晰。這本書是由我自設的長沙信義書房出版，實際上並沒有店舖門面，祇是當時身在距離日軍不過一百五十餘里的地方，每

部書西房義信

號四巷由居街宮學沙長

湘相吳經理

我做過書店老闆

日都有日機空襲，時時準備「犧牲成仁」，深恐文稿散失。我久有人在「解甲歸田」後自營書店，重過兒時舊夢，現就乘早建立一名稱吧。不料這書出版不到半年，日軍又犯長沙，我家被迫撤離，是書大部被燬，少數寄送外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我重回長沙，目睹市街殘破，更甚於民國二十七年大火以後，如何重振舊山河，煞費苦心。就和留美求學的三弟函商決定：立即重振信義書房，加設西書部（附圖二），由三弟自美儘速購運國內急需書刊。因我國際交通被阻絕七、八年，國內出版更多困難，國人知識的「空隙」必須迅速填補。當時第一批運到的是「生活」畫報五百冊，是日本投降記錄，封面是麥克阿瑟元帥在東京海上陸大相片。抗戰八年中三湘犧牲最重，如今分享勝利光輝，聊以自慰。

自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勝利還都，至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倉皇辭中山陵，為時不到三年，國內局勢變化萬千。在這不算太短時日裏，國內航空交通便利，我隨同國立蘭州大學校長辛樹幟師、國立河南大學校長姚從吾師走過許多大都市書店買書。因復員之初，各大學急需購中外圖書，辛姚兩師知我嗜書，對目錄版本也具興趣，有搜尋耐心。兩老指示購書範圍和原則，由我在各書店訪查，再記錄書目價格由兩老及徐旭生師決定。

當時，各地書店早已沒有戰前那樣印行書目價格分送，也不肯開示書目定價寄外埠主顧，因物價波動不已，各大學都急需購書，書店且抬價居奇。辛姚兩老運用這種方式確為蘭大、河大購得大批遠比他校實用、稀見、價廉的書刊。而我因此更滿足逛書店的樂趣，了解南京、上海、蘇州、北平、天津等地書店的不同作風。

來薰閣陳濟川經驗談

南京夫子廟、太平路舊書店頗多線裝古籍，但「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閻錫山治晉言論集」、「雪生（李根源）年錄」等也插架其中。江南淪陷近八年，日僞清鄉搜查不遺餘力，而民間仍有這些收藏，愛國情操真是野火燒不盡。至於紅紙廊一小書店出售戰時日文書刊，是乘日人投降後低價脫手而得，對大後方前來的人却大有用處。我曾買得壹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史」、岡村增次郎「吳佩孚」諸書。都是侵華戰爭初期出版，紙張印刷圖片精美，比較戰爭後期刊行書籍，紙張灰暗，字形油墨模糊，且多為紙面平裝，大不相同。國勢升沉，一目瞭然。

上海廣西路、二馬路一帶古書店規模甚大，其中來薰閣原是故都老店，抗戰中期在滬設分店，注意南北各地世家大族因戰火而流散的書籍。店主陳濟川，戰前即與北平學術界熟識，南來後又和江南名士交往。老店掌櫃馬姓，分店掌櫃張姓，都精於目錄版本，眼力也高，但魄力遠不及陳。陳於戰後迅速收購日僞諸人流出的日本刊行中國考古文物及歷史書刊，頗獲大利。民國三十五年秋，我出入上海來薰閣時，常見鄭振鐸也高坐店內。陳濟川介紹相識。時鄭振鐸編印「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即取材上述日本書刊，力求

齊全，見有珍籍即收。他是老上海、真行家，與陳可說旗鼓相當。陳却不抬價居奇。雙方買賣各不吃虧。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徐森玉氏有時也流連這些書店，搜求善本珍籍。某日，徐氏來告姚從吾師：一書店出示宋刻浙江省某縣志第一冊，首頁鈐有清宮玉璽，原屬故宮所有，民國十三年以前，宣統帝留居紫禁城時散佚，可能是宦官偷去這一冊先向書賈討價，後因其餘冊數甚多未能携出宮外。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成立後訪求佚書不遺餘力。今竟有人送上門來，徐內心喜悅，却不動聲色，且再三問其餘各冊下落。書商答覆：多年訪求，實已無法求全。徐氏故意冷淡，果然合浦珠還——我曾將這事和陳濟川談及，他因娓娓長說做這買賣的甘苦：

一般人以為古書店用低值進貨，高價售出，一轉手間，獲利十百倍，遠比其他行業好。其實他種行業進貨有一定來源，而古書店祇有從向有藏書的破落世家探詢。這種舊家却不常有。幸有門路，遠道前往，費盡心機交結其家戚友僕傭，以防讒言破壞，另招人爭購，或自大部書中抽去幾本，就成殘破，無法出售。銀貨兩清，書將運走，更須防備絕不相干人士，

假託保存本地文獻美名，藉詞攔阻。經過多次險阻艱難，幸而全部運回本店，書價、佣金、運費、旅費以及交際費等現金支付已不在少。而售出則零星收入，經常主顧更多欠帳。故實際利潤不過什一而已。何況我們憑藉經驗，雖目能鑑別，心有輕重，究竟不如眞行家根基深厚，如徐森玉先生低價購得宋刻浙江縣志。那一書商就是我們行話所謂「漏」了。

陳濟川又說：幾十年來做這買賣，對學術風氣感覺最靈敏。民國初年，反清復明餘波盪漾，公私各方都喜搜購清廷禁燬書籍。「九一八」以後日人步步進逼，尤努力訪求中國各省縣方志以明山川形勢民情風俗。七七事變前後，日人設立的北京人科學研究所着手修纂「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購書不遺餘力。美國哈佛社及北平燕京大學也挾豐富財力多方搜購善本，運往美國。勝利以後，清末及民國各種書籍雜誌又爲美人購求對象。

戰亂中的上海書肆

上海另有來青閣等江南人經營書店，與蘇州觀前

書店一樣，洋場氣味濃厚，不如故都書店以及其上海分店那樣重行規，尚義氣。

上海舊租界幾家西人經營的西書店，我也隨辛樹幟師幾次前往，選購得若干書刊。對中國維新運動有促進作用的廣學會書局房屋已很破舊，我們也曾一往訪古。河南路商務、中華、世界各書店總館遭受日僞機構多次搜查損失（據聞商務印書館門市部及庫房被沒收的圖書至少約四百六十餘萬冊），一時還沒有復興。兩位大學教授主持的中國科學儀器公司及龍門書局（影印西文科學教本）頗有新氣象。事實上：新書業雖可不斷刊行新書或影印古書，但經營也不容易；時代進步及政治變化發生的影響，書籍首先遭殃，若干書就必須增改或絕版。喜愛保存初版及絕版書的人們，就祇有向舊書店搜求。而舊書店一般價格多少要比較新書商低廉。這就是國內各地新舊書店相輔相成而不相妨相尅的所在。

任何人都沒有想到：勝利以後國內局勢的迅速惡化。民國三十八年一月，我和妻兒在上海候船來臺灣時對神州大陸眷戀不已。我曾在上海書店流連忘返。有一書店以「東方雜誌」「國聞周報」全份求售，很

具誘惑。我終於將一具照相機出售，將這兩套有關現代的期刊買下。結果因中興輪限制旅客行李，十餘個木箱，不能交運，祇好割愛。但我行篋中却携帶了三種極具紀念性的書：①李劍農教授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民國十九年十月上海出版），是民國三十五年春在長沙玉泉街舊書店購買。曾隨我到過蘭州、開封、南京等地。戰前及戰時，我都曾購有是書，不幸兩次燬於日軍炮火。勝利後能在童年舊居附近得恩師名著，實在非常珍貴。②宋教仁先烈日記「我之歷史」（民國八年桃源石印本）。宋公是中國革命元勳、民主憲政先驅。戰時我在長沙玉泉街購得是書殘本三冊，郵寄重慶中央黨史會。勝利後在北平隆福寺書店（也是故都書店街，規模較琉璃廠小）得全書六冊。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北平圍城前夕，我乘飛機南下時携出。③鄭振鐸編「晚清文選」（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上海初版）。戰時在長沙府正街購得一冊，後燬於戰火。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以金圓券六元，在北平西單商場又買到一冊。是書出版於對日抗戰之初，重得於法幣改爲金圓券後一月半，物價正大波動。國家苦難，捧閱是書可以概見。

我有湖南人不服氣的倔強個性：「你可燬之，我必重得之」。挾持這三種書渡海來臺灣，正是這一心理表現。二十五年來，我以這三部書作「種子」，竟又聚積書刊一萬餘冊。

臺北牯嶺街

到臺之初，寄居臺中市兩月，在書店購到日文「清國行政法」二冊。民國四十年夏，遷居臺北市。當時開封街有一舊書店，我曾稍有所得。

牯嶺街舊書攤的盛況，是近十餘年來興起。在這以前，有一古亭書店設立。我發現一部商務萬有文庫大本「續清朝文獻通考」（劉錦藻編纂），正是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十通」所缺，急告主持人購得補全。這比較上述浙江一縣志宋刻本被上海書商「漏」了的故事，自然是小巫見大巫。

牯嶺街書攤大多是一般用書，我時常流連其間，很少所得。祇是十年前，以臺幣五元購到「譯書彙編」第二期一冊，實在是非常大的收穫。這是一九〇〇年我留日學生刊行雜誌的元祖。我檢查海內外公私各

種目錄都沒有著錄，這或是人間孤本。後來託日本木下彪教授和彭澤周博士分別在東京及京都覓得這一雜誌另三期書影。合印於我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中，中外學人因此得知早期留日學生思想淵源。真是逛書攤意外樂趣。

「踏花歸去馬蹄香」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我赴美國參加一學會，來回經過日本、歐洲、香港。從此，我逛書店街的境界更擴大到海外。

我在啓行以前，就已由友人告知東京神田區神保町一帶是書店街。故到達東京即寄寓神田基督教青年會。充分利用五天停留時間逛書店。新舊書店大多走過。在山本書店和湯島孔子廟內古籍流通會裏買到一些書刊寄回。內山書店是內山完造主持，他原在我國上海設立書店，我曾去過。這次走訪。我購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民國三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後來借給商務印書館重印。

我在洛杉磯參加學會後轉往舊金山及西雅圖。我

以大部份時間在唐人街書店流連。這些書店實際已改售中日香港文物用品，書籍移存地下室，很少人問津。我得當地僑胞引導、店主同意，進入地下室，看見許多書都包好放在書架，每包有書名，雖不是插架，也便於檢閱，祇是灰塵太多。經過二、三次共計七、八小時查尋。結果大有所獲：民國初期許多人的文存，另有八九種稀見書。

中山先生的「民權初步」，盡人皆知。但這書最早名稱「會議通則」及其初印本，絕大多數人不曉。我在舊金山書店竟購得「會議通則」一冊，是民國六年四月，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其中有章炳麟、鄭家彥、楊庶堪、朱大符（執信）四人序，是今通行本「民權初步」所未載。蔣孟隣師自述，辛亥革命前夕，中山先生在舊金山曾以美國人撰著「議事之法則與秩序」英文本交蔣譯述中文，蔣未能完成。民國六年，蔣回國到上海謁孫先生，孫先生特出示繕就的「會議通則」稿本並說即將刊行——這是我見到有關這書的惟一記載，中外公私藏書目錄都只有「民權初步」，沒有著錄這一最初名稱版本。蔣永敬兄告我：中央黨史會史料庫也沒有這一版本。大概是因「民權初步

「印本太多，一般人就不注意及此。

另一平凡書名而內容重要的稀見書是「演說學」（民國十五年六月，上海國光書局印行），我被它的副題「孫中山先生演說詞」引誘而購買。帶回臺北詳細比證後，發現其中有民國十年十月中山先生在廣州演詞兩篇，是各種「中山全書」「總理全書」「國父全書」所不載，却具有非常重要性：①、號召教育界注意國家政治，再三斥責「不談政治爲高」實大錯誤實誤會之極。力圖轉移風氣。②、指出共產主義的謬誤，俄國飽受痛苦，「中國宜以俄爲鑒」。這是中山先生最早指責共產的公開演說。

另有幾種見諸他人著作的書，很久想一親原本，也在無意有意中購到。這和我一周後在西雅圖中國商店塵封中發現民國八年出版 國父創辦的「建設」雜誌合訂本。同樣使我喜出望外。

美國人工作緊張，日常生活繁忙，報紙雜誌中的書評及暢銷書目和若干書店目錄，是他們買書的指引，很少閒暇去逛書店。紐約市鬧區有二、三書店顧客擁擠，大多是觀光客。我也曾涉足其間選購新書。但東五十九街一家東方書店 (Paragon Book Gallery

) 却使戈盤桓甚久。這一書店主持人是猶太籍馬法柏 (Max Faerber)，曾在上海開設書店，與胡適之先生相識。我這次前往就是由胡先生提示。我在馬法柏書店發現若干或已絕版，或有著者簽名或是初版的西書。定價不高，我偶一想到西方著者簽名比較我國名人珍藏印章的價值應該過無不及，歐美人如英國首相邱吉爾等都很看重初版本，絕版本更不必說，因此，我就沒有吝惜，購買若干。

華府國會圖書館附近有二、三小書店，新舊雜陳。規模遠不及馬法柏店。至於各大學都有出版部，也有書店，規模不大，便利學生購買，也是嗜書人的好去處。我也走過。

世界最大書店

倫敦大英博物院附近有三、四家舊書店，我曾選購有關中國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書籍。查林橫街的福祿禮書店 (Foyles, Charing Cross Road)，店面廣告以及大小包書紙袋上都有「世界最大書店」(The World's Greatest Bookshop) 字樣，每週

營業六日，每早九時開始，下午六時打烊。就我走過北平、上海、南京、東京、紐約、舊金山新舊書店的經驗，認為這句話不能說是自吹自擂的誇大。我在這裏選購若干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有關印緬及東南亞戰區的史書。這書店顧客擁擠，任意抽取架上書刊翻閱，安閒自在。英美人生活情趣不同，可以概見。

巴黎友人帶我在拉丁區逛過二、三書店，這是學生集中地區，書店人頭攢動。是這一歐洲大陸文化古城的另一面，與花都艷稱相映成趣。

回程經過香港，新舊書肆都走到。其中二、三專門買賣近代史料的舊書店主從未經營書業，祇為適應美國日本各地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需要，四處搜求，以為謀生之計。相形之下，我的經驗還比他們多，因此建立情誼，聯絡，他們一有搜集，即將書目寄我選購。我自這些書店，頗有所獲，得到若干稀見書，也配補全幾種殘缺書。自嶺南書屋購得先師孟心史（森）教授在民國四年撰刊於商務「小說月報」上有關明末清初史事考證九篇，最足珍貴。我曾在「心史叢刊」讀過這些文章，却未曾看到當時原刊。如今竟得到民初有心人按期合訂成冊，並加雄黃防蟲紙保護。親物

思教誨深恩，肅然起敬。

民國四十九年七月，我再有機會赴日本韓國，為時三月。其中兩週在漢城，書店不大，但期刊雜誌如「思想界」每月銷行近十萬份，印刷、內容篇幅與日本雜誌大同小異。這是臺灣刊物無法抗衡的。我在大韓民國國史會購買新刊十餘種，都是甲午戰爭前中韓關係的史料。

東京京都書店

我這次在東京仍居神田青年會，白晝前往檔案館、圖書館閱書，晚餐以後即漫步書店街，逐戶搜尋。兩個月的居留，收穫殊多——當時上距日本投降十五年，下距世運會（一九六四）五年、博覽會（一九七〇）十一年，大和民族後人還沒有自誇「經濟大國」，因此，各書店仍多侵略戰爭書籍，並且有一店專售戰爭書。我能編寫「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就由於有這次的訪求。

京都號稱日本文化古城，新舊書店却不如東京之多且大，祇有彙文堂備貨比較齊全，它按時刊行「冊

府」書目，羅列中日文有關中國文史書目，便利學人不少。民國五十六年九月，我再訪京都時，棠文堂老店主已逝世，女婿繼續經營，已沒有昔日風光。

自漫遊訪書歸來，美英日書店都按時郵寄書目給我。紐約馬法柏書店每年春秋兩季各刊行目錄一冊，詳列新刊及正在印行中的東方書目（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中東、近東、非洲等），書名著者定價出版處所等等以外，每一書刊還有二十字至百餘字的說明，遠道讀者，按圖索驥，自然便利。這和我國戰前商務中華各大書店圖書目錄以及北平古書店目錄的簡單大不相同。即日本書店目錄也比較我國各店書目詳明。國家富強、學術興盛、人才衆多、社會進步的契機，見微知著，這是重要所在。

民國五十五年夏我往新加坡任教，在這獅島居留約三年，大小書店都走到。這一城市國家正如李光耀總理所形容「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書店的規模在國土與人口比例上說已很可觀。英國影響的深遠，書店也不例外。中英書店各有三、四家，規模略小於倫敦福祿禮書店，營業時間顧客甚衆，且多有二樓甚至三樓，分類陳列各科書籍讓顧客任意抽閱。青年學生很

多坐立其間，尋找價廉實用又喜愛的讀物。

商務、中華在星洲分館，經過日軍四年占領，損失不少，但子遺仍多好書。我買到民國二十一年四月故宮博物院影印「明史本紀」五冊。這是據乾隆四十二年修訂明史刻本，與市面通行「二十四史」中乾隆四年殿版明史頗有不同。民國二十三年秋，心史師在北大講授明清史就曾提及。這三十五年來，北平幾度滄桑，星洲也曾經過英國殖民地、日軍占領、馬來西亞統治以至獨立建國。這一「明史本紀」真是閱經人世炎涼，我自然要購藏作一紀念。

民國五十六年、六十二年，我又再訪東京、舊金山、紐約、倫敦。重遊各地書店，祇見新書多，舊書少，珍本尤稀。據說大多被歐美日本各大學圖書館捷足先得。而芝加哥唐人街出售香港影印本，售價高昂，却使我驚奇。

自己想開舊書店

五十年來，走過了海內外大城市的書店，國家盛衰，人世滄桑，身歷其境，自然感慨萬端。但我却因

此更體認書店的重要性：它實在是人類文化傳播的主要功臣。由於書商們各處訪求、搜集、印刷、出版，各級學校和公私圖書館及一般社會才不致感到知識源泉的涸竭——因此，我現在快到人生開始之年，很想

開設書店，却苦於沒有本錢，祇希望能在臺北市光華商場得一攤位。我幸有歷年收集的書刊作憑藉，應該不會和諸葛孔明一樣演唱空城計；而寶島喜愛讀書的青年衆多，自然不必憂愁缺少知音的人。

■ 本社代購書業務只以書評書目雜誌每期刊登之代購書目爲限。

■ 同業批購書評書目雜誌，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東書報社（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電話三六四八七二）洽詢。

■ 同業批購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請向代理本社發行業務的遠景出版社（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臺北郵局三六一—一〇五號信箱，電話：七六三八五四）洽詢。

新書
出版

浩海孤舟

羅柏森著 周碧瑟譯

特價四十元，直接函購九折

□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絕處求生的經過，可謂人類最驚險的故事。」

□時代週刊 (TIME)

「……生死攸關的奮鬥，不能光靠運氣。」

□中國時報

「讀者體會他們每日的危機和勝利，每一個人的希望和恐懼，緊張和心碎，就像身歷其境一樣。……可謂人類求生存的事蹟中最扣人心弦的一頁。」

□出版與讀書

「這不僅是一本令人難以置信的冒險故事，而且是一本活生生的生存哲學。」

遠景出版社

臺北郵局 36-105 信箱
電話 撥：102221 (郵票通用)
門市部：七六三八五四
中國書城

中國時報連載

新書 預約 人子

鹿橋著

特價五十五元，預約四十元

馳譽文壇的作家鹿橋，本名吳訥孫，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東方藝術史教授，現為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終身講座教授，所著「未央歌」早已轟動中外。「人子」是作者繼「未央歌」之後的最新創作；交給中國時報連載三個月，使得中國時報銷路激增。單行本由遠景出版社出版，現在就開始預約，月底截止，隨即出書。

抗戰發生以後，父母一直在爲我的讀書問題發愁。原有的公私立學校一律關閉了，到千里以外的大後方求學，我的年紀又似乎太小。偽政權開始辦學校，到處拉學生，把孩子送進去吧！實在不甘心，惟恐孩子進了漢奸辦的學校變成小漢奸。那兩年，我半夜醒來，常常聽到父母在竊竊私語，捶床嘆氣，別人的父母大概也一樣。



正在所有的父母都非常煩惱的時候，有一種說法開始流行，認為政權雖然是偽的，學問可是真的，爲了求真學問暫時進僞學校，又有什麼不可？有了真才實學，等到抗戰勝利，還不是一樣可以爲國家服務嗎？父親頗爲這種說法所動，不過爲了慎重起見，他還是親自到縣城去了一趟，在那兒住了兩天，研究縣立中學的課程，觀察敵人控制這個學校到什麼程度。這座學校大體上還算正常，不過每天早晨做早會的時候，全體師生要面向東方，迎著太陽行三鞠躬禮，表示對日本天皇的崇敬，如果是在天皇生日那一天，全體師生還要歡呼萬歲。這是父親絕對不能忍受的，他回到家裏對媽媽說：咱們的孩子不能進那種學校。

剩下的一條路只好讀四書五經了？說起這些舊學，「三先生」是這一方的大家，他的父親是進士，在黑沉沉的進士第裏面，包藏著很多的傳奇。老進士曾經在京城裏面陪著皇帝做詩，他家的藏書比縣城裏的圖書館還要多，他的書房比中學的教室還要大。老進士的書畫都是第一流的，外面有五個人模仿他的筆跡，唯妙唯肖，難分真假。倘若因鑑別引起爭執，老進士只是微微一笑，從來不表示意見。常有學人自遠方來，討論古書上某一句話的真正解釋，或者要求看一看某一部書的古本，這些來求教的人，個個都是嚴肅地進來，微笑著出去。進士有三兒一女都聰明過人，老二被大家封做神童……。

進士第最大的傳奇是老進士和他的二兒子長期的爭執。在那裏，不論男女老幼人前人後都管進士的次子叫二先生，管他的媳婦叫二奶奶。想當年，老進士在京城做官，二先生中了舉人，家族的聲望蒸蒸日上，是進士第的全盛時期。可是老進士的性格很倔強，他又把這種性格傳給了他的兒子，倘若一旦發生重大的爭論，誰也不會讓步。幸而這種爭論從未發生過，不幸的是它後來終於發生了，引得當時的官場和考場談論他們，論談了很久。他們爭得那麼痛苦，別人却談得那麼津津有味。

二先生最大的願望是和他父親一樣中個進士，他認爲中了進士才算是真正的讀書人。批八字的人說他沒有進士的命，他不信，趕到京城去應考。前兩場考得很好，可是到第三場他覺得身體疲倦，精神恍惚，好像所有的力氣、所有的學問都已經用完了。勉強交了卷，自己也覺得絕望，抱著絕望的心情看榜，再抱著絕望的心情



聲，通宵不停。

三年過去了，考期又近，他辭別家人，動身應考。他對老進士發誓這次非考取不可，必要的時候，他打算在北京請一個槍手替他考第三場。這要花很多的錢，他請求父親給他充分的支持。但是老進士勃然大怒，拍著桌子，拍斷了他的長指甲，斥責兒子有這種荒唐的想法。他說：考試作弊是讀書人終身的耻辱，也是祖先的耻辱、子孫的耻辱，他絕不允許自己的兒子做出這種敗壞門風的事情來。罵得二先生含著眼淚登車，二奶奶也含著眼淚送行。

在用過三年的苦功以後，二先生的學問應該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前兩場考得很滿意。可是到第三場，他的手軟了，腦筋亂了，無論怎樣壓榨自己，也榨不出一點兒漿液來。他好像經過千里跋涉，精疲力竭，再向前多走一步都非常困難。他知道這一次又失敗了。他真恨，恨自己不能像別人那樣請一個槍手來接力。

落第回家，自己覺得一張臉沒處放，不敢抬眼看大門口看家護院的，不敢看父母，不敢進自己的臥房，像逃命似的鑽進書房，關上門又嗚嗚地哭起來，任由母親和妻子隔著窗子勸，任由鄰居圍起來聚在一起隔著牆聽，任由老進士派了書童三番二次來催喚，他一概都不理，他只是哭。如果你了解華北那些老式瓦房的構造，你會知道在那樣的房子裏嚎啕痛哭是一件頗不尋常的事情，屋頂的木料和瓦片，牆壁的窗櫺和窗紙，對宏亮的聲

回家，從進士第三個金字下穿過，低著頭鑽進書房，慌忙關上門，門好，把母親、太太、老媽子都關在門外，任人無論怎樣喊叫，他也不肯把門打開。

他在書房裏抱頭痛哭，哭得牆外行路的人停下來，哭得門外的母親陪著掉淚。晚飯已經擺好了，可是誰也不肯去摸筷子，家人準備了這麼豐盛的菜，而他還關在書房裏繼續哭。

二先生斷斷續續哭了幾天，情緒慢慢平靜下來，親友都勸他不必難過，三年之後可以再考。不錯，這一次沒有考取，下一次還有機會。於是書房裏面響起了朗朗的書

音產生共鳴，音響鏗鏘然，悠悠然，成爲一種奇聞。

跟上次一樣，二先生的悲憤沒有維持多久，就轉變成刻苦用功的行動。他跟妻子不同房，跟鄰居不通慶弔，甚至不肯理髮，忘了洗澡，只是不停的讀。他是一天比一天瘦了，但是讀書的聲音一天比一天動人，讀到痛快淋漓的地方忍不住要哭，幾聲痛哭之後，又馬上恢復了讀。這種讀了又哭，哭了又讀的聲音，一度鬧得全家不安，時間久了，大家也慢慢習以爲常。就連二奶奶，想起這種苦讀的故事歷史上多的是，也就慢慢不像從前那樣擔心了。

三年之後再上考場，二先生的模樣瘦削蒼白，好像生了一場大病，但是他的決心一點兒也沒有動搖。這次他非考中進士不可，這是他最後一次考試，因爲這次考試舉行之後，科舉制度就要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掄才大典就要消滅了，進士的頭銜將要成爲歷史名詞，正因爲如此，這個頭銜才更珍貴，他參加這場最後的競賽更是志在必得。無論如何，他需要一個槍手。

爲了這個槍手，他在老進士床前跪了一整夜，跪到第二天早晨，馬車在大門口等他出發，老進士還是沒有答應，於是他也就不再沒有考取。

於是回到家中他仍然低著頭鑽進書房裏。

這次他沒有哭，聽起來書房裏很平靜，家人認爲他想通了，認命了，誰知道事實不然。

第二天送飯的老媽子從窗櫺望見二先生掛在屋樑下面，他吊死了。

二先生雖然死了，他無窮的遺恨好像留在屋子裏，沒有隨著他的屍體一起埋葬，更深人靜的時候，書房裏常常傳出他的哭聲。二奶奶親自聽見過，老太太也聽見過，據說連老進士自己有一次站在院子裏的梧桐樹下，也迎著西風聽了很久。不久，老太太去世了，然後進士也去世了，接連辦了三次喪事，家裏又添了一座鬼屋，進士第的





光彩是大不如前了。尤其是眼前的這一場戰爭，把進士第的一大部份房屋完全燒毀，三先生再也沒有力量重建，從前威嚴整齊的進士第現在一片荒涼。儘管這樣，由於博學的三先生在支撐門戶，他擁有的這片瓦礫，仍然被認為是讀書人的聖地，像老進士在世的時候一樣，這兒是正統學問的庫倉和轉運站。所以父親安排我到三先生那兒去住一、二年，早晨晚上聽聽他的教導。

進士第的時代的確是過去了，當年神聖的大門，現在用磚塊封堵起來。磚塊大小不一，凸凹不平，樣子拙劣而醜陋。大門封閉以後，出入一律從旁門經過，這一道門當初本來是給看家護院、打工值夜、洗衣買菜的人準備的，二奶奶和三先生這兩房人家現在住的房子也都是從前下人住的。我的臥房兼書房本來是打更守夜的人休息的地方，跟當年二先生的書房遙遙相對。書房已經燒毀了，院子裏的那棵梧桐樹還在，樹幹很高，葉子肥大，顯出它是所有的樹裏面最大方清潔的一種。由書房望去，從前的深宅大院一律失去了門窗和屋頂，剩下四面牆，圍牆的框子裝著灰燼瓦礫，就好像是一座一座剛剛使用過的大烤箱。儘管經過這樣的摧殘，剩下的牆也跟一般殘垣敗壁大不相同，它們有光滑的表面，整齊的稜角，使人可以想像到它在完整的時候是多麼美麗，當初建造它們的人是費了多少心血，要為子孫留下幾百年的基業。現在我來得太晚了，這裏已經沒有四壁琳瑯的名人字畫，沒有散發著檀香氣味的珍本古書，沒有比一塊金子還要貴重的印章，沒有比一棟房子還要貴重的石硯，更沒有老進士當年親手抄寫尚未出版的著作。我來的時候，這一切都化成了灰燼，只有書房前面的這棵梧桐樹還帶著全盛時代的光澤，象徵一股艱苦支撐的生命力。

經過這樣鉅大的變化之後，三先生不再是一位儒雅瀟灑的紳士，他每天要應付土匪的警告，漢奸的勒索和自己家庭生計的困難。他經常緊張地喘著氣，就好像一個苦力，剛剛做完苦工一樣。但是他只要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坐下來，捧著他的水煙袋，跟我討論唐詩，或者說文，他又恢復了這個時代所沒有的從容，他的眼睛和聲調裏面，根本沒有時代的苦難，他家藏的典籍文物好像根本沒有燒毀，那些東西本來就存在他的心裏，是戰火

所不能摧毀的。就是他在談杜甫的三吏三別，也好像玩賞古代的一件銅器，上面生滿了美麗的銹，價值連城，但是跟現實沒有絲毫的關連。除了他手裏捧著的水煙袋，他沒有一點人間的煙火氣。可惜這樣的良辰美景究竟不多，多半的情形是他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賬房先生跑過來，彎下腰在他耳朵旁邊低聲說了幾句什麼，他立刻離座起身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來到這裏，除了希望聽到三先生的教導，還希望聽到二先生的哭聲，那個流傳一時的怪談給我很大的誘惑。有時候我走近那個從前叫做書房的大烤箱中，踐踏碎瓦的破片，看牆上煙燻火燎的痕跡，想想一個讀書人的靈魂，如何被時代套上鎖枷。對一個人而言，讀書是如此地重要，又如此地可怕，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讀書人在他自己的書房裏哭過，然後把自己吊死，只不過他們的哭沒有聲音也沒有眼淚，他們也並不需要一根真正的繩子，我如果能够聽到這種哭聲，在我的讀書生活中當然是一項重要的紀念，但是這恐怕不可能，據說自從那把染紅了西天的烈火把進士第燒成廢墟以後，那神秘的哭聲再也沒有出現過，好像它也經不起戰火的煎熬，退藏在九泉之下，就像我們在逃難的時候，戰戰兢兢地躲在蘆葦裏面，把自己的家讓給槍聲炮聲連天的殺聲，即使蘆葦外面已經沉寂下來，我們躲在裏面的人還是不敢聽自己的呼吸。

我發現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人希望聽到鬼哭，她是二奶奶。一天，夕陽照在我對面的大烤箱上，頗有幾分古意，我忍不住丟下書本，從那個從前叫做門的黑窟窿裏鑽進去。這時候，通過另一個黑窟窿，從前叫做窗子的，出現了她。

「你來這裏做什麼？」

我漲紅了臉答不出來。

「你是不是聽見了什麼動靜？比方說，半夜有什麼聲音吵醒了你？」她問得很委婉。

我突然有了勇氣對她說：「還沒有，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夠聽到。」





「那是爲什麼？」

「因爲我聽到了那個傳說。它深深地感動了我，每一個讀書人聽到了這個故事都會受到感動。」

「這不是一個傳說，也不是一個故事。不過他的聲音已經好久沒有出現了，這樣下去，再過一些日子，它就真的變成故事和傳說了。我住在後面，離這兒很遠，耳朵也越來越不靈光，即使有什麼聲音，也很難聽到。你睡在這兒，離這兒很近，如果你聽到了什麼聲音，馬上跑到後面去告訴我，好不好？」

她的神氣使我沒有辦法拒絕。不過我說：「我有沒有那樣好的運氣，一點兒也沒有把握。」

「你是一個小孩子，小孩子常常能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景象，也常常能聽到成年人聽不到的聲音，好孩子，記住，要馬上告訴我。」

她轉身離去，走路的姿態兩腿僵直，兩臂前伸，每一步都走得很慢。這是老夫人的走路姿勢，她的確是老了，銀灰色的頭髮已經很稀。

夏天過去了，整個夏天沒有什麼可以告訴她的。秋天來了，天氣涼爽起來，比起夏天好像卸下了一身的重擔，輕得想飛。這是讀書的好天氣，更是讀詩的好天氣，肉身飛不起來，讓詩帶著我們的思想飛。我抽出一本唐詩，隨手翻開一頁，照著三先生教給我的腔調，朗誦自己最喜歡的一段：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雲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弟走從軍阿嬈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日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夢暗妝淚紅闌干。

閉上眼睛咀嚼詩意，聽見院子裏面咔嚓一聲，梧桐樹掉了一片葉子，葉柄離枝的時候發出清脆的響聲。然後啪噠一聲，是那片黑沉沉的樹葉在秋風中飄蕩了一會兒，重重地撲在地上。緊跟在落葉的後面響起了另一種聲音，這不是秋蟲的叫聲，不是風聲，這是一個人的呻吟，一個男人，一個忍受痛苦的男人實在忍不住了才會發出這樣的聲音來。

誰呢！這會是誰呢？

再仔細聽，那聲音還在繼續。那並不是呻吟而是一個人想哭，但是又堅決不讓自己哭出來。他殘酷地約束自己，就像是鍋爐約束火紅的鐵漿。可是那鐵漿的高溫反而把鍋爐穿透了，融化了。在理智的一方潰決以後，出現了一陣啦啦的狂叫，那真是一個男人的嚎啕，我在老一輩的葬禮上，曾經聽見過這種哭聲，哭的人張開大口，全身發抖，連續不斷地呵呵著，如果來不及換氣，隨時可以吞聲昏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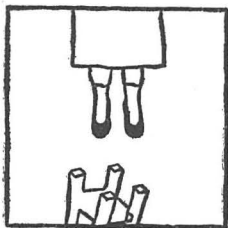
我趕快吹滅了燈，正襟危坐。

一聲過去，又是一聲，從窗外對面業已被燒毀的書房發出來，傳到牆外，驚醒了那棵老柳樹上的烏鴉，哇啦啦地在進士第上空盤旋。

那在廢墟上的靈魂連忙收斂些，壓低聲音，變成一陣低沉的嗚嗚，就好像狂風吹過高山上的洞穴，裏面夾雜著像傷風一樣的鼻息，那聲音裏面有多少委屈，多少心酸，就連我這世故不深的年輕人也為之酸鼻，恨不得替他痛哭一場。

想聽的聲音到底聽見了。我跑出房門，去通知二奶奶，却望見三先生踏著蒼白的月色穿過後院向我走來，一面問：「什麼聲音？是什麼聲音！」

值更的拿著槍走過來，二奶奶也出來了，在秋風裏搖搖擺擺幾乎跌倒。三先生趕快伸手攙住。老媽子隨後趕上，一隻手攙住了二奶奶，一隻手還在扣扭扣。





我說我聽見了某種聲音。三先生垂下臉來：「孩子，你是做惡夢吧？」

我替自己分辯，我說我確實聽到了一些聲音。

值更的要我把自己的經驗仔細說一遍，我一面說，他一面挑剔，指出他認為荒唐或矛盾的地方，激得我幾乎要跳起來。最後是二奶奶替我解圍，她對三先生說：

「三弟啊，剛才我幾乎跌倒，你趕快伸過手來扶我，是不是？」

三先生點點頭。

「其實，在你的手伸過來，還沒有扶我以前，我已經突然得到一股支持的力量，就像冥冥之中有一隻無形的手把我攙住。那很像一隻手，很像你哥哥的手，那是一隻無形的手，絕不是你的手。」她的話征服了每一個人，大家肅然無聲。

她繼續說：

「看樣子，雖然經過這一場戰亂，你哥哥還是留在這座破房子裏，沒有離開我們。我相信這孩子的話是真的，他既沒有做夢，也沒有說謊。」

說完她穿過院子往書房走，老媽子攙著她，其餘的人在兩旁跟著。

她一面走一面說：

「你哥哥留在家裏，我比較放心。自從逃難回來一直到現在，我沒有聽見他的聲音，我真擔心他不知流落到那裏變成了孤魂野鬼。現在好了，你們去拿香箔來，今夜裏先給他燒一燒，明天做一場法事，把他送回墓園，永遠安息。」

二奶奶是進士第裏年齡和輩份最長的人，她的話有相當的權威，香案馬上在梧桐樹下擺好了。她親手燒紙，喃喃祝告，然後跪下。我們，包括三先生在內，在她身後跟著跪下。

祭告完了，二奶奶回房休息，值更的去巡邏守夜，剩下我跟三先生二個人。

「你再把剛才的情形說一遍，越詳細越好。」三先生對我說。

我從朗誦那首唐詩說起。

他冷靜地，仔細地聽完了我的敘述，嚴肅地問：

「你是朗誦了白居易的琵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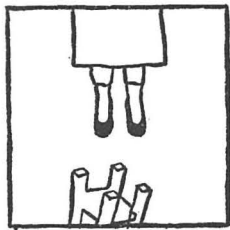
我說，千真萬確。

他點點頭：「我二哥生前最喜歡這首詩，常常在書房裏高聲朗誦，念到『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有時候會痛哭出聲。」

我愉快得要命。他到底相信我了。他找到了證據。那夜，他整夜不眠，在梧桐樹下走來走去，走到我入夢，再醒，他一定想了很多事，想怎樣地安慰他的哥哥，想一個人受盡學問的虐待還必需服從，想進士第的規條除燼裏可有一枚鳳凰蛋，想梧桐葉落盡後怎樣再生。他一定想到這些，一定想得更多，一定轉了許多永難猜度的念頭，發了比海還深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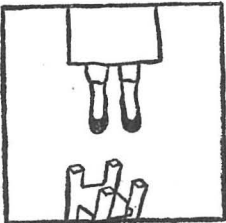
一星期後，樹下來了一羣工人，動手再把書房蓋起來。三先生說，他要一棟房子做學屋，教本族的子弟讀書。儘管科舉廢除了，孔孟之道是永存的。進士作古了，二先生也作古了，真正有學問的人離開了人間，（他自己這麼說），可是他，這個後死者，手裏還握著一把種子，撒下去，老天會讓它長出來。這是一次艱難的決定，因為進士第已無餘財，他辦的學屋又一定是免費的……

我是把書桌搬進學屋的第一個孩子。我們都很用功。三先生常常說：「你們的命苦，……你們來得太晚了。」他的意思是說，真正的良師已不在世。我們仍然很用功，我們失學太久，太飢渴，也都熟知二先生的傳奇，覺得屋樑上有一個感傷的靈魂，目不轉睛的望著下面。我們怕他，同情他，惟恐自己像他。每一個學童都在父母面前



受到嚴厲的告誡：科舉並沒有真正廢除，社會上有各種名稱的新科舉，也就是說，種種的挑戰和考驗，等著我們拼命，它也值得我們去拼命。否則，人生將沒有意義，我們想在樑下吊死，却沒有這樣高大幽靜的房子。

我也是第一個搬出這學屋的孩子。直到我離開家鄉，到大後方求學，誰也沒有再聽見鬼哭。也許二先生已經回到墓園安息，也許他從下一代找到慰藉。後來，這座空屋曾經傳出哭聲一事，真的變成了傳說，變成了故事……。



享受一季夏天的清涼！

●請讀

書評書目出版社

為愛書的人，在暑假準備的兩本新書。

●八月二十五日預約截止，同日出書。

殷允芃著 • 書評書目叢書之7

新起的一代

特價45元 預約35元

本書是殷允芃繼「中國人的光輝」後，又一本力作，這一次她將她的「新聞眼」凝聚在中國的新生一代之上，我們經過她犀利地探索，可以發現今日「新起的一代」是如何的在各個職業領域中植根與茁壯，也知道這「新起的一代」能給社會帶來怎樣無窮的希望與遠景。書中計有「服務社區的大專青年」、「中國婦女滿意了嗎？」、「美麗的籃球大使」、「白手起家的年輕人」、「郭美貞的夏令營」等十七篇，中英文對照精印。這是一本洋溢著活力和清新氣息的書。

楊月蓀著 • 書評書目叢書之8

美國衆生相

特價35元 預約26元

本書的作者楊月蓀，是大華晚報的駐美特派員。著名的「冷血」中譯本就是他的精心傑作。

現在，他又以駐美特派員的身份，冷眼旁觀了美國在物質文明飛騰的另外一面，如「變性人——心理與生理的嚴重衝突」、「美國離婚男人的生活」、「美國石油荒的透視」、「季辛吉新夫人『高不可攀』」、「自殺率增高與婦女解放運動」等等的篇章，以優異新聞報導的體裁，橫剖了美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及其他生活的層面，誠為近年來，同類作品中的佼佼者，不僅洞察美國人的內心，同時作者楊月蓀的文筆靈巧，相得益彰，是部不可失之交臂的書。

●以上兩冊合購優待特價56元

●劃撥19274號書評書目社

花呀草呀雲呀天呀水呀風呀

蕭毅虹

——瓊瑤作品的今昔

編輯先生：

寄上一篇關於瓊瑤作品的評論，煩您指正。大綱如左：

1. 瓊瑤小說的愛情觀
2. 瓊瑤小說的技巧
3. 瓊瑤小說的傾向

結論：到目前爲至，瓊瑤只能算是一個「說故事者」而不是「作家」。我初中時，瓊瑤正出「窗外」，高中時又和她的母校一樣是二女中，聽說不少關於她的事。最近我執教的「史丹福中心」，有許多外國留華學生問起「瓊瑤是你們臺灣的代表作家嗎？」因爲他們看了「彩雲飛」，覺得「太不真實，像作夢一樣」，可是在書店又看到她那麼多花花綠綠的書，十分不了解。這個更加强了我要徹底用心探討批評她文章的動機，所以費了幾天的功夫整理她的小說，然後下筆，自信絕無涉及人身攻擊之處，請您大力斧正，若是不合貴刊用稿標準，煩您寄回原址，謝謝您！

敬祝

編安

蕭毅虹 六月十四日。

從「窗外」起家的瓊瑤，寫過的小說像潮聲、船、水靈、幸運草、菟絲花、烟雨濛濛、翦翦風、彩雲飛、寒烟翠、紫貝殼、幾度夕陽紅、庭院深深、星河、海鷗飛處等，什麼花呀草呀雲呀天呀水呀風呀的，一般腦兒全都是屬於窗外的東西。說得更確切一點，無非是些窗外的「幽夢」、窗外的「激情」。

早幾年，曾經有一篇直挖到瓊瑤小說的根的「沒有窗，那有窗外」，談諧而犀利的一語指出她小說裏的虛浮、狹隘，但瓊瑤當時正紅，反倒因此收到一點免費的宣傳效果，作品却無甚長進。之後，她的小說改編成電影，一部一部的公諸於世。和瓊瑤生活在同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是他的運氣，我們的不幸——因為我們得容忍她不斷的造夢說夢。但是經過仔細的分析以後，就客觀的文學批評來說，我有相等的權利指出，瓊瑤的文學生命已經死了，她的寫作生涯已毫無前途可言了。

作家的責任正是構成他所以偉大之處：從蕪雜紛冗的生活面上加以智慧的提鍊，愛心的點化，提鍊出生命的本質、人性的本質，點化出善的心境，美的人生，然後透過文學的方式予以披露、展現，換句話說

，當有境界，而「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必鄰於理想」，俱是從「性情」中出。唯其如此，偉大的文學作品方才不受時空的限制，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從他裏面，找到「我」的形象、「我」的心聲、「我」的出路；同時自然而然的擴展了讀者的視界，提昇了他的性靈。劉勰早就在文心雕龍裏指出「文學主於情性」，為情而造文，故發乎自然。能够如此，那麼即使是發而為「滿紙荒唐言」，即「一把辛酸淚」也自會得到「解人」，絲毫不減它的永恆價值，而作者即在此中自然而然的完成了他的使命。我們讀「老人與海」，沒有看到什麼「男性的、寬闊的胸膛」，只深刻的領略到在踏踏實實的生活中撞擊掙扎的心靈；我們讀「伊甸園東」，沒有看到什麼「超凡的、怪異的美」，只深刻的從女主角凱茜身上領略到善與惡的衝突，以及在罪與欲中的自我抉擇；我們讀「紅樓夢」，沒有看到什麼「這是怎樣的愛情！那樣濃濃的、深深的、熱熱的、沉沉迷迷的」，我們只深刻的領略到一個徹底的悲劇和解脫；我們讀「西遊記」，沒有看到什麼「離奇的、曲折的、綺麗的、悲哀的故事」，只深刻的領略到一個活生生

的人，心裏起伏着善、欲、貪的衝突；如果一個「作家」，僅僅只滿足於「讓我再給你說個故事吧！你靜靜地聽吧」，滿足於鋪敘曲折的情節，鋪張浮濫的詞藻，事既非真，情亦誇誕，那麼筆下所湧當然就只有「夢」了。嚴肅的來說，這個「作家」已經沒有資格算是作家，他的文學生命也已經腐爛了，死了；即使他再說六個夢、六十個夢，充其量也不過如瓊瑤自己所言，一個「說故事的專家」罷了。

本文擬就三方面來探討瓊瑤的小說：

一、瓊瑤小說的愛情觀。

二、瓊瑤小說的技巧。

三、瓊瑤小說的趨向。

自「窗外」到「浪花」這十多本小說中，瓊瑤不厭其煩的以一種「女性的」「洋化的」口吻絮叨着：

這世界是由愛所堆積起來的！（彩雲飛）

這世界是愛人們的，不是嗎？（一簾幽夢）

我們怎能不愛這世界呢？（寒烟翠）

我的生命是繫在他的生命之上。（白狐）

我愛你，真的愛你。愛得固執，愛得深切，

愛得瘋狂。（海鷗飛處）

永遠在我小小的角落裏，愛你。（心有千千

結）

愛你這麼長久，這麼痴，這麼狂。（幾度夕

陽紅）

那麼，瓊瑤小說裏的「愛」到底是什麼？堆積了幾大本的「愛」，到底有沒有反映出我們——二十世紀，遭逢非常國難的中國人的形象、生活、想法及出路呢？

爲了清楚起見，我把這麼多的「愛」歸納成三大點：

1 真正的愛情中一定有痛苦（幾度夕陽紅三五〇頁）

世界上沒有一份愛情裏，是沒有驚濤駭浪和痛苦的（彩雲飛七七頁）

因爲有了這個大前提在先，所以瓊瑤勢必要在她的小說裏「製造」出「大量」的「痛苦」，否則就不足以顯示出這份愛情是「真正真正」的。這種「驚濤駭浪」般痛苦的內涵，又可細分爲四項——

大量的「激情」；大量的「衝突」；

大量的「疼痛」；大量的「眼淚」。

瓊瑤的小說裏，擠滿了「滿懷的激情」、「特殊的激情」、「固執的熱情」、「酸楚的激情」、「癡迷的深情」、「強烈的、迫切的、渴求的感情」、「痛楚的、無奈的、委曲的感情」、「狂野的、不顧一切的熱情」、「絲毫不加以掩飾的熱情」、「壓抑着的痛楚的熱情」、「痛楚的激情」、「瘋狂的熱情」、「酸楚的柔情」、「強烈的癡情」。具備這種型態情感的人，不論男女，多少都是欠穩定，未成熟，少理性的「情緒型」人物。愛的時候「那樣專注、強烈和一廂情願」的「我每根血管、每根纖維、每根神經都要你」，一旦發生了什麼變故或誤會，能够猝然「尖銳、嚴厲而殘忍」的口出譏諷惡言，惡之欲其死。「烟雨濛濛」時還只有「一個耳光」，到了「一簾幽夢」時已經進步到「十幾個耳光」了。這樣的例子在瓊瑤的小說裏多得以信手拈來，試看「心有千千結」裏，耿若塵怎麼罵江雨薇；「彩雲飛」裏，孟雲樓怎麼譏諷小眉；「海鷗飛處」裏，俞夢槐怎麼戲辱楊羽裳……罵完打完之後，才「震驚於自己所做的事」，又是詩、又是詞、又是玫瑰、又是眼淚、又是電

話的「你……能原諒我嗎？」

在戀愛中的雙方的「激情」，可能還不能滿足瓊瑤想像中的「驚濤駭浪」，所以再加了一項，變成「內有激情，外有衝突」。衝突，本是小說戲劇中不可或缺的，衝突的本身，最能暴露人性，同時能啓發人性。瓊瑤小說裏的衝突絕對不會在戀愛中的當事人身上出現，因為他們太「一廂情願和強烈、專注」而忘了衝突，她小說中的衝突是以「代溝」為主的。這名詞是新的，所以瓊瑤也只有在她最近正連載的「浪花」裏才正式使用。但從「窗外」起，這樣的情節已經屢見不鮮了。我們試拿「彩雲飛」為例，孟雲樓的父親反對他和身罹絕症的涵妮相戀，繼而反對他和歌女小眉結婚，孟雲樓因此說「他真是我愛情的剋星」！惡言層出，甚而出走。涵妮之母，本是孟父的未婚妻，託友照顧最後竟成友人妻，感情創痛自是不輕，涵妮又患不治之病，任何一個人（即使是瓊瑤本人），如果身為雲樓之父，反對阻止正代表了人情之常，要是不反對，那才真不知是那門子的父母。瓊瑤在這裏，很明顯的露出了她只會說故事，不懂得刻劃人性的弱點，其實她很可以努力描寫孟雲樓父親的心理狀態

，其中愛子之情，過去的創痛以及俗成觀念所衝激的浪濤，豈不是比孟雲樓的激情更爲「驚駭」？而瓊瑤只一筆帶過，「他根本不瞭解愛情」，這是太懶惰也是太拙劣的手法。涵妮之母擔心女兒禁不起感情的折騰，勸雲樓搬走，也給反擊了一句「也許你根本沒談過戀愛」！

「浪花」裏受盡瓊瑤筆伐的母親角色，曾經悲哀的向她女兒說了一句話：

「凡是你們愛的，我就都得說好，這樣你們才開心，這就叫做瞭解。如果有一天，你們都愛上了臭狗屎，我就應該說那臭狗屎好香好香，你們愛得好，愛得高明……」

瓊瑤繼續寫着，她女兒聽了搖搖頭，啼笑皆非。事實上，瓊瑤的小說對父母的要求不正是這樣嗎？一對對「瓊瑤式」的男孩與女孩、男人與女人、男人與女孩，陷入了「瓊瑤式」的激情裏，害怕、期待、折磨、哭泣、誤會、分離、重聚，誰要是從中反對這「真正的愛情」，誰就是「不懂得愛情」。而這個「誰」的惡人角色，往往派給了父母來擔任——這，就是瓊瑤小說中的衝突。

我前面爲什麼不說是探討瓊瑤的人生觀，而要直指愛情觀呢？因爲瓊瑤的小說裏，除了激情以外再無其他。任何角色如果與這激情有關才是活的（也就是說有臺詞唸的），否則就只是個死的名字而已（也就是說讓別人在臺詞裏唸到的）。這「愛」彷彿是一座孤立的舞台，瓊瑤手牽無數傀儡，任意編排。什麼時代背景、什麼當代思潮、什麼具體生活，瓊瑤可管不了那許多。因此「瓊瑤式」愛情中人的心理、行爲、習慣、意識型態，全是沒有時間性的，「白狐」如此，「浪花」亦如此，只不過服裝上有差別罷了。好的文學作品必然具備了可爲象徵的時代性，瓊瑤每每說她自己「身爲作家」，却自動放棄或有意輕視了這項價值，這是很令人不解的；或者正因爲「是不能也，非不爲也」的緣故？

內有激情，外有衝突之下，「痛」「疼」是必然的產物，「驚濤駭浪」之中，誰能不痛？所以「疼痛欲裂」、「頭痛欲裂」、「痛得直跳起來」、「心底抽過一陣刺痛和酸楚」、「全心酸楚」、「不勝痛楚」、「心如刀絞」、「心魂俱碎」、「絞痛了神經」、「抽痛了神經」、「牽動了他的每根神經」、「尖

、曉彤、雨薇、詠薇、翠薇、依萍、心萍、心怡、小眉、涵妮、紫菱、綠綠、雅筠、凌雲；男性的像雲帆、雲樓、雲鵬、若塵、慕天、紅葦、韋白、曉白、夢白、凌風、凌霄、楚濂、仲濂；後者所屬女的像思紋、美琦、美萱、秀枝；男的像建章、一偉、世徹。

這是「靈性」的第一要素。

靈性還須要「外貌」，「瓊瑤式」的「有靈性」的女人有兩種面貌：

第一種——「她的眼睛清幽而有神，她的笑容溫存而細緻」、「隨風飄拂的髮絲，纖長苗條的身段別有股飄逸的味道」、「嬌怯如弱柳臨風，清麗如白蓮出水」、「均勻淨淨的小臉」、「小小的鼻頭」、「小小的嘴唇」、「小小的身體」、「恬靜的、脫俗的、楚楚動人的」、「不勝嬌怯」、「弱不勝衣」。

第二種——「被太陽晒得紅撲撲的臉，和一對大眼睛，那濃眉上揚着，一股桀驁不馴的樣子，那挺直的鼻樑更顯得倨傲和倔強，長得相當美好的嘴。穿了件紅襯衫，白色運動短褲，裸露着兩條修長而勻勻的腿」。

瓊瑤顯然對第一種的外型較為熟悉也較為偏愛，但對第二種也有不少欣賞與好奇。同樣的，男人在瓊瑤的筆下也有兩種固定的型：

第一種——「『不很』年輕的臉，頭髮濃而黑，眉毛也一樣黑，眼睛深沉而慧黠。」「相當的瀟灑與挺拔」、「一個漂亮的、有吸引力的、有錢的、有經驗的（這裏的經驗主要是指對女人的經驗而言）、聰明的男人」。

第二種——「那是個瘦瘦高高的男人，『好』年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有一張略帶孩子氣的臉龐，濃眉英挺，那神采奕奕的眼睛，帶着三分天真和七分魯莽」。

這麼一看，「鐘樓怪人」在瓊瑤筆下，是絕絕對對找不到活路的了。

「詩詞」也是瓊瑤對「有靈氣」人的要求。從小說中，我們知道，瓊瑤本人在這方面的學問有詞話叢編、百家詞、納蘭詞、詞選等，有技而不露，她似嫌手癢，所以無一本不詩來詞也來。藉着小說裏的人物，管她或他什麼個性的，來作瓊瑤自己的詩歌。我們

試舉兩首——

「潮昇潮落，潮來潮往，流水捲去時光。靜靜佇立，默默凝想，有誰解我痴狂！三分無奈，四分淒涼，更兼百斛愁腸。好夢難續，好景不長，多情空留惆悵」。

「逝水流年，人生促促，癡情空惹閑愁，任他人嗤我，怪誕無稽，多少幽懷暗恨，對知己暢說無休，人靜也，抒惆悵，高轉歌喉！」

「紅樓夢」中，「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是蘅蕪君，「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是瀟湘妃子，各具風致。而在瓊瑤筆下，任何能吟詩填詞的「有靈性」人的作品，却全是一個模子：爲文而造情，只嫌太露而含蓄不足，同時混淆了書中人的個性，真是不如不要。

剩下最後一個要素，就是「易感」的心。「易感」包括容易受驚（「瓊瑤式」的女孩女人，經常因此而抓住自己的皮包，或抓住自己胸前的衣服）、容易受傷（「瓊瑤式」的人物，經常因此而摔了摔頭，挺直背脊，或衝動的以惡言反擊）、遽下判斷（「直覺」「情緒」是瓊瑤所以爲好的、特殊的能力，跟一個人說了幾句泛泛之言，可以讚美道「你是可愛的、坦

白、敏銳、機靈而聰明」，聽者同樣的馬上覺得是找着了一份「瞭解」，這樣的例子在瓊瑤小說中數不勝數）。一言以蔽之，瓊瑤把這種不成熟的、過份敏感、不穩重的、毫無理性的、輕率的態度叫做「易感」，仔細想想，這跟我們有時看電視，對歌星隨口批評的這人好醜還來唱歌，她還以爲這樣擠鼻子就是天真的有什麼兩樣？

美麗的名字、外表、懂一點詩詞、多利用直覺情緒，這就構成了所謂的「靈性」。我當然承認世界上必有這種人，但是第一，瓊瑤大可不必要舊酒換裝十幾次的新瓶子；第二，瓊瑤在此犯了一個價值判斷上的大錯誤：任何人如果不具備「靈性」，她即否定了這人一切其他「爲人」的價值。父親如果不具備「靈性」，那麼瓊瑤就否定他對子女的愛（如「彩雲飛」裏孟雲樓的父親）；母親如果不具備「靈性」，那麼瓊瑤就一筆勾銷了她對丈夫的愛（如「浪花」裏的婉琳）；女孩子如果不具備靈性，那麼瓊瑤就整個扭曲了她的生命（如「一簾幽夢」中的綠萍）。總而言之，瓊瑤似乎根本以爲「人」的價值，是在他所表現的「激情」上，所以我在前面直指瓊瑤的人生觀就是愛情

觀，而她的「愛情」觀，又只限於肯定「瓊瑤式」人物的存在，這真是空前的霸氣、狹窄而又情多自作。

如此看來，那麼瓊瑤的小說中「有靈性」的人，如果一旦爲人「父母」，也應該是「毫無代溝」的父母囉？其實大大不然。關於這方面的資料比較難找，因爲瓊瑤擅長的是「說故事」，所以她會寫過這樣哄人的結尾：

「故事寫到這兒應該結束了，剩下來的，都是一些必定的事情，一些你我都知道的事情，團聚、婚姻、男女主角共度了一大段美好的人生！」

在這種膚淺拙劣的手法下，要找我們所需的資料自是不易，但也完全沒有。「幾度夕陽紅」裏的夢竹，可以算是個「如詩如夢」的女孩了吧？做了母親以後呢？我們試舉一七頁，曉白隨口說了一句又是空心菜的一段：

「『你想吃什麼菜？』夢竹沒好氣的說：『假如你爭氣一點，考得上省中聯考，不讀這個貴得嚇死人的私立中學，我們又怎麼會窮得天天吃空心菜？所有的錢都給你拿去交學費，三天兩頭還要這個捐那個捐的……：……空心菜！別人都說話，你還要來挑呢！』

……

曉彤不說話……：……她心中對母親有些微微的不滿，總是這樣，曉白每次回來都要挨罵，其實曉白只是比較愛玩一點而已，這也沒有什麼太了不得的地方，考不上省中聯考，罵一次就夠了，一年前的事了，還要天天罵。幸好曉白對什麼都不在乎，要是她的話，決受不了。」

這裏反映了兩個矛盾：一、夢竹既然是個純粹「瓊瑤式」的人物，何以爲人父母之後，處理事情的態度，與「彩雲飛」裏的孟父、「浪花」中的母親婉琳一模一樣呢？難道「靈性」這東西只是「外襲」，而非「內生」的？二、更深一層來看，夢竹的這種態度才真是人之常情，瓊瑤何以視而不見，却迷信這樣就足以構成「代溝」呢？

再看同一本書裏的「何慕天」，應該也是詩一般的人物吧？他變成父親之後，教訓自己的女兒也無異於天下任何一個父親。

「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別人都唸書準備考大學，妳呢？糊糊塗塗的過些什麼日子！我問問妳，妳對未有些什麼打算？妳這樣混下去，就是要嫁人，都沒

有人敢娶妳！妳那羣不三不四的男朋友，全是些不務正業的小太保。」

從這裏，我們也可以得到個結論：所謂「靈性」，只不過是替「瓊瑤式」的愛情中，增加一些詩、一些詞、一些讚美、一些小聰明、一些眼淚罷了。愛情平穩下來，「靈性」就回復「人性」了。瓊瑤何以不能由此中得到一些啓發，從「夢」裏落「實」？這是我十分不解的。

3 瓊瑤小說的「愛情觀」中，女人角色的心理型態。

瓊瑤先肯定一個大前提「愛情必有痛苦」，而這愛情又是屬於「痛楚的激情」，男女雙方都那麼「易感、易受驚」，在這種情況下，自然需要有一種非比尋常的癡情言語、癡情行動，隨時「拿出證據來」，否則簡直就維持不了這類爆炸似的激情。在初掉到這個「驚濤駭浪」裏的時候，「瓊瑤式」的人物第一個反應是「不相信，以為在夢中」，然後擔心不知何時會失落。

「我以為……我以為那只是我的一個夢。」

「你咬我的手，咬得重一點……好讓我知道這不

是個夢。」

「我好笨、好傻，什麼都不會做，又常惹你生氣……你不會離開我吧？」

患得患失加上本身個性的太情緒化而沒有理性，還有外面的衝突，在這麼大量而沉重的激情壓頂之下，男男女女不由得時而「淚盈於睫」，時而「目光如醉」，恍然不知「今是何世」了。

作品經常透露出作者的心境、際遇和理想。瓊瑤本人的婚姻不圓滿，在有意無意間，她筆下的女主角，不論是嬌怯的、柔弱的或野性的、堅強的，都強烈的需要一種「特別癡、特別狂、特別專橫有力的愛情」，她們隨時要求「愛」的證明，來印證這愛的存在，所以這些「瓊瑤式」的男人，有的沉痛有力的啜泣、有的大信封裏夾六個小信封、有的痴立在電燈桿邊、有的連彈三小時吉他、有的被統了一刀、有的埋於醉鄉，為什麼？因為「瓊瑤式」的女主角需要這樣的力和愛。因此，類似下列的例子，在她的小說裏真是觸目皆是——

「她接觸到一對男性熱烈而癡狂的眸子……完全讓人不能抗拒的。她在這目光下瑟縮了、溶解了，她

無法抗拒，完全無法抗拒。望着他，她的眼裏有一份可憐的、被動的、楚楚動人的柔順。」

「他有力的手臂纏住了我。我在他懷中顫抖、啜泣，像個小嬰兒……我喘息、我乏力，我緊緊的貼着我面前的男人，用手死命的攀住了他。像個溺水的人攀着他的浮木似的。」

「忽然間，我覺得自己那樣渺小、那樣柔弱。我懶洋洋的依偎着他，靠着他那寬闊的肩頭……他應該是一個成熟的、堅強的男人。」

「……她從他的胳膊裏抬起頭來，她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望着他。那烏黑的眼珠現在看起來好無助、好溫柔、好可憐。」

我想，這也許正可以說明了，為什麼「瓊瑤迷」多半是些初高中的女孩子，「瓊瑤式」「美麗的、奇異的、悲壯的、曲折的」愛情，給他們「如詩如夢」的嚮往。這裏，我想抄錄子敏先生在他的「小太陽」裏「一間房的家」的一段：

「下雨天，她到廚房去的時候，我心裏有送她出遠門的感覺。我打開窗戶，可以看到她淋雨衝進廚房，孤獨地在那裏生火做飯。雨水沿着窗

戶格子往下滴，我的視線也模糊了。我想過去陪陪她，但是廚房太小，容不下我進去切菜。我在屋裏寫稿，等着等着，等她端着菜盤冒雨回來我們的家。她的衣服濕了，臉上掛着雨珠。總有一天，我們會有一個像家一樣的房子，那時候她就不會再淋雨了。這個日子也許還很遠，但是我看見她擦去臉上的雨珠，仍然在微笑，我就有耐心去等候那個日子。」

真正的愛情看似淡水，其實濃甘。它不必因為當事人自身的不穩定，平地掀起巨浪；相反的，它能够憑着雙方的理性和信賴，安然度過許多實際生活中的「驚濤駭浪」。

如果抽走了「愛情」，瓊瑤的小說就成了個空殼子了。而這「愛情」，瓊瑤泰半以一種「說故事」的方法來進行，有一些插敘，倒敘什麼的，其他也沒什麼可談的技巧。像「小說創作」裏的某些似喃喃說夢的文章，也許登不進「皇冠」或「聯合報」，但是瓊瑤比他們多的，也只不過是更浮誇的詞彙、更曲折的情節而已。因此，接下來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這兩點。

兩者皆有公式可循，我們先看詞藻部份。

前面關於「激情」、「眼淚」、「疼痛」，已經舉過一些翻來覆去的詞語，顯示出瓊瑤在遣詞用字方面，還不如在設想人名時來得花心思。在「窗外」可以看到的詞，在「碧雲天」裏照樣找得到。事例太多，我們只稍微舉些來看看：

形容女的：「細嫩的、嬌怯的聲音」、「怯怯的」、「顫動的、小小的頭」、「溫暖的小手」、「嬌怯怯的」、「纖弱的小東西」、「無助的孩子」、「如詩如夢」、「雅緻」、「飄逸」、「脫俗」、「說不出的飄逸」、「微微顫着的可憐兮兮的小嘴唇」、「難以描敘的、超凡的恬靜」……

形容男的：「長長的腿」、「挺拔」、「瀟灑」、「有書卷氣」、「天真」、「傻氣」、「魯莽」、「癡情」、「渴求的、需索的、迫切的」、「深邃的眼睛」、「脈脈含情的眼睛」、「似笑非笑的嘴角」、「微蹙着的眉峯」、「玩世不恭的神情」……

形容（男）女的面對（女）男的癡情舉止：

「心旌盪漾」、「心神盪漾」、「盈盈的大眼睛中有一種難言的、非凡的光采」、「雙目如醉」、「雙頰酡然」、「小小的嬰兒」、「啜泣得像個小娃娃」、「不勝瑟縮」、「不勝痛楚」、「不勝痛苦」、「驚愕了、困惑了、迷失了」、「有些紛亂、有些困惑、有些茫然」、「驚愕的、困惑的」、「困惑而茫然」、「抱歉的、可憐兮兮的、無可奈何的」、「可憐的、被動的、楚楚動人的」、「囉囉的、瑟縮的、半驚半喜的、半羞半怯的」、「小心的、討好的神情」……

至於情節方面，首先一定有個恍如作夢的初見場面：「彩雲飛」，半夜有琴聲，雲樓見到那似夢中的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女；「寒烟翠」，女主角靠在樹上睡着了，醒來，旁邊有個男人似笑非笑的盯着她，說她像樹林裏的精靈；「海鷗飛處」，俞慕槐在渡輪上看到一個少女，淋着雨，臉上有着凄苦的、「遺世的」神色……認識之後，「愛情遊戲」就如是展開。彼此的探索、確定、熱戀、誤會、譏諷、罵、打耳光、尋找、相互折磨、道歉、重聚、誤會、譏諷……繼續的循環。

幾乎每本書裏都少不了這些場面——

(1)兩人互相凝望着，約有一世紀那麼久，男的張開雙臂，女的低喊了一聲，衝入他的懷中。

(2)桌上放着一枝玫瑰，底下壓着一張紙、詩，或是詞，於是女主角的心跳加快了。

(3)女的打開門，一種異樣的感覺，她抬起頭，對面電線桿邊站着一個男的，一動也不動，一瞬也不瞬的望着她。

(4)先是一陳輕輕的、輕輕的吻……然後他的嘴唇猛烈的、粗暴的碾過她的嘴唇。

(5)男的把頭埋進女的胸前的衣服。沉痛的、有力的啜泣，從衣服裏壓抑地透出來，女的抱住男的頭。

(6)一個耳光來，一個耳光去。

……

這種詞語和情節的不斷重覆，是其來有自的。每一本書的主題都是「真正的愛情」，每一本書的主角都是「瓊瑤式」的特定人物，要想不重覆，那倒也太難為瓊瑤了。這麼看來，除了角色的名字，得重新往窗外的烟呀雲呀薇呀白呀的尋找以外，其餘的就是把故事怎麼開頭、中間怎麼曲曲折折、怎麼結束給想好

；套上一個從「詞選」裏找出來的「好美好美」的詞做書名；然後再把這些「盈盈的大眼睛」、「可憐兮兮的」、「刻骨刻心的疼痛」等等的陳詞濫語往上加色也就成了。這樣的「創作」，如何能有前途可言。

1 情節越來越離奇荒謬

曾經有不少的人，批評過瓊瑤小說裏的愛情，多半是不太正常的、灰色的。像老師和學生相戀（窗外）、年紀望四十的男人和考不上大學的少女（一簾幽夢）、感情上的浪子和清純的女學生（幾度夕陽紅、寒烟翠）、嬌柔的女人和有婦之夫（紫貝殼、幾度夕陽紅）、男學生和有夫之婦（幸運草）、名記者和有夫之婦（海鷗飛處）、男學生和孿生姐妹（彩雲飛）、癡情的男人和不羈的山地少女（寒烟翠）、讀相對論的男學生和白癡女孩（水靈）……：只要一個是「瓊瑤式」的男的，一個是「瓊瑤式」的女的，不管他們的年紀、家庭、背景是怎麼碰不到一起，總會經過瓊瑤的「撮合」，而發生一段「驚濤駭浪」般的「瓊瑤式」的愛情。尤其最近，她小說中這種「只要愛，

只管愛」的傾向，簡直強烈到不堪卒讀的地步：「彩

雲飛」中說孟雲樓是個從香港來臺灣讀師大藝術系的男學生，可是這篇到尾沒有沾上一點點大學生活的邊

。爲了「只要愛」的情節發展，這個「窮」學生可以上中央酒店跳舞。「浪花」裏曾經對太太跪着說「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的賀俊之，有錢以後愛上了別人，可以理直氣壯的說「你根本不配作我的妻子」！因爲只要愛。瓊瑤可以讓三十好幾了的秦雨秋，歷經家庭的衝突，錯誤的婚姻之後，仍然有「皮膚光潔的臉龐」、「穿着繡有小花的牛仔褲」；瓊瑤也可以讓一個五十多的大經理，成天出入歌廳舞場，「純潔的」和歌女做朋友，因爲他「這時候可以享受享受生活了」。因爲「只要愛、只管愛」，正在「皇冠」連載中的「碧雲天」，居然出現了這樣的情節：女老師的先生愛上了她的學生，女老師自己不能生育，學生又極爲傾心師丈，所以女老師高高興興的把女學生，以及她有意灌醉的丈夫推進一間房子裏……

• 43 •
瓊瑤在「給竹風」中寫過，「我」是個「生長在童話故事中的孩子」，那麼很顯然的，這種「灰色加淡黃色」的「成人童話」，是「不適合」讓「孩子」

看的。

2 書中物質環境越來越闊綽

這一點發展傾向有兩個原因：第一、瓊瑤本人的物質生活日漸豐裕。第二、「瓊瑤式」的「靈性」是需要「閒」的。窮人閒不起來，只吃空心菜的日子裏也靈性不起來。所以這種傾向的發生是必然的，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瓊瑤自己終於也承認了這一點：

「我現在才知道金錢的意義，許多時候，精神上的享受必須用金錢來買，一本好書、一杯好茶、一盆爐火，以及片刻的休閒，都需要金錢才辦得到。」（心有千千結）

所以瓊瑤的小說裏，敦化南路、中山北路、仁愛路的「高級住宅區」一個一個的出現。花園大到有羽毛球場、愛神雕像、荷花池還有園丁；摩托車已經不算什麼，「瓊瑤式」的男人現在多了一個條件：得有汽車；房子裏頭，冷氣、暖氣、地毯、油畫、壁爐，一副暴發戶迫不及待享受的模樣。也跑意大利也跑比利時，又上紅磨坊又遊威尼斯，這些「金錢」買來的「精神上的享受」，有沒有給瓊瑤的小說注入新氣息呢？沒有，完全沒有。因爲真正的羅馬，和「瓊瑤

式」的人物去過的羅馬，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個充滿了生命的城市，後者只是個「舞台佈景」。「有錢」是有限度的，「瓊瑤式」的人物如果享受慣了，一旦不幸的破了產，那份「真正的愛情」、那份「如詩如夢」的靈性將何以自處？我不敢想。

3 關於角色和書名安排的傾向

前面說過，什麼樣的男男女女，都可能在瓊瑤的小說中產生戀情，我也指出，瓊瑤對她筆下的男主角，在心理上可能隱含着一種「補償作用」，塑造得一個個俱是堅強、有力而癡情，所以角色的安排的可能性，依次排列是這樣的：男人與女孩最常見，然後是男人與女人、男孩與女孩；只有一種題材，是瓊瑤「不願」嘗試的，那就是「少男的初戀」式的「女人與男孩」，雖然這男孩很可能是癡情的，但絕沒有「金錢」，也絕不堅強有力，無法構成「瓊瑤式」女主角的「水中浮木」之感。除此以外的題材、角色的安排，可想而知的，瓊瑤將極盡能事的加以「排列組合」，變化出七十二種以上不同的型態，縱使「亂點鴛鴦」也無妨。瓊瑤不是早在「白狐」中就寫道了：

「多少離奇的、曲折的、綺麗的、悲哀的故事，

數不勝數，『說』不勝『說』。」

至於書名，瓊瑤慣於從詩詞中抽字以成，既然從詩詞中出，那麼必有它已成的意義，在瓊瑤書中，這詩、詞或由主角吟出，或由主角想及，總之，必與書中之人物、情、景有關，也就是說已成之意要與人物之情感、人物之個性，或是景物相貼切。類似此種「天作之合」當然不能說沒有，可是「或然率」絕不是這麼的百分之百，我懷疑瓊瑤對此也難免有力不從心的「拼湊」時候。以前讀過的詩詞中，有不少可供「說」成一個「故事」的，信手寫來：晚雲開。春寒。喜遷鶯。花弄影。昨夜西風。芳草萋萋。如夢令。人在春山外。千山月冷。連江點點萍。異日天涯。雙燕飛。滿袖星辰。一片流雲。濛濛霧。月流天。流萍。秋鐘響。金波散。千疊翠。

瓊瑤其有意乎？

「習慣成自然」，有時候會造成一種很駭人的效果，瓊瑤在「窗外」、「煙雨濛濛」、「幾度夕陽紅」時，還見得幾分用心，「菟絲花」、「庭院深深」、「寒烟翠」就完全走着當時剛流行過的「米蘭夫人

「的路子。「翦翦風」、「彩雲飛」、「星河」，除了一個怪誕的故事而外，所有的人物造型、個性、遣詞用字全都「似曾相識」。「海鷗飛處」等而下之，真個是「無可奈何鷗亂飛」了。到得目前分別在「皇冠」及「聯合報」連載的「碧雲天」、「浪花」，情節的荒謬、詞藻的膩濫，簡直是不知所云。而從瓊瑤的觀點來說，這種造夢說夢的「不自然」，已經變成了她的「自然」了。

這使我想起瓊瑤在「窗外」的結尾，安排女主角江雁容尋見康南。事隔多年，他一定老了，「但是他再老，也是她那可愛的、詩一樣的康南哦！」然後她看到他了，「她那詩一般的康南」，如今形容枯瘦、一臉鬍子、頭髮花白、猛吸煙尾、步履蹣跚，經過她身邊視而不見，江雁容「緊緊的咬住了嘴唇，使自己不致於哭出聲來……康南已經不在了，他的康南已經死了……多可怕的真實！她但願自己沒有來，沒有見到這個康南……她還要她的康南，她還要她『夢』裏的那個康南！」

「夢」，總有「醒」的時候，「真實」可能可怕，但美好面亦多，瓊瑤如果「稍稍」愛惜羽毛，「稍

稍」有些「作家」良心，「稍稍」顧及真實，「稍稍」從她那「摩登家庭」裏走進一步，前途還有可觀，否則一任筆滑手油，她的文學生命，離那個又老又乾又醜又髒的「真實」裏的康南，恐亦不遠了。

■書評書目雜誌或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之書籍，如有缺頁、破損、倒裝煩請寄回更換。

■長期訂戶變更地址，請在每月二十日前來信通知本刊。信中請註明姓名、舊地址和新地址，逾期請到原居住處收取。

■在每月十日後，仍未收到本刊之訂戶，請電話臺北市（三三三七六三）或寫信告訴我們，謝謝。

「科學遠征記」

李寬宏

劉紹基彙編

臺灣書店總經理

四二六頁，定價六〇元

民國六三年元月出版

資料詳盡是本書最大的特色，編者一定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心血。自太陽神十一號到太陽神十七號這幾次人類的登月，都有鉅細靡遺的記載。每一次登月，差不多都以任務簡介、太空人的資歷、起飛狀況、太空人在月球上的活動狀況、返航、任務的檢討等項目條分縷析地敘述。有時亦作前後兩次任務的比較，並討論本次登月的科學意義。本書第二章為「美國對太空科學的探索」，介紹美國在早期太空發展的努力，也提到月球形成的幾種理論。讀者可以從這一章中得到一些背景知識，和一些心理準備，以迎接下一章人類初次登月的高潮，以及接踵而來的一次又一次，令人目不暇給的登月。

幾次登月的描述中，以太陽神十三號及十五號最爲動人。前者因爲太空艙電力突然中斷，不得不依賴登月小艇緊急返航，而取消了登陸月球。對於危難中的太空船狀況、美國航空太空總署的應變措施、太空人家人的反應、世界輿論的關切等都有精彩的描述。使人覺得像

是在讀探險小說——但比小說要扣人心弦。太陽神十五號則因初次使用漫遊車，使得登月任務更形複雜與刺激，科學上的收穫也更大。

太陽神十七號最後一次登月完畢，就是第十章的「美國太空科學對人類的重大貢獻」。這一章也許是編者對整個花費鉅大的太空計劃的「辯解」。贊成登陸月球，甚至其他球的人可以在此章中找到振振有詞的支持理由，對整體人類的精神勝利，科學的無遠弗屆，和未來的美麗新世界充滿驕傲與憧憬。反對的人也許會覺得通訊衛星、氣象衛星、地球資源衛星對人類的貢獻尚為遙遠而且不够巨大，但是太空人的一雙月球鞋就足够讓瀕於餓死的一家人，在一年內無虞衣食之匱乏。

整本書的編排極有系統，很像一本旅月指南。又有點像「國家地理雜誌」，但要「科學化」一點，而且比較簡潔。因此若從第一頁一口氣讀到最後一頁，會感到單調乏味。但是一次只讀一個登月任務，則仍可令人趣味盎然。

本書最大的缺點在於文字的雜蕪。因為是彙編的，資料來源極為廣泛分散，每一篇資料自有其「風格」，所以雖經劉紹基先生苦心編排，仍然是涇渭分明。資料的「獨立性」也造成重複的缺失，一件事情明明才講過的，下一段又講了一遍，固然重複可以加深印象，但是老是重複就容易造成一個錯覺，以為自己是在和老太婆聊天。相信有部分資料來自報紙，否則不可能有如此直接了當之譯筆。

本書對事情的敘述廣泛而不够深入，但關於這一點，我們實不宜苛求。因為它並非一本「天體力學」或「月球物理」，而是一本非小說性的「故事書」。文字的不講究，減少了本書應有的光彩。但是我們如果能够忍受這道考驗，所得到的知識與趣味仍可作為對我們耐性的一種嘉獎。

大地新書

白玉苦瓜

余光中著

• 實價36元 • 精裝70元
余光中最新的，也是最好的一本詩集。共收四年來的作品五十多首，風格兼有沈雄與清逸。「民歌手」，「西出陽關」，「大寒流」等篇久已傳遍台灣，必將成爲現代詩的又一里程碑。

十年燈

何懷碩著

• 即日起八月五日止，中國書城全台書城同時預約
• 精裝60元 預約48元
• 平裝95元 預約76元
是「苦澀的美感」的姊妹作，是何懷碩第二部文藝理論批評集。黃山谷名句「江湖夜雨十年燈」正形容這兩部書產生的歷程。

苦澀的美感

何懷碩著

• 再版校訂出書 • 與「十年燈」
• 合購，平一〇〇元，精一六〇元。
十月新書：考驗於梨華著
十二月新書：聖女之歌 張秀亞著

大地出版社

郵撥帳戶 19253號 (郵票通用)
臺北安東街三〇九巷八號之一

◎ 下期重要預告 ◎

陳香：論金聖歎的批評方法

歸人：在散文日益歐化的趨勢下讀「雅舍小品」續集

鄭清文：李喬的「恍惚的世界」

楊贛立：著作權・版權與盜印

楚茹：一部小說的日記

吳相湘：專家前輩啓發「書目」興趣

投石：歐美科學新書簡介

一面古鏡的話

覃雲生

談停刊雜誌

據說在古老的中國唐朝，有面「水心鏡」，「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一尾真龍）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鑒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見異聞錄李守泰則）

一份雜誌的停刊所給人的感覺，總比不得看電影買不到票那樣來得切身。往往走到舊書攤上，最先入目的畢竟還是那堆此起彼落的雜誌，有時信手翻翻，也常可以見到幾冊已經湮遠了的雜誌，就像廟門前的石獅子似的，想吼出些什麼，而一般人那復能聞？至多在其外表觸摸一陣，便算頂禮膜拜了。

每個愛書的人都歡喜買書，對於期刊或雜誌總嫌它單薄了些，唯恐它經不起自己求知慾望的沖擊；但是我却很喜愛看雜誌，希望能把一份雜誌從創刊號讀起，將自己閱讀的興致完全的放在上頭，浸淫在它所帶給我的心靈國度裏，像乘着條順溪而下的船，我可以很安靜的坐在上頭，享受着這條溪流所帶來的一段段景物，那感覺簡直就像是在偷享着另一種生命的情趣。可是一旦溪流突然中止，雜誌停了刊，那份惆悵也是無可言喻的。

使得一份雜誌停刊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大者，莫如遭到了讀者的奚落，受到讀者羣的忽視，我們且以一般的經驗來衡量這件事情，所謂「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稍為深究一下，也許能增進許多人的瞭解，也算前車之鑑罷。

一、中國人一向視「謙遜」為一種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德性，但是於現代的大眾傳播事業之中，則必須將「謙遜」歸還給作者，而極力地為自己的傳播體作「自我推銷」，對雜誌的出版發行部門而言，雜誌不僅應該被視為一種抱負，一種使命，同時也必須當作一種事業；為了使雜誌恆常，廣告的效用是不能輕視的，有效而誠摯的廣告，可以將雜誌的面貌擊進人心，同時也能够吸引知心的讀者。我們知道，臺灣的出版業依然充滿着鮮活的生命力，不但時有新的雜誌誕生，而且已經發行的雜誌也在竭力維護着它的生命，在這汗牛充棟的局面之下，如何才能使這「千人羣裏一張臉」突出、引人呢？這是首先所必須遭遇着的選擇挑戰。有許多雜誌便是在默默地夙夜匪懈之後，默默地消隱了的。

二、也許是由於工業文明撲向我們得太早、太突兀的緣故，使得大眾於一眨眼就忙碌起來，我們還沒來得及享受物質文明的甜果，便已經嚐到了它的腐朽——大家不再有很多的時間來讀書，這種情形，威廉·白瑞德在他的著作「非理性的人」中，便已提出了警告，他說「人們閱讀三、四份日報，收聽無線電播

報新聞，或是晚上在電視機螢光幕上收看第二天早上的消息。新聞事業已經成爲這個時期的一尊巨神，而神祇總是殘酷無情地對待牠們的僕人。新聞界既已成爲一種心智國度……乃使得人們愈來愈以第二手的方式處理生活。消息通常包含片面的眞理，而『無所不聞』取代了眞正的知識。」使得大眾在一時偷閒的情形下，每個人腦袋裏有的只是文化摘要，變成了一形陰影，一具幽靈。讀者們往往有種觀念，認爲雜誌只是某種消遣的形式，因此對於雜誌總是不像購買書籍那樣的嚴肅，有許多好雜誌便是在大眾一時的盲目之下，就告壽終正寢了，一般有色的雜誌反而趁此大行其道，君若不信，可以到火車站候車室旁的書報販前瀏覽一番，便能知道那類雜誌是最具有「賴活潛力」的。我們實在很希望大眾都能明瞭「知識」與「常識」，「生活」與「消遣」的差別，以及辦一份有抱負的雜誌底苦心。

不過話說回來，近日的這場經濟不景氣，雖然像場瘟疫似地也傳到了文化出版事業之上，正如出版大家王雲五先生所稱的是一場浩劫，但是人在苦痛之中

，往往能够領悟到平時所遭隱蔽的眞理，對於出版事業來說，究竟那類知識性質的雜誌，才值得發行？值得讀者樂予接受？這些經驗我們在衆多的讀者羣中尋不着，因爲沉默的畢竟是大多數呀。唯有從那些停刊了的雜誌之上尋求，至少我們不必壯烈一如「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我們可以很冷靜地分析一份雜誌，考慮它停刊的理由安在，所謂「以史爲鑑，可以知興衰」，這面古鏡的話還是很可以重視的。

與其向着歷史唏噓，不如起而於其當中汲取營養，切實地耕耘這一塊已經不能算是沙漠的土地。經濟的不景氣，同時也造成了一種良好的副作用——使得讀者們提高了選擇的戒心。因此，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氣候之下，我們要說：「這樣的一個收穫季節是可以期待的。」

設計家月刊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創刊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十日停刊

共出十期

發行人：戴一義

主編：郭承豐

尾期的「設計家」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段廣告文字：『「劇場」、「這一代」、「前衛」……都完了！喜歡看這些雜誌的讀者怎麼辦？／買本「設計家」！』可以說，「設計家」的創刊旨趣及編輯路線便是從以上那些雜誌來的。在這些雜誌之間有種共同的精神脈絡，那就是求新。

爲了求新，「設計家」的崛起，簡直就是充滿了叛逆的血液，由於幾個從事設計業的年輕人受不了當時設計界的落後與陳舊，於是便揭櫫起「設計的、廣告的、企業的、大眾的」的「設計家」，用一種「烈士」的心情投入了這份雜誌，他們首先改革了雜誌的封面，採用了八開大本的彩色裝禱，這在當時的國內幾乎是一種革命，緊接着在內容上，他們引進了大量的新觀念（例如他們連載了八期的「包浩斯」），其重心本在於設計、廣告及企業，但是他們的編輯之爪也旁伸至電影、繪畫、建築、小說、音樂、哲學等等

。在「設計家」這一份雜誌之中，常帶給人一陣驚喜，驚喜於有這樣多的新意念，更重要的，是這些意念又都是從我們年輕人的腦中所迸發出來的。

今天，我們放眼望四周，可以發現這本「設計家」已經到處理下了種籽，逐漸地在散播着他們的影響力。（覃雲生）

草原雜誌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

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停刊

共出三期

發行人：林蒼生

主編：姜淪生

民國五十六年裏的某一天，「幾個蝸居臺南的成功大學工學院學生，因爲對許多文學藝術界的腐化情形不滿意，決心辦出一本充滿新氣息的雜誌。畢業典禮一過坐了夜車北上，在臺北租了一間房子——這就

是草原雜誌的創辦經過。」過了不久，他們這一羣，——有林蒼生、姜渝生、關甲申、傅運籌、朱龍勳等人，便把「草原」給漂漂亮亮地推出來了。

他們的宗旨，是希望在中國這一塊草原的淨土之上，肯定中國的文學藝術，希冀任何含有「土性」的作品，以便「源於傳統、傲視現代」。他們認為文學藝術是健康的心智活動，它肯定而向上，在習見的生活裏面而不在觀念之中，因此他們並不急於藉着否定其他的創作方向，故作驚人之態，反而很安靜地做出了三期特輯，分別是「詩」、「民族文學」及「空間藝術」。從每期百來頁，十六開的篇幅中，我們嗅得出他們的經營苦心，那些直到今天仍然算是拔尖兒的版面設計，以及直到現在雄健如昔的作者羣。

本來他們在做過了詩的特輯，做過民歌採集，做過刻佛、畫門神、作紙紮、刻石龍柱子、綉鬧熱旗等的民間藝術訪問之後，還應該有「短篇小說」、「文藝批評」及「作品發表」三個專題的。可是連令人懷念的時間都來不及，這份「土」得可愛，「土」得結實的「草原雜誌」便告夭折了。（覃雲生）

喜悅

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創刊

民國六十年六月一日停刊

共出二期

發行人：彭勝義

主編：方湧
李實麟

「喜悅」真正是一份如曇花一現的雜誌，第一期之後便停刊了。如果說，等跨出了左腳，再將右腳跟放到左腳尖前才算一步的話，「喜悅」恰好整整跨出了一步。那麼這一步又是步向何方的呢？在他們的發刊辭裏講得很清楚了：「我們深信：這個世界應該處處洋溢着愛、希望和美，人類的痛苦和悲觀實在源於相互間的虛偽與不諒解。過去的理想主義者往往把追求的理想和現實，造成兩種對立的世界；但我們認為：真正的理想色彩，是對人類心靈重新作發掘與估評。面對現實世界發生的一切現象，誠懇地加以探討；經由智慧的過澗，而後提出切實可行，充滿誠意的建

設。人類的苦難，大部份來自心靈自身的困擾；而幸福原本深植於每一個人的靈性中，隨時接受愛、希望和美的呼喚。」大致說來，「喜悅」的編輯形式類似於美國的「生活」雜誌，（連版本大小都一致）內容上以圖片佔去了大半的篇幅，所不同者，「生活」的編輯重點在於近身的時勢生活，而「喜悅」則在於文學藝術。

面對這份凋落如此之迅速的「喜悅」，我們委實不便再說什麼。或者你會欽羨這一批年輕人的衝勁與熱情？或者你想惋惜這批年輕人的涉世未深，其經驗不足以維持一份雜誌的起步開走？（覃雲生）

歐洲雜誌

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一日創刊

民國五十七年冬季停刊

共出九期

代表人：李明明

主編：編委會

在中華民國六十年代的雜誌史上，「歐洲雜誌」是一份性質相當特殊的刊物。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一日創刊於法國巴黎。開始時由「留法中國同學聯誼會」主辦，代表人是李明明。從第三期起，改由「歐洲雜誌社」獨立發行，這份由留歐學生創辦的刊物，社址雖在巴黎，却在臺灣印刷，每季出版一期，從五十九年五月的創刊號，到五十七年多出版第九期為止，三年半的期間內總計出刊九次。除第一期為十六開型式外，餘均為廿四開，每期約近兩百頁，他的創刊宗旨和精神，由創刊號首頁馬森寫的「創刊的話」中部分文字，即可窺見一斑：

「我們這批留法的同學，有學藝術的，也有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我們各有各的抱負，各有各的雄心，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文學和藝術的愛好。大家聚在一起，不期然地就談到這一個題目上來。在國內時對歐洲的文學和藝術完全隔膜，縱使偶爾見到一鱗半爪，已不知經過了多少年，摻了多少糠粃，要想一窺歐洲文學藝術現狀及其趨勢的真實面貌，談何容易！唏噓之餘，便想到借我們這一點地利之便，在這

一方面略盡棉薄。……」

「歐洲雜誌」在介紹最近文藝思潮方面，扮演了一個尖兵的角色，無論是文學、戲劇、繪畫、電影、歐洲風情等，都使人大開眼界，它雖然只出版九期，却被譽為「歐洲文藝櫥窗」。(思兼)

筆滙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四日創刊

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停刊

共出二十四期

發行人：任卓宣

主編：尉天驄
許國衡

尉天驄、許國衡主編的「筆滙」月刊革新號，從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四日創刊，到五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在兩年半的期間內，總計出刊廿四期，以後就無疾而終。

「筆滙」革新號出版之前，舊的「筆滙」已有兩

年的歷史。不過，那只是一張四開的小報，不能容納許多够份量的作品，從革新號開始，雖然每期只有五六十頁，但可以說是滙集了當時的一流之筆。它是一羣不甘淪死於文化沙漠中的青年所培植的一枝嫩綠的細草，他們曾竭力衝破四周的低氣壓，全心全力地思索、批判、創造、發揮知識份子的潛能，聚合了年輕的朝氣與活力，以及成年的智慧與經驗。他不但在文學批評理論方面刊載了許多紮實的精彩傑作。同時介紹現代繪畫和音樂，二卷八期「告讀者」嘗言：「文藝雜誌在今天不盡只是作品的刊載，而需兼將現代藝術各自形成的領域展現在大眾之前。因此，理論、解說、批評、報導乃是同等重要之事。」另外一個顯明的特色是，經常採取重點的特輯方式，以個人為主題者如：紀德紀念特輯，奧尼爾特輯和波特萊爾特輯。以類型為主題者如：獨幕劇特輯、詩特輯、繪畫特輯、電影特輯、批評特輯、小說特輯……等，都經過縝密的安排與準備，而頗具份量。(思兼)

文學雜誌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創刊

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停刊

共出四十八期

發行人：劉守宜

主編：夏濟安

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創刊於民國四十五年九月，一直到四十九年八月，總共出版了八卷。雖然只有短短四年，每期也只有薄薄八十頁，但却是臺灣廿年來文壇上的一朵奇葩。在當時，聚集了一流作者與一流傑作，成爲文藝界目光的焦點；在事後，影響及嚴正態度與文學風氣，留給人們無窮的懷念。

「文學雜誌」的創辦人是明華書局的劉守宜先生（石堂），主編者是臺大外文系的夏濟安先生（齊文瑜），從六卷二期起，夏先生赴美，改由侯健負責，此外，在許多支持者當中，出力較大的是吳魯芹、林以亮、王敬羲、余光中等。創刊號末尾有一篇「致讀者」，相當於發刊詞，也是一篇堅實有力的文學宣言。

「我們的希望是要繼承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我們雖然身處動亂時代，我

們希望我們的文學並不動亂。我們所提倡的是樸實、理智、冷靜的作風。我們希望：因文學雜誌的創刊，更能鼓舞起海內外自由中國人士寫讀的興趣。」

「文學雜誌」破除了作者的圈子，消除了學者與作家的對立，將研究文學的教授、業餘文人以及作家聚合到一塊。超越了中西文學的界限，破除了古今的分疆。在臺灣文壇上樹立了研究文學、創作文學的嚴肅風氣，同時啓導了許多優秀青年，使他們成爲文壇的接棒和革新者。在臺灣被稱爲「文化沙漠」的時期，文學雜誌是沙漠中的青溪，灌溉着許多生意盎然的綠州，而主編夏濟安先生可謂這條青溪的「河神」。

（思兼）

民國三十八年至今，陸續有新雜誌創刊，也不停的有舊雜誌停刊，任何一份雜誌停刊，相信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而畢竟它們都曾在我們的土地上撒播過文化的種子，您有這些停刊雜誌的資料嗎？請依照我們這一次刊出的格式（每篇以六千字最適合）把您所知道的停刊雜誌，介紹給我們知道。

「小讀者」停刊

以後

張任飛

大家對本國雜誌的印象是：看到過幾期，然後就停刊了。我沒有料到「小讀者」也會如此。

我們在五年前創辦「婦女雜誌」的時候，有一個即將離臺北飛東京的日本商人從松山機場打電話給我說：「我看到婦女雜誌的創刊號了，很想在它上面刊登長期廣告；但我

不知道它會不會在不久後就要停刊？」我告訴他：「你放心好了，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拆爛污的。它是會短命的！」

一個月後，我們的「綜合月刊」創刊號也問世了。到了前年五月，又替小朋友們編印了一本月刊——「小讀者」。

九年前，美國的「讀

者文摘」月刊籌備在亞洲發行中文版的時候，我是該刊在臺灣的業務代表，幫它鋪平了能够在臺灣銷售中文版的路。那時該刊的中文版負責人是 Mr. Pierre de Russigny，我在從圓山大飯店下來的計程車上曾對他說過這樣的話：「讀者文摘中文版的將成爲臺灣銷數最多的一

本中文雜誌，它是美國人辦的；我是中國人，自覺十分慚愧！」他聽了不說一句話，只看看我。

我在這裏願意坦白地、公開地說出心中想說的話：我們一直是想把本國的雜誌辦好。中國人也是頂聰明、頂能幹的，爲什麼我們不能像外國人做得那麼好？我們不應該看不起自己，只應該督促自己去努力做。

根據這個願望，我們訂下的原則是：在國內現有的條件下，我們能把雜誌編得和印得怎樣好，就要把它們編得和印得怎麼好。於是，慎選年輕有爲的編輯，支付較高的稿費

，聘用最好的藝術人員，選用好的紙張，託最好的印刷廠印。一切都是不計成本。於是，成本要比別人辦的雜誌高出一倍至兩倍，賣出一本雜誌的錢不夠這本雜誌的成本。

承蒙大家都說：「雜誌不錯。」我們自己覺得：如和外國的好雜誌比起來，還差得遠！我們仍一直在鞭策自己，要再改革內容，要把文章寫得更好。

我們還有一本已經出版了十一年的英文雜誌，叫「臺灣貿易月刊」，是專供和臺灣有商業往來的外國人看的，本國的讀者們很少知道它。我們現有

四十位工作人員，可以說是本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雜誌公司（如和外國比較起來，又是太小了）。我們還想再創辦別的雜誌，都已擬好了計劃。

從去年七月起，紙價是一天一個行情，有時上午和下午的價格不同，而且很難買到。印工也漲了。目前的實情是：印工漲了一倍，紙價漲了近兩倍。「小讀者」是兒童刊物，不容易找到廣告，銷數越多就賠錢越多，只好從今年二月起宣佈停刊了。但它並非壽終正寢，我們希望只停半年，等紙價穩定（當然不會跌價）了再重訂計劃復刊。

世界各國的各種物價都在漲，臺灣無法例外。我們對本國物價問題的看法是：也許要等到二月中旬後，各種物價就都會漲定了；有些物價如是漲多了，會稍稍跌一點；於是各種物價會在一個新的水準上穩定下來，大家就可在新物價水準上再活動起來。我們在過去十年、或十五年中所享受的低價時代是過去了，只能回憶了。

「小讀者」停刊，我們不怨任何人。紙廠和印刷廠也都有他們的困難，都不能不漲價。我們一向認為出版事業（或文化事業）也是各種行業中的一種，應該循正當的商業途

徑自謀生存和發展，所以也不應該說政府沒有幫忙。我們沒有請求政府幫忙，也不應該這麼做。我們一向主張政府不應該優待或補助任何私人企業，包括出版業在內。

我們只是這樣感覺：現在是出版業最困難的時候，或者說，雜誌是無法辦下去了。紙價和印工可以天天漲，雜誌的售價和廣告費率不能每月調整呀！前天，送報人對我的太太說：「報紙要從明天起漲價了。」（其實，這件事還未完全決定）。我家本來訂了三份早報和兩份晚報，太太馬上做了決定，告訴送報人說：「從明天起減掉一份早報和一份

晚報。」

我回到家，她說起這件事的時候，我就這麼想：我家的情形如此，別家的情形也會如此。米和菜是非買不可，報紙是可以少訂，雜誌是可以不看的。我們又怎麼敢在太太們和女兒們每天埋怨「今天這樣東西漲了多少，那樣東西漲了多少」的心情下去提高雜誌的售價，再刺激她們一下呢？如果乘這時期提高雜誌的售價，不訂不看的人一定很多，又是得不償失。

只好再撐下去了！不管怎樣，我們只願也只能犧牲一種刊物——「小讀者」。我們的「婦女雜誌」和「綜合月刊」是絕不

停刊的。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理由是：如果把它們都停掉，我們的前功就盡棄了，五年半來的努力就完全白費了！

「小讀者」停刊的時候，本來是可以早幾天宣佈的。我們想到那麼多的訂戶，決定要等到他們收到停刊信後才把停刊消息送到報館去。我們覺得這是一種禮貌。在給訂戶的信中，我們建議的處理餘款辦法是：一、暫存本社，等「小讀者」復刊時按原價寄滿期為止；二、暫存本社，留作購買本社即將出版的兒童叢書；三、立即退款。統計一下回信，願意等復刊的人佔百分之三十七，願意等買叢書

的人佔百分之四十一，希望立即退款的人佔百分之二十二。

還有不少的讀者們在回信中附言，寫道：

「我從創刊號起就開始閱讀和收存，現在停刊了，我覺得非常可惜。當然，我也瞭解你們的苦衷，一定是不得已的。」

「很惋惜！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見到它復刊。」

「我住在國外，常常介紹國內的朋友訂閱，沒有想到現在要停刊了，令人惋惜。」

「我最喜歡它，希望它很快復刊。」

「我感到萬分痛心。不久前中央日報副刊曾推

崇它，想不到幾天後它就宣佈停刊了。我們有點未滿期的餘款，可否請將過去出版的『小讀者』寄幾本來，我可贈送一些小朋們欣賞？」

「我們非常同情貴刊的措施，希望紙價早穩定，早日復刊。」

「我們全家人都感到無限的難過。」

「我希望這六個月趕快地過去。」

另有一位讀者在信中這樣寫：「貴刊停止發行，對已繳兩年訂閱費的訂戶來說，是一種背信行為；仍請按時出刊，維護貴刊的信譽。」

——轉載自二月二十五日

中央副刊

作家與書



桃麗絲·蕾辛

陳蒼多

Doris Lessing 及她的書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份最後一期的「時代雜誌」選出了年度最佳小說十本，其中有一本是桃麗絲·蕾辛（Doris Lessing）的「黑暗之前的夏天」（*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在十本小說的作者中，除了格林（Graham Greene）外，蕾辛和莫桃珂（Iris Murdoch）可說是僅有兩位享譽已久，且在文壇上已佔一席之地的作家。湊巧的是，她們兩位同是英國人，同是女作家。莫桃珂及其作品已見有人介紹，現謹就蕾辛及其作品加以簡介。

蕾辛作品的主题除了「黑白種族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對女性處境的關注。這兩個主题可以說是同一性質——對黑人及女性地位的強調——所以常常混合在一起。同時，我們也可以說，蕾辛在小說中是以細心查究婚姻，性生活和個人心理見長。

一九五〇年出版的「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是蕾辛的第一本小說也是最好的小說之一。本書敘述一位城市女孩嫁給一位非洲農場主人，以及她對自己的黑人佣僕的態度——這種態度反映了她內心

的不穩定，並且在最後自己產生了致命的結果。本書不但是一本小說，同時也是一則寓言——一則諷喻非洲黑白種族關係的寓言。

在蕾辛以後出版的作品中以「暴力孩童」(*Children of Violence* 1952—1969) 以及「金色筆記簿」(*The Golden Notebook* 1962) 最引人注意，也最爲業著討論。「暴力孩童」一共包含五部作品：「瑪莎·桂絲」(*Martha Quest*，quest 意爲「追求」，有象徵意味)，「適當的婚姻」(*A Proper Marriage*)，「暴風雨的漣漪」(*A Ripple from the Storm*)，「被陸地包圍」(*Land locked*) 以及「四門城市」(*The Four-Gated City*)。故事梗概是女主角瑪莎桂絲在羅得西亞(Rhodesia，作者故鄉)農場的成長，她拒絕扮演她母親那種自我侷限的角色，於是開始追求社會主義和無神論的天地，成爲維護黑人的熱心人士，後雖經歷婚姻的破滅，仍繼續追求做爲一個女人和做爲一個人的個人價值。在書中與瑪莎息息相關的一些「女性黑人的角色，她們是瑪莎潛在的將來的化身。瑪莎羨慕她們本能的生活模式，然而她也知道她們的缺陷，要做她們是不可能的。瑪莎很像喬治·伊麗特(George Eliot)「福洛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f Floss*)裏的瑪琪·杜莉維(Maggie Tulliver)，其實就是蕾辛所採用的技巧和她對行爲、動機和道德的清醒和不感傷的細心探究，也很接近喬治·伊麗特。又有人指出，蕾辛的論點和態度在很多方面都類似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書，甚至「暴力孩童」可以說全自「第二性」裏所有的章節——「童年」，「年輕女孩」，「性入門」……「母親」，「社會生活」……「獨立女人」等等——發展而成。值得注意的是，這部作品的第五本小說「四門城市」把倫敦描寫成可怕的夢魘，它的四扇門都由冥府門狗(Cerberus)把守，通向「壓縮」，「夢魘」，「性無能」的世界。瑪莎試圖從每扇門中尋求一條通徑，就如同但丁的「地獄」(*Inferno*)一樣具有象徵的意味。

「金色筆記簿」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作品，被認爲是英國六十年代最值得重視和與衆不同的小說，其內容最顯著的特點是對女人各層面的忠實描述。本書像一闌單一樂章的交響曲，却又分成四個不同的小樂章，每個樂

章由一本筆記簿代表。這四本筆記簿是由一位患了「思想阻礙」病症的女作家安娜伊拉 (Anna-Ella) 寫成，每一本筆記簿都有一個「說教」的主題：黑色筆記簿是在非洲的有關經驗；紅色筆記簿涉及政治——共產主義神話的幻滅；藍色筆記簿記述與男人的關係，夢，以及跟精神分析醫生的研討；黃色筆記簿是一些虛構故事的集成。女主角在本書中強調自己是一位「自由女人」(free woman)，因此她抨擊男性的高傲，粗魯，性無能和無能力，同時書中大部份都在描述她自己在性方面的挫折（這當然又歸咎於男人）——例如，「像男人一樣地生活」的嘗試終歸成了泡影，因為她一旦像男人一樣自由地與女人發生性關係，最後還是充滿屈辱和倚附而不自主的感覺。她聰明，誠實，燃燒著信心之火，但最後却成爲一位討人嫌的人。這是女性令人悲傷的現世難題，也是蕾辛試圖引起世人注意的主題所在。就被選爲年度十大最佳小說之一的「黑暗之前的夏天」而言，這個主題也很明顯。本書描寫女主角凱蒂·布朗 (Kate Brown) 利用丈夫到國外工作的時間，享受了一個自由，探險，自我發現的夏天（這期間曾與一位比自己年輕的男人有外遇），但自己終究感到憤恨和膽寒。論者認爲蕾辛在小說中間接地採用「下入地獄」(descent into hell) 的未必有方式，也就是「錯亂」(dislocation) 和「破碎」(frAGMENTATION) 的隱喻：她筆下的女人就像希臘神話中地獄女皇佩色風 (Persephone)，間歇地從下界出現來告訴我們什麼事情——通常是「性」——發生了差錯。她的每本小說中似乎埋藏有一顆炸彈，凡是女人想超越擔當主婦和母親角色的傳統，那麼在她們試圖脫離男人生活，或者甚至與男人生活在一起時，炸彈都會爆炸開來。這就是女人的困境和難題。蕾辛小說中的所有女人多多少少都是被強姦過的，這就是炸彈爆炸的現象。她說，「今日，要分辨美妙和可怕的事是很困難的。」所以她在「四門城市」中從事可對怕事物的深入探究。

蕾辛於一九一九年生於波斯（一九三五年改稱伊朗），五歲時全家移住南羅得西亞。一九二九年到英格蘭，一直住在那兒。現年五十五歲的她已經出版了二十幾本書，包括小說，短篇小說，報導，詩以及戲劇。倫敦泰晤士報在評論她的小說「下入地獄的簡報」(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 一書時說她「已經成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一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二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三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四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九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期	一五元
第十一期	一五元
第十二期	二〇元
第十三期	二〇元
第十四期	二〇元
第十五期	二〇元

一至十五期合購優待價二〇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注：第一期，第三期，第七期剩書較少，部份封面稍有污損，惟如有缺頁，倒裝者，仍可寄回更換。

爲一位全球性的小說家。紐約時報在批評她的另一本小說「賈克·歐克內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Jack Orney*)時更說她是「包括喬治·伊麗特，康拉德和D·H·勞倫斯的『偉大傳統』中最具創造的下一代……」她的成就由此可見一斑。

附言：蕾辛最近又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愛的習慣」(*The Habit of Loving*)，每篇故事幾乎都在強調一個主題：凡是想「活」的人顯然多少都被命運要去「愛」。

何欣

無處 可飛的人們

(下)

評王默人短篇小說集「沒有翅膀的鳥」

「防波堤的約會」和「望着海上的人」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兩篇故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今天的青年人所有的苦惱與希望。主角器予是位中學生，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對於他的生活感到厭倦，因為生活對他而言太單調太缺乏刺激了，他要「讓自己從狹小的斗室裏走出來，從整天到晚面對着那些課本，讀得頭暈腦脹的昏昏的困倦中走出來；從父親母親他們那種望子成龍的急迫的心情中走出來，走向自己。」器予不是個能適應那種（今天多少中學甚至大學生所過的）生活的人，他不能依照父母為他安排的路順利地走下去，那就是「拼死命地也要考上大學，戴上方帽子之後，又要拼死命地擠到外國去留學」。他的失敗使他在家裏過着痛苦而沮喪的生活，因為今天的做父母的都願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夠到外國去留學，如果不能達成這一目標，便是沾辱了家門。他父親對他的懲罰使他精神痛苦不堪。

父母為甚麼非把兒女往外國送呢？器予想到這個問題，但他沒有找到答案，他只看到隣居陳老伯陳伯母的生活實在值得人同情（今天這兒够有多少這樣的人啊）！作者很經濟地舉了一個感人至深的行動來說

明。陳老伯「難耐得祇有整天將兒女的來信放在口袋裏，祇要一想起就拿出來看，一封接一封地念着，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吃飯的時候也要停下來念，甚至睡了覺也要爬起來再念；念給他自己聽，也要念給他的老伴兒聽……他屋裏茶几上、桌子上、床頭邊、衣櫃裏，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兒女的來信……」這一封接一封，一遍又一遍」構成了陳老伯和陳伯母的精神之所寄託。器子不禁要問：「爲了甚麼？」

於是海又給他很大的誘惑：「……在海上求生存的人是那麼接近自然，是那麼接近真實，又是那麼充滿着生命力，是那麼讓自己完全屬於自己。」他決定到海上求生存，去尋找真實，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漁夫阿松叔答應他，但他也跟父親正面衝突起來。這衝突是必然的，父親希望於兒子的是戴方帽子，不是生活。他父親不再承認他這個兒子，他的女友靜雯不再承認他這個愛人。他得到了勝利，但他付出的代價是相當高的，但他終於能「朝着海豐號那艘漁船跨着大步走去」。

這種犧牲是必要的，要想「走向自己」，必須棄絕一切束縛，使自己還元成一個最單純與原始的人，

例如福克納的「熊」裏的孩子，要放棄一切所有物才能看見象徵着高貴的曠野精神的熊；貝婁在「兩王亨得森」中，使富商亨得森到野蠻的非洲，把隨身帶的一切文明產物棄絕，甚至呼出肚中的氣，才能同獅子相處。這雖屬寓言，但確有真實性，如器子不放棄他所放棄的那些，又怎能去海上呢？背着那些束縛時又怎能發現自己的真實呢？

「喝酒的晚上」裏那三個小公務員的生活更是單調得可怕，「成年累月地面對着那些乏味的公文，面對着那些每天只顯得匆匆忙忙地在趕着打卡的日子，人就變成了機械。」人既變成了乏味的工作的機器，自然就不再有個人的期望，也無法在工作中表現自己的創造力，也就泯滅了個性，失去了自己，個人成爲一個無關緊要的小螺絲釘，無處可發揮一己的進取的精神。這也正是許多西方作家所關懷的問題。每個人都呆癡地動來動去，只是蠕動而已。其結果自然是孤獨、迷茫、徘徊。這篇故事裏的主角祖旺的公共生活是如此，而家庭生活裏也無人能理解他的乏味，父母不了解他這種孤獨感，母親只盼望着他結婚。如此而已。年輕時的所謂雄心勃勃，拋進這個大社會中之後

，便像埋在灰中的火柱，慢慢熄滅了。還有甚麼比這更可怕呢？這篇故事向我們解釋了何以今天許多人都有那種灰色的人生觀，不復有春天裏那種欣欣向榮的活力。

「玻璃上的蒼蠅」裏寫一個在醫院裏開過刀休養的小孩子的一些零星感觸，這篇是以這個孩子的觀點和口吻寫的，雖然有極少部分是作者解釋性的敘述。這篇發表於一九六九年七月的短篇故事的寫作技巧，我覺得是使用了意識流的方法。

被西方幾位大師所發展的這種寫作技巧被介紹到我們的作品中之後，差不多是被簡化成故事主角的不接續的獨語。當時有些讀西方文學的作家也只停留在這一個層面上。這一技巧曾為許多作家所模仿，但泰半都缺乏深度，因為這些作品實際上並沒有觸及先語言層的心靈活動。從這一角度而言，「玻璃上的蒼蠅」不是一件成功的作品。

「春燕」是一個中篇故事，在基本精神跟這個集子裏其他的故事都不同。「春燕」裏的故事發生在抗戰期間，不屬於今天。抗戰的時期，迷茫、孤獨、疏離，這一類的名詞根本不存在，每個人都為了一個共同

的大目標而獻身，一切為了最後的勝利；每個人都直接間接參加了抗戰的行列，共同對付一個殘暴的敵人。這種生活是緊張的，是有意義的，哪還有對生活感到空虛這回事兒呢！每個人恨敵人，愛自己的同胞，患難使大家緊緊團結在一起。這種精神具體而感人地表現在「春燕」裏面。小學教師春燕就在隨時可能有日本鬼子來蹂躪的威脅下，認真地盡她的責任，學校的工友張老爹說她「作事一點也不含糊咧，除非是日本鬼子來了，大家都得躲避，要不然，她可從來沒有提早下過課。我就沒有見過像妳姐姐這麼熱心的，她真恨不得一天就把那些小蘿蔔頭兒都教成孔夫子。」她忠於她的愛人鄭聯生，鄭聯生因為目睹沈師母被日本鬼子蹂躪，憤而同沈老師參加了抗日工作。雖然聯生離開了好幾年，且一點兒音訊也沒有。後來有消息說沈老師犧牲了，而聯生的生死不明，在另一位同學又同事的向暉不斷向她示愛意的情况下，春燕意志堅決，絕無絲毫動搖。春燕的母親，也是位典型的良母，爲了兩個女孩子而處處犧牲自己，她勸春燕不必苦等，因爲在這亂世，一個二十歲出頭兒的大姑娘實在應出嫁，免得有麻煩。她的妹妹春桃又是絕不在姐姐出

嫁前結婚。這些因素都在逼着春燕不能死等聯生，但她抗拒着這種精神上的壓力，而苦苦等待。這種忠貞被她應用在孝順母親，關懷妹妹，關懷沈老師的兒子，忠於責任等等方面，成爲一個標準的中華兒女。

向暉對春燕的愛也表示在對她的安慰和關懷，當他知道春燕對於聯生的忠情不渝時，悄悄決定去大後方參加抗敵的工作。在同春燕道別時，說衷心希望她和聯生的幸福。他把對個人的愛化做對整個國家之愛，這樣的人物在抗戰時候是屢見不鮮的，這樣的人物當然不會有失落、沮喪之感。

這篇故事中每個人物都寫得十分可愛，春燕的妹妹春桃堅持「姐姐沒有出嫁，我也不打算嫁人」，雖然這個理由相當地牽強，而不能令人信服地表示出春桃對姐姐的關懷。最後爲了安慰病中的母親，春桃還是屈從了母親與姐姐的意思先結婚，了却母親一樁心事。我們會感到春桃固執於自己的信念的行動非常可愛，因爲她出於真誠。張老爹，一個十分樸實的工友，對人的態度够多麼親切，處處替別人著想。

故事是個快樂的結局，抗戰勝利，戰爭結束，每個中國人都快樂而興奮。聯生的返回故鄉，把生命帶

給苦苦等待的春燕，也使春燕的母親在臨終之前能夠知道戰爭結束的消息和春燕最後能得到幸福，她得到了安慰。

「吹個口哨罷」裏寫的不是一個單獨的故事，主角是搬運公司的一個司機阿樹。先是阿樹的雇主是個「牙齒都掉光了，說話關不住風，含含糊糊的，別人聽不太清楚的」老太婆，在搬運她那家具的途中，對於司機的嘮嘮叨叨幾乎超過了阿樹的忍耐所能承受的程度，但阿樹還是耐着性子聽她指揮，幫她布置，聽她敘述她的兒子女兒遠在美國，談到這些時心花怒放，「笑得兩隻眼睛眯成一條細縫兒，嘴巴也顯得更癱下去了」。當阿樹問她何以不去外國和兒女同住時，她的笑容收斂起來，她的回答「我去過一趟，他們都整天忙到晚，我住不慣，就回來了」。和「我不圖別的什麼，祇想回來享享清福」就暗示出這位老太婆孤獨地住在家裏的淒涼了。作者沒有事半功半地描寫她的孤獨，只寫了她講這句話時的語調遲緩和有點兒顫抖，但已道出她的孤苦和「苦涼涼的」，阿樹變得對她非常同情。

接着，作者又寫了阿樹的母親和他同母親的生活

，他想到自己的母親對他的教誨和他的掙扎努力以及他在事業上的成功。這自然是因為那老太婆而念及母親的，母親辛苦地過着窮困的生活，但這老太婆過得舒舒服服的，也不見得能享清福。

第三部分寫阿樹同一個咖啡女郎的厮混以及他的房東太太勸他討一個太太，過一種安定的生活。這部份寫得相當長，相當詳盡，讀來覺得這是另一個故事，同第一部分所寫的老太婆搬家的事並無連繫，因為這部分只是敘述了阿樹的孤身生活的一面，並非前兩部分發展的結果。從描寫阿樹的角度看，這兩部分所選擇的事件都說明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對那老太婆，對他的房東太太，對那個咖啡女郎，他都表現出他的誠樸的本質。咖啡女郎阿花，也和「望着海上的人」裏的妓女一樣，職業並沒有使他們泯滅人性，阿花曾向阿樹說：「你應該知道，到這種場合來，就該學得聰明些，不能存心認真。這裏每天人來人往，大家都是圖個眼前快樂……」她不願把阿樹這個老實人「拖累」。

「婚慶」裏的子超仍屬於那「感到無可奈何，只求享樂一番」的人中間的一個。他讀書的時候，因為中文好，英文也好，倍為同學羨慕，深為隣居贊揚。

跨出校門，考進一家公司。在那間狹小的辦公室裏，一晃就是十年。生活是單調乏味的，只沿着一條軌道走——寫信、打字。他屬於中產階級，收入優於海員和司機，所以他能在舞廳裏去消磨，而尋求一時的刺激則是一樣的。留在家裏的妻子君佩獨守空帷，她的生活更是孤獨，更是一無所有，更是單調的熬苦。「那無數個漫長的黑夜，她總是獨自一個人坐在燈下等他回來，每天都要等到三更半夜。她手上編織着毛衣，嘴上不時打着呵欠，兩塊眼皮越來越重，她也還是勉強自己編織着。有時編好一大截，明明找不出一點什麼毛病，也還無緣無故地順手一下解散開來。解開來再編，就是這麼沒有事找事做，藉着這個打發時間。」君佩真是世人眼裏的賢妻良母，忍受着被丈夫的忽視，忍受着丈夫同舞女們的厮混——「她明明知道沒法完全得到他，心裏總歸生氣。……夫妻到底總是夫妻，她也仍然覺得滿足……」，她「總是裝得一點也不在意，還是顯得那麼快樂樂的樣子」。這樣的賢妻良母也可能是舊時代的產物，在今天恐怕難再見到了。今日的婦女畢竟不再是安分守己的，她們是早已被娜拉喚醒了。

□

在好幾篇故事裏，作者刻畫了幾位老一代的母親，而且多半都是寡婦，因為無人可以依賴，在教育兒女方面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她們多半都有我們的傳統美德，她們有堅毅不拔的奮鬥精神。她們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接受生活的挑戰。爲了兒女的未來，她們做最大的犧牲，完全沒有了自己。她們的堅強意志能克服一切困難。她們同那些對生活感到茫然迷失的年輕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覺得寫得特別突出的是「彎曲的叉路」裏的蓉蓉的母親，她力阻蓉蓉爲了減輕她的負擔而嫁給一個她一些也不愛的人。「春燕」裏的母親爲了兩個女兒的未來受盡煎熬，但從無怨語。母愛是偉大的。誠然，從這些母親身上，我們了解了自我犧牲的意義。

在今天臺灣社會裏，我們常常聽到或看到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感到的孤獨寂寞，他們的孤獨是因為把兒女都送到美國或其他不屬祖國的地方，兒女在外國定居了，成家了，便不再飛回來，甚至連爲他們求學與赴國外深造而做了極大犧牲的父母也冷淡了。留在臺灣的父母，只有極少數「有辦法」的人移民到外國，再爲子女去看顧他們的子女，大部分都在孤獨的思念裏生活，「防波堤上的約會」裏陳老伯和陳伯母之沒

有在空虛生活中精神崩潰，只是靠着「到處都可以看到兒女的來信，翻來翻去可真讀不完」。爲甚麼這些父母非千方百計把兒女送到外國去「深造」而在外國做些並不足以光耀門第的小差事呢？因爲默人沒有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所以沒有分析其原因。我想不單純是「虛榮心」吧？不論爲了甚麼，他們總是缺乏民族自尊心，且不太熱愛他們自己的土地，寧願兒女去外國而自己在國內忍受孤獨，那些子女又久而久之地便「外國化」了。爲父母的對兒女之成爲「全盤西化」更是格外感到光榮吧？索忍尼辛被一個爲他所不喜的政權放逐，但他們夫婦一再地提到他們終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祖國與自己的同胞之間。這種「愛」該是一切生活的原動力吧？

最後我想提到默人作品中最大的缺點就是每篇短篇小說，除「春燕」之外，都缺乏兩個互相衝突的因素在其衝突的發展中所造成的緊張與力量。例如在「婚慶」中，因爲君佩和劉芳未能成爲撕扯子超的兩個相反的力量，所以子超並未表現出他在這兩個相反力量量的衝突中所感到的痛苦，因之也減弱了那篇作品的感人力量。

從一九八四談人類思想組織化的危機

黃燕德

■一、兩點說明

A：思想：本文所謂思想不是指的人類運用理智的過程，不是指的人類推理判斷的能力，而是指的上述動作的結果。簡言之，此處的思想是名詞，而不是動詞。

B：組織化：本文所謂組織化不是指的有系統地整理，不是基於人類追求真理所努力的將思想條理化，而是指的由於不可抗拒的外在壓力，將人類的思想加以規定、限制，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外表。

■二、「一九八四」是什麼？

- 「一九八四」是一個被人賦予意義的數字，代表一個時間，也代表一個空間，為了更明晰起見，我們假定以目前作者執筆的一刻為起點，則「一九八四」是十一年後的「現在」，可是，這個「現在」在現在來說，却是一個「未來」。雖然我們以為形上學上的因果律是普遍而必然的，但任何「未來」都包含了許多的「不可知」。有人企圖解開這個「不可知」，他是英國的 George Orwell，他運用他豐富的想像力，創造了「一九八四」，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不到一年便再版了四次，至今仍是英美國家的暢銷書。書中，他首創 Big Brother 一詞，已成目前國際政界及文壇上廣泛運用的語詞。

■ 11. Big Brother 略探

作者以 Big Brother 爲一九八四年代大洋國的精神統帥，沒有人見過他，但人人覺得處處受他的監視，作者如此描繪 Big Brother ..

「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四十五歲上下，兩撇濃黑八字鬚，一付粗線條的輪廓。」
作者說 Big Brother 的臉「從各個要點居高臨下向你看着」，而且各處有九幅標語：

「Big Brother 正在監視着你。」

全書中，Big Brother 一直在幕後扮演一個恐怖、迷離而又晦暗的角色，但是在大洋國而言，無疑的他思想的統治者，或者說執政者藉以把持政權而烘托出一個象徵。Big Brother 只是一個名稱，像天主教中的天主，佛教中的佛陀，或者像以色列的戴揚，阿拉伯世界中的沙達特，都只是一個象徵而已。雖則上述人在世俗的價值觀念下有善惡之分，但純粹就表徵爲表徵而言，却是相通的

■ 四、「一九八四」本事

假定「一九八四」是一部由大衛連或比利懷德執導的影片，我願意無酬的爲前者、有條件的替後者撰寫這樣的本事：

「一九八四年代，世界上僅存大洋、東亞、歐亞三國，男主角 Winston Smith 是大洋國人，在『一座巨型金字塔，完全由白色水泥所構成，一層又一層，高聳入雲，高達三百公尺』的真理部上班，他被教以服從 Big Brother，但他經常在內心吶喊，甚至在紙上激動的寫着『打倒 Big Brother』；他有一種幻想，以爲真理部中一位重要崇高的內層黨員 O'Brien 『思想有問題』，他以爲『假使沒有電視屏的監視，而你又只和他單獨在一起的時候，那麼你就可以把你的心腹話全告訴他。』」
Winston Smith 有一段時候和真理部的女職員 Julia 進行一種『再過一分鐘，說不上是哪一個人主動，她已經倒在他的懷裏』的戀愛，並偷偷摸摸冒險賃屋相聚。

後來 Winston Smith 和 Julia 受到 O'Brien 吸引，加入所謂『兄弟們』的一個地下組織，反抗 Big Brother，旋即被逮，由 O'Brien 負責審訊他，使他『進步』。

被釋後，Winston Smith 行屍走肉地活着，遇過 Julia，她的肉『已不像肉而像石頭』，他們索然無味的互相提對自己出賣了對方。」

■五、到底思想組織化之後會產生什麼危機

A、人不成爲人。

我們雖不如笛卡兒那麼極端的以爲思想是人的本質，但是思想却無可諱言的使「人」異於「非人」。在「一九八四」中，「大家頭腦裏都裝着同一的思想，嘴巴裏都喊着一樣的口號，甚至於三億人的臉子也都是個模型裏鑄造出來的」。

我們必須很遺憾的以爲，在一九八四年代中大洋國的「人」只是一種「非人」的動物。

B、哲學被槍斃。

哲學的可貴在於思想的紛歧，不同的思想交互成哲學的火花。世界原是多面的，角度原是不同的，如果有人妄想統一哲學，則我們除了嘉許他的壯志，讚美他的勇氣之外，還得深深同情他必然失敗的哀傷。

在「一九八四」中，『最後黨說二加二等於五，你也得心悅誠服的相信。這是不成問題的，他們遲早一定會這樣說的。照他們的邏輯是非要走到這個地步不可。不僅是個人的經驗，甚至於所謂永恆的真理，他們的哲學思想裏，也照樣可以否定。假使你的想法和他們不同，他們就把你殺掉，這還不算可怕，可怕的却是他們也許真是對的。因爲到了最後，你怎麼能夠知道二加二等於四呢？怎麼知道過去的確不可以改變的呢？假使過去和外在世界都僅僅存在心中，而心的本身又是一個可以控制的東西，那麼還有什麼可說呢？』

有的，答案是：他們槍斃了哲學。

C、世界被強姦。

維繫世界的，不是科學上的新發現，而是倫理道德、是非觀念的普遍及發揚。

在「一九八四」中，Julia「飛快的把全身的衣服都脫下來，順手把它們四散丟開。那個姿態的動人，真好像是一整個的文明在她這一舉手之間，就完全消滅掉了一樣。」

男主角甚至以為性交是「對於黨的一個打擊。是一個政治性的行爲」。對於性交而言，這真是最大的侮辱，性交決非僅是肉體的接觸，而是互愛者雙方靈魂的合一。

D、以及其他。

（敘述者聲音咽然而斷，遠處傳來鬼哭。）

■六、最後的禱告夢中。

荒山。小屋。老人。

老人對他的瘦狗說：

「神會賜給你足夠的智慧，讓你獨力的思考。神會賜給你聖潔的靈魂，讓你知道爲真愛而性交。」

（請衆同禱）。

本社叢書之5·亮軒著

一個讀書的故事

每册30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郵政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郵票通用）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序次劃筆名姓依後先列排



孟瑤

孟瑤，原名揚宗珍，湖北省漢口市人，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畢業，歷任國立師範大學、中興大學、南洋大學副教授及教授等職。於民國三十八年開始寫作。

孟瑤她有兩枝筆，一枝用來寫小說，一枝用來作學術。同時她也有兩種口才，一種用來傳道、授業與解惑，另一種用來唱讀皮黃。

由於出身自一個中等家庭，祖父為一儒醫，父親是公務員，加上早年喪母，失去了別人所有的美麗童年歲月，較喜歡一人兀自沉思，耽於幻想，因而促使她常將一切的夢想，訴諸文字，自幼便常塗塗寫寫的，及長，到了臺灣之後，才將全部心力放置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之上。十歲左右，把時間都消磨在南京，對於這六朝勝地，十分地眷戀，二十歲時，在抗戰聖地的重慶，留下了更多的回憶，這些經歷都成了她寫作的最好題材，再加上到了臺灣後，生活習慣的變異，種種不適的心理狀態，都一一成了她創作的對象，這些寶藏對孟瑤來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在創作小說的同時，她還寫了兩部巨大的學術著作，那便是著名

的「中國小說史」、與「中國戲劇史」，尤其是「中國小說史」，更是超越了前人的同類著作，為當今最佳的版本。

由於和戲劇家俞大綱先生有著深厚的家世淵源，因此雖然在忙碌的工作之餘，仍然酷嗜平劇，閒時常以唱讀為樂。孟瑤的確是位多姿多采的作家，但在婚姻上却是失敗的。

她現有二子，一在美國學微生物，就職於杏林，一在加拿大，研究心理學。最近孟瑤得一孫女，健康活潑，這些都是她的希望。



姜 貴

姜貴，原名王林渡，山東諸城人，民國前三年十一月三日生，私立北平鐵路學院畢業，曾任中央黨部幹事、皖民廳視察及科長、第三方面軍司令部課長及秘書、中國工礦銀行總管理處秘書、江海銀行秘書處長等職，於民國十八年開始寫作。

姜貴在此地是一則傳說，他從事寫作近五十年，各地書肆、書坊都陳列有他的著作，但是他始終遭到冷落，直到六十二年夏天，由夏志清的提醒，衆人才彷彿醍醐灌頂般地尋起他來，如今他已成了傳奇人物。

姜貴先生出身自一個藥商世家，民國十年到濟南讀舊制的山東省立一中，次年轉學青島膠濟中學。十三年，正值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姜貴就在幾位中學老師的賞識下，加入了國民黨，隔了兩年，中學畢業，鑒於革命風潮雲湧，毅然捨棄了升學的機會，跑到廣州參加中央黨部的青年工作。北伐完成後，在南京辭去了黨部的職務，到北平繼續去完成他未竟的學業。費了一番周折，進了北平鐵路學院，供職於津浦鐵路。

抗戰期間姜貴投入了戰爭的大熔爐，由上尉歷升至上校。戰後轉業銀行界，並且自營商業，正在稍有成就之際，共匪叛亂，整個神州變色，無奈，於三十七年十二月，携一妻兩子渡海來臺。起初仍然經營商業，然一切憑藉早已失落。旋即失敗。這時的姜貴，面對着妻病子幼，回顧着河山的破碎，心中十分沉痛，目睹中國有史以來的浩劫，便逕自收起這份惆悵之情，寫下了「旋風」，冷靜地分析了共產黨的一時得逞與終必像旋風似地灑散、失敗。緊接着「旋風」之後，他又寫下了「重陽」。所為的只是想紀錄下中國千百年來未有之變局，他說：「我的目的只在重現那一時代的那一種特異的氣氛，給人重新感受，重新體會，用以『紀惡為戒』而已。或有人以為這個想法有近冬烘，而且為時已晚，我却並不那樣悲觀。胡適之先生一再提及的『功不唐捐』，我相信那句話。」（「重陽」序）。這兩部書引起了國內外的注意，但却使他喫盡了苦頭。爲了出版這兩部書，他負債十餘載，至今仍未能清償，後來爲生活所迫，寫了許多「遷就」的小說。由於需要應付稿費，多所遷就，多所顧忌，自我約束過甚，遂無佳作可言矣。在這些「遷就小說」中，姜貴獨鍾愛「碧海青天夜夜心」，他直言：「覺得是一本好書。」因為他認爲在衆多「應制之作」中，這書是他發揮最大限度的一部了。

多年以來，自從「重陽」遭到埋沒已經十年，姜貴也不是不想寫部自己的小說，可是苦於生活費用無着，不能完成似乎已成定局。他也不斷地提醒非難他底小說稱不上「完整」的人說，對於寫作他是個「外行」，就像在另一部小說「春城」中的主角鄭同基一樣的外行，雖然他已經是衆口公認的一位反共作家了，但是在現實咄咄逼人，重重磨難的情景下，他無奈而失望地道出了這樣的一段話：

「現在，我正多方設法，作種種嘗試，企圖從寫作這一行裏退出。幹這一行硬是會餓死人的。」

難道我們只能扼腕地任這樣一位可能將是中國的偉大作家，真成了一則「傳說」？

姜貴現有三子已長，妻子去世後，決定不娶，鰥居終身。「旋風」一書有美人羅體模 (Timothy Ross)

所譯之英文譯本 (*The Whirlwind*)



蘇雪林

蘇雪林，名梅，雪林爲字，安徽省太平縣人，北平女子高等

師範中文系畢業，留學法國巴黎大學語文系，曾任教於蘇州東吳大學、上海滬江大學、安徽省立安徽大學、國立武漢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等，約於五四運動不久後開始寫作。

蘇雪林，原名梅，今以字行。曾用過「杜芳」、「天嬰」、「野隼」、「綠漪」的筆名，今皆廢棄不用，唯用「蘇雪林」三字。原籍安徽太平縣，祖父游宦江浙。蘇氏出生浙江之瑞安，長大於斯。民國光復後始返故鄉。民國六年卒業於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便於母校之附屬小學服務，有兩年之久。民國八年，升學北平女子高等師範中文系。十年，考取由吳稚暉、李石曾先生所創辦的里昂中法學院，遂負笈赴法。

到了法國蘇氏眼見自己體弱多病，但於繪畫多有所根柢，決志習畫，便轉入里昂國立藝術學院，兼習法文。肄業兩年餘，以母病輟學歸鄉。遵親命與南昌張寶齡先生結婚，從此不得赴法，遂與其外子偕同任教於蘇州東吳大學，旋又移硯上海滬江大學，一年後又返東吳。民國十九年，省立安徽大學成立，蘇氏便赴皖執教，服務鄉梓。二十年，就國立武漢大學之聘。抗日戰爭起，隨校入川，勝利後又返武昌，凡留武大十八載。民國三十八年，赤燄延至長江，棄職赴長沙，凡三閱月，戰火復逼近京滬，無奈，只得離滬，應香港真理學會之聘，任編輯一職。一年後，又赴巴黎蒐購神話書籍，兼在法蘭西學院旁聽巴比倫與亞述之宗教神話課，民國四十四年返回臺灣，任教省立師範學院，四十五年，成功大學改制，遂至臺南任教十七年迄今。六十二年八月遵例退休，使得她的教學生涯因此告一段落。

蘇氏天資穎悟，以自修之力，能為古文舊詩詞，她的詩係從小倉山房入手，主性靈說，又出入於青蓮、工部、東坡、放翁之間，能為數百言古體，使筆伶巧，酣暢恣意。求學北平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狂瀾過去不久，蘇氏立刻捨棄舊學，投身新文藝之創作。抱殘守缺者每為惜之，她說：「舊文字氣運已盡，一姓不再興，且吾人於古文詞能做到太史公、唐宋八家，舊體詩能做到李杜蘇黃，亦不過一假古董，一複製品而已，有何意義？」再者因蘇氏沈酣於故紙堆中甚久，能汲取其營養而不為所縛，因此才能寫出如「綠天」、「鳩那羅的眼睛」、「天馬集」那般典雅的語體文。

蘇氏自稱「學人氣息過於文人」，一生著作仍以學術性論述為多，至於文藝創作，如小說、戲劇畢竟因為興趣不屬，又不願自學術研究上分心，因此為數甚少。

蘇氏研究楚辭多年，撰成「屈賦新探」四集約一百四、五十萬字，第一集「屈原與九歌」已出版，第二集「天問正簡」亦在排印中。於這部付出了全部心血、時間的論著中，她主張中國在秦以前就已二度接受域外文化，戰國之學術黃金時代，亦係受到外來文化的刺激從而發生。屈原的作品，尤其「天問」，更是充滿了域外文化之色彩。蘇氏自信該書可以使中國古代史、學術文化史完全為之改觀。關係之大，可以想見。

蘇氏的學術性散文已結集者約三十種。四百餘萬言，尚有詩經研究及他稿亦有數百萬字未印，現在家中就是整理這一批心血，預備出版。

書評書目叢書之1·林柏燕著

文學探索

每冊30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郵政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郵票通用）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作家書目

作者	書名	類別	出版者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已印 版數	存書 有否	備註
孟瑤	中國戲曲史	學術論著	文星書店	五四	一〇〇	四十	九一〇	有	有	改由傳記文學社出版
孟瑤	中國小說史	學術論著	文星書店	五四	一〇〇	四十	七〇六	有	有	改由傳記文學社出版
孟瑤	畸零人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四〇	卅二	三六九	有	有	
孟瑤	斜暉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一五	卅二	一三八	有	有	
孟瑤	亂離人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一五	卅二	一五七	有	有	
孟瑤	含羞草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九			有	有	
孟瑤	太陽下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三〇	卅二	二六〇	有	有	
孟瑤	食人樹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二〇	卅二	二一八	有	有	
孟瑤	浮雲白日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四〇	卅二	三八四	有	有	
孟瑤	翦夢記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一五			有	有	
孟瑤	退潮的海灘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一二			有	有	
孟瑤	學生的故事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六〇	卅二	六三八	有	有	
孟瑤	心園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二〇	卅二	一八一	有	有	
孟瑤	窮巷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一〇	卅二		有	有	
孟瑤	踩著碎夢	長篇小說	皇冠出版社		一二	卅二		有	有	

姜貴	桐柏山	長篇小說	幼獅文化公司	六三		排印中			
姜貴	白馬篇	長篇小說	幼獅文化公司	六三		排印中			
姜貴	賣醉人家	長篇小說	高雄中國晚報		未完，連載中				
姜貴	六月霜	短篇小說	臺南文心書局		稿被印刷所遺失				
姜貴	夜半	短篇小說	臺北博愛圖書公司						
姜貴	五絃秋				無	待版			
姜貴	無違集	雜文	幼獅文化公司	六三		無			
蘇雪林	唐詩概論	學術著作	商務印書館	二四	基九角	卅二	一九〇	二版	版權於民國二十二年售與商務
蘇雪林	青鳥集	散文集	商務印書館	二七		卅二	絕版		
蘇雪林	玉溪詩謎	學術著作	商務印書館	三五	基七角	卅二	一三〇	二版	
蘇雪林	遼金元文學	學術著作	商務印書館	三五	基八角	卅二	五五		
蘇雪林	一朵小白花	翻譯	香港真理學會	三九	港三元	卅二	二六〇		
蘇雪林	中國傳統文化與 天主古教	學術著作	香港真理學會	四〇	港五角	四十	四七		
蘇雪林	梵唄萊童話集	翻譯	正中書局	四三		卅二	一六〇		
蘇雪林	棘心	創作小說	光啓出版社	四四		卅二	二二	五版	
蘇雪林	歸鴻集	散文集	暢流社	四四	七	卅二	一八三	五版	
蘇雪林	中國文學史	學術著作	光啓出版社	四五	三八	廿四	二七八	二版	
蘇雪林	崑崙之謎	學術著作	中央文物供應社	四五	七	卅二	二六		
蘇雪林	雪林自選集	選集	神州書局	四五		卅二	一四〇		

蘇雪林	天馬集	創作小說	三民書店	四五	卅二	二〇二	二版	
蘇雪林	歐遊攬勝	散文集	光啓出版社	四七	卅二	一六二	絕版	
蘇雪林	讀與寫	學術著作	光啓出版社	四八	卅二	二二二	六版	
蘇雪林	綠天	散文集	光啓出版社	四八	卅二	一六五	九版	
蘇雪林	最古的人類故事	學術著作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一九一		改收入愛眉文庫
蘇雪林	九歌中人神戀愛問題	學術著作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一七五		改收入愛眉文庫
蘇雪林	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	學術著作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二〇五	絕版	
蘇雪林	閒話戰爭	散文集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二一〇		改收入愛眉文庫
蘇雪林	眼淚的海	散文集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二五三	絕版	
蘇雪林	人生三部曲	散文集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一三五		改收入愛眉文庫
蘇雪林	我的生活	傳記文學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二五六		改收入愛眉文庫
蘇雪林	文壇話舊	選集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二〇五		改收入愛眉文庫
蘇雪林	我論魯迅	選集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二〇三		改收入愛眉文庫
蘇雪林	秀峰夜話	創作小說	文星書店	五六	四十一	一三七		改收入愛眉文庫
蘇雪林	鳩那羅的眼睛	散文集	商務印書館	五八	卅二	七二		
蘇雪林	南明忠烈傳	傳記文學	商務印書館	五八	四十四	三二七		
蘇雪林	屈原與九歌	學術著作	廣東出版社	六二	廿四	五二八		
蘇雪林	天問正簡	學術著作	廣東出版社	六三	廿四	五三〇		

• 皇冠出版社所出叢書，概不註明出版年月，故孟瑤女士大部份之著作，出版年月無從查明，因之闕如，特此向讀者致歉！

排印中



六月新書

衛 書

作者	書名	開本	定價	出版者	頁數	郵撥	備註
陳炯霖編	育兒百科全書	廿四	二二五	杏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一〇六八	一九〇二六	
陳炯明編	心臟與心臟病	廿四	九〇	杏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二七四	一九〇二六	
廖修平	版畫藝術	廿四	一三〇	雄獅圖書公司	二五七	一〇一〇三七	
劉其偉譯	水彩畫法	廿四	一二〇	雄獅圖書公司	二一八	一〇一〇三七	
蕭白	弦外集	卅二	三三	水芙蓉出版社	一六六	一九二七三	
崔焰焜	作品與作家	卅二	三〇	水芙蓉出版社	一七〇	一九二七三	
周冠華	大觀園就是自怡園	卅二	二〇	作者自印	六二	一〇二四三九	
林書堯	圖解美學	二十	二〇〇	作者自印	二八二		
游如鵬譯	大學女生之性意識	卅二	三六	銀河出版社	一九三	一〇一七七七	
謝霜天	心畫	卅二	三五	智燕出版社	二二四	一六七五	
陳漢墀	兩性之間的困境	廿四	一〇〇	賽珍珠基金會	四一七	一〇一七九七	

劉焜輝譯	愛與性	卅二	四五	漢文書店	三一三	一七二八〇
劉焜輝譯	創造的奧祕	卅二	三五	漢文書店	二〇七	一七二八〇
林莉倫	醜陋的新聞界續集	卅二	三八	將軍出版公司	一九〇	一〇〇七四四
王日隆譯	科技的噩夢	卅二	三八	將軍出版公司	二〇六	一〇〇七四四
陳明誠譯	日本的最後掙扎	卅二	三五	將軍出版公司	一七四	一〇〇七四四
遙星	小城風雨	卅二	三五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二〇八	一八〇六一
張國祥等	毒蓮	卅二	三五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二〇二	一八〇六一

五月新書補遺

作者	書名	開本	定價	出版者	頁數	郵撥	備註
沉櫻	拉丁學生	卅二	二八	陳瑛	一〇〇	一四二八〇	
林衡道編	故宮博物院與中國文化	卅二	四〇	青文出版社	二二三	五四三九	
盧勝彥	旅人的心聲	卅二	二八	企業世界社	二八九	中二一八五七	
繆培基譯	中小企業如何進軍國際市場	卅二	八〇	世界綜合出版社	二〇二	八四	
陳源明譯	開拓顧客與收款技術	卅二	六〇	新太出版社	二八四	一七七一〇	
謝霜天	綠樹	卅二	三五	智燕出版社	二一四	一六七五	
郭兀	荒島夢回	卅二	二五	光啓出版社	一五四	中二〇四七九	
黃宣範	語言學研究論叢	卅二	七〇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三五〇	一八〇六一	
琳之等	川西風雲	卅二	卅五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一四七	一八〇六一	
馮振凱	中國書法史	廿五	一〇〇	藝術圖書公司	二五六	一七六二〇	

衛書書簡

衛書

××先生：

自從爲您作了四、五期的「每月新書」之後，覺得此地的出版界實在也是够人寒心的了，因此想藉此來述說一下在臺灣作書目的種種困處。雖然都是些讓人不快的事，想必您也樂意聽我道來：

一、我作書目通常係以報紙的文化廣告爲首要情報來源，有了這批情報，作起書目來才有個準兒。可是這些新書的廣告，對我來說絲毫沒有用處，因爲有些書局在廣告上說（比如說）要在六月底前結束某書的預約，待我七月到書店去看，往往店員說要到八、九月才出書，迨書出版後，版權頁上却赫然印着「六月初版」等的字樣，明明是一本新書，却無法作成「每月新書」的書目。更有甚者，一次我（六月）在報上文化廣告欄見有五洲出版社「今日出版」新書一批，跑到書店一查，却全是一月甚或更早的出版物，在「眼不見不信」的工作原則下，勞心勞力莫此爲甚，此爲寒心之一。

一、您可以發現，在這麼多期的「每月新書欄」，沒有一本皇冠出版社的書，這問題最爲嚴重，因爲皇冠從來不在他們叢書的版權頁上註明出版年月與版次，使得一大批書成了出版界的「私生子」，我實在不知皇冠出版社這樣做的用心何在？若是作者們是以「賣斷」來讓渡著作權，那倒還則罷了，若是以「抽取版稅」爲方式的作者，豈不是要大喫悶虧了嗎？難怪我們一直無法作出一份像樣的書目。更怪的是，會有這麼多作家在他們出版社出書，這些作家也太不知愛惜自己的書了，連這樣一點小小的關心也不願付出，怎能再要求別人的關

心呢？凡事總須「天助自助」，責怪出版社的不負責任也不是事。此為寒心之二。

一、最近賺錢的書大行其道，每本書的印數都是二版、三版的直線上升，有些書更絕，爲了招徠讀者，索性書一出版，版權頁上便印上了「再版」或「三版」的字樣。這般的書，我想也就不必再去考慮是否要收在新書欄內，反正它所急的祇是賺錢而已。此為寒心之三。

一、我是個歡喜讀點書的人，可是這一陣子的經濟歪風，吹走了文學，吹走了一向捉襟見肘的讀書人，有些書實在把定價訂得太高，有些百來真的小書，竟訂至五十大元，另外最近有本「兩性之間的困境」，竟也訂到百元之譜，反觀某些優良的雜誌，尤其是有關文學的雜誌，如貴刊「書評書目」、「中外文學」，頁數本來就不少，定價總在二十元上下，我想您們絕不會把書價再漲高的，因爲對雜誌來說，這樣已是最大的飽和點了。此爲寒心之四。我真的很寄望讀書人們多訂雜誌，一則可以免去漲價之虞，一則可以「分期付款」買回大量的知識。

××先生，也許真是時代不同了，現在的社會已不知將文學放逐到什麼地方去了，文人發表的東西，似乎只有在文人之間流傳，「外人」很難搞得清楚，也許這幅煙幕幕得由貴刊大力揭起，這也是我在替貴刊做這項工作寒心之餘，僅存的一絲暖意了。

衛書敬上

六三、七、二一

評介「美國文學批評選」

思兼

中國是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來，都不愧為世界上文學遺產最豐富的國家。然而，反映文學藝術的鏡子——批評，却不能和創作成正比。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尙未走上正軌，與歐美文壇相較，在文學批評原理、方法與態度上，都難免有所遜色。近年來情況雖有改善，仍未能盡如人意。其所以致此，筆者三年前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癥結」（見文藝月刊廿二期諤諤篇專欄）一文中，曾提出三項主要原因：

第一、對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及批評原則，未妥善地加以整理發揚。

第二、對西洋各國的文學批評原理及方法，未有效地加以系統化介紹吸收。

第三、我們欠缺高水準的文學批評作品，欠缺有學養、有魄力、有遠見而又才學識兼備的高格批評家，更欠缺嚴肅認真的批評態度與心胸開闊的批評風氣。

這三個主要癥結之中，就第二點而言，翻譯西洋重要批評典籍，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却做得不够，筆者手頭所有此類書籍，也不過僅僅十餘種而已。

（一）詩學箋註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著，姚一葦譯註，中華書局。

（二）美學原理 柯羅齊（Benedetto Croce）著，朱光潛譯，正中書局。

（三）美學原論 柯羅齊（Benedetto Croce）著，傅東華譯，商務印書館。（此與上本同為一書，唯

譯者相異)

(四)文藝復興期之文藝批評 史賓根 (J. E. Spingarn) 著，正中書局編審部譯，常任俠校訂。

(五)文學評論之原理 溫徹斯特著，景昌極、錢堃新譯，商務印書館。

(六)歐洲近代文藝思潮 本間久雄著 (日人)，普天出版社。

(七)現代美國文藝思潮 卡靜著，申亦三譯，琥珀出版社。

(八)西洋文學批評史 衛姆塞特 (William K. Wimsatt, Jr.)，布魯克斯 (Cleanth Brooks) 合著，顏元叔譯，志文出版社。

(九)西洋文學術語彙刊 傑姆 (John Jump) 著，顏元叔譯，黎明出版社。(以上專著之類)

(十)現代詩論 梵樂希 (Paul Valery) 等著，曹葆華選譯，商務印書館。

(十一)美國文學批評選 威立克 (Rene Wellek) 等著，夏濟安等譯，林以亮編選，香港今日世界社。

(十二)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 艾略特 (T. S. Eliot) 著，杜國清譯，田園出版社。(以上論文集)

(十三)文藝批評淺說 周全平編撰，文星書局。

(十四)文藝批評研究 白沙編撰，巨人出版社。(以上根據西洋文學批評理論譯撰而成)

這十四本只是我個人書架上所有的，蒐羅未周，缺略難免，但也可窺見此類書籍之大概。其中林以亮編選的「美國文學批評選」最為精彩，以下且對此書作一鳥瞰式的介紹。

「美國文學批評選」，林以亮編選，今日世界社印行，民國五十年九月再版(初版日期待考，再版書籍不印初版時間，就書評之背景與外含部分而言，出版者難辭疏忽之咎，這雖是小節，也是許多出版者的通病，但却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書首的序中，林先生首先說明廿世紀以來，世界文學研究的重心，已經由歐陸逐漸轉移至美國。尤其是從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學者對文學各部門的研究，無論在質和量上，都足以和任何國家的貢獻媲美，如果不超越他們的話。美國各大學文學系課程的完備，師資的充份，學術空氣的濃厚，在在都足以使世界其他學府艷羨。由各研究機關和學校支持的定期文學刊物，非但給學者有

表現的機會，更是一種學術上成就的象徵。大批作家和知識份子，從歐洲流向美國，使美國具備了世界上研究文學最佳的環境。這本「美國文學批評選」，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

如何選擇這些批評論文呢，在書前的序中，林先生指出其編選方針爲：

主要是這些文章本身的價值和它們的作者的地位和對現代美國文學批評的貢獻。同時我還要借這個機會利用這些文章來介紹現代人對文學的「新的敏感」(Sensibility)和現代文學批評所採用的「新的方法學」(Methodology)。二十世紀文學思想的主要潮流之一就是對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反抗、批判和重新估價。舉一個例，白璧德的「浪漫的道德之現實面」是用古典主義的傳統和標準來糾正浪漫主義，還不見特出。泰特的「詩的三型」則是利用現代詩所啓發出來的「新的敏感」和現代批評所建立起來的「新的方法學」來批判浪漫主義的詩歌，使我

們走入了一個新的境域。

由此可見這本書的方針，一方面在選介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名篇，一方面在介紹「新的敏感」與「新的方法學」，俾助於中國文學批評之應用。

「美國文學批評選」收錄了十四篇譯文，全書又分作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總論性質，包括四篇論文：

(一)傳統與個人天才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艾略特 (T. S. Eliot) 著，夏濟安譯。

(二)浪漫的道德之現實面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著，梁實秋譯。

(三)文學理論、批評、文學史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威利克 (Rene Wellek)，華倫 (Warren) 合著，陳文湧譯。

(四)佛洛伊德與文學 (Freud and Literature) 屈零 (Lionel Trilling) 著，思果譯。

「傳統與個人天才」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批評論

文之一，艾略特於一九一七年發表此文時，才廿九歲。這篇文章主要在闡明天才獨創性與文學傳統之間的關係。艾略特指出：當我們稱揚一位詩人的時候，往往有過於強調他的作品裏面與眾不同之處的趨勢。如果我們並無這種成見，將會發現：不但是他的作品最優美的部分，甚而在最富於他的個性的部分，並非全無憑藉；他的好處可能就是古人先輩們藉以千古不朽的最得力之處。這裏所指的並非是易受別人影響的早期作品，而是完全成熟時期的作品。同時又認為：作家雖然必須遵循傳統，依從傳統，但是今古之間的關係，不祇是片面依從。一件嶄新的藝術品問世，使我們改變了對過去作品的看法，那也就是說，它所發生的作用同時影響了它以前的一切作品，過去應被現在所改變，恰如現在是受過去的指導一般。

艾略特此文，旗幟鮮明地打擊浪漫理論，要人注重歷史眼光。其見解與我國文論巨著文心雕龍「通變」與「宗經」兩篇的看法約略相似，可互相呼應。除了夏濟安先生在此書的譯文之外，尚有曹葆華與杜國清的中譯，分載於「現代詩論」與「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其中以夏先生的譯筆最流利，表達最妥切。

「浪漫的道徳之現實面」是白璧德教授的名著「*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9*」一書之第五章。他所提倡的人文主義；在思想上和我們的儒家有相通的地方，令人覺得可親。白璧德以爲，真正倫理的藝術，高度嚴肅的藝術，乃是絕對沒有說教意味的。美若與倫理隔離，便要喪失其大部分的意義。他主張必須對人生具有正確的整個態度的人，才有資格說美，他以相當程度的想像的完整性去觀察人生。那美的問題與倫理的問題是不可分割的。此文譯者梁實秋先生，是白璧德的高足，嘗自言：「三十年前受業先生門下，讀此書僅能窺大意，未能甚解，今翻譯一遍，乃益服其體大思精。」

「文學理論、批評、文學史」是威立克與華倫合著「文學的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 1959*)的一部分。此文主要在闡明文學理論，批評與文學史三者之區別與重要關聯。作者以爲，要進一步澄清三者之區別，最好把文學原理、類別、標準等問題，列入「文學理論」的範疇，把文藝作品本身的研究列入「文學批評」(其觀點大約是靜止的)或文學史的範疇。同時指出，文學研究的各個範疇，是互相牽連而

不能單獨應用的。脫離批評或文學史的文學理論是不可想像的，脫離理論和文學史的批評也不可想像，脫離理論和批評的文學史同樣不可想像。文學理論如不建立在文學作品的研究的基礎上，便不能存在，文學的標準、種類、形式是不能憑幻想產生的。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某系列的題目、某些概念、某些可資參考的標準，和某些一般性的推論，那麼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也不可能存在。

「佛洛以德與文學」是屈零著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1940) 書中的一章。佛洛以德是對現代文學和思想最具深廣影響的人物，甚至本書編者在序中說：「一個讀者如果對佛洛以德那一派的心理分析沒有正確認識的話，他很難對現代文學，尤其是小說和詩歌的內容和技巧，有正當的了解」。此文分作：(一)佛洛以德和文學的關係。(二)佛洛以德對藝術的態度。(三)精神分析對藝術的用途和關係。(四)佛洛以德對文學的貢獻。全面闡述佛洛以德心理分析理論對文學藝術的影響，屈零指出：「近年來精神分析的學說已經普遍化，而且研究精神分析的人已經愈過愈精純，愈過愈繁複了。批評家已經從佛洛以德學到了很多

極有價值的方法。最主要的一點是：教人閱讀文學著作的時候，要用心讀它潛藏的意義，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要把一本書當作一個活人，就和作者是活人一樣，知道裏面大有矛盾的地方。這種從前沒有的說法，對於文學著作有新的領略，可以糾正研究傳記的許多觀念。(下期續完)

①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②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③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嫻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④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兼編 定價二十五元

大江版年度小說售完不再印行，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四册合購優待價七十元，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潘琦君女士不僅是一位優秀的作家，更是一位盡心負責的老師。朋友們喜歡說她是「承先啓後」的人物。她的散文與小說都在平實樸素之中具見人情之真切；同時，她對古詩詞的鑽研和書法上的造詣，在「新文藝」作家之中真是出類拔萃的。有一段時候，她在三、四家大專院校教書，由於講解精闢，批改認真，受到年輕人們的愛戴；很多學生都說，聽過她的課以後，才更喜歡中國文學。

琦君的作品結集者甚多；散文集「煙愁」共收三十七篇，二〇九頁，開明書店經售，其中如啓蒙師、喜宴、毛衣、煙愁等篇，都可說是她的代表作。林語堂先生曾說，文章平淡最醇也最難。這「平淡」並非平平常常，淡而無味；而是不去「故作驚人之筆」，專從精微處觀察，用一般人心意可到而口不能出的方式表達出來。因為她在詩詞方面下過很深的功夫，鑄鍊陶冶之道自是精到的；但她絲毫沒有將散文小品當詩詞來寫的刀斧鑿痕，而惟以清舒自然為主。

「煙愁」裏追念老師的文章有好幾篇；有一位老師吟了兩句詩：「松林細語風吹去，明日尋來盡是詩。」他解釋說：「松林中細語，被風吹去，似了無痕跡，但心中那一剎那間美的感受，却慢慢兒醞釀成爲詩，成爲文，絕不是勉強得來的。」琦君的文章也是這樣寫來的。

東方的寬柔

彭歌

文學的作品不必道德，但亦不必故違人情而反道德。這本文集之好，或者說作者風格之長處，就在於無說教式的煙火氣，而字字句句，都在謳歌人性的善良。如她所強調的：人生固然短暫，而生活却是壯美的。「生涯中的一花一木，一喜一悲，都當以溫存的心，細細體味。那怕當時是痛苦與煩惱，而過後思量，將可以化痛苦為信念，轉煩惱為菩提。」這種澄靜淡泊的態度，是要嘗味過人生憂患而才能得到的境界。

作者曾任公務員多年，其短篇小說「繕校室八小時」，可能是寫大機關裏小職員生活最生動的小說之一；「小公務員」是我們社會生活裏一個重要的典型，不知為何寫得好的並不多見。我有時想，如果以這一個類型的人物為主，演出電視劇的話，比「包公案」可能更有時代意義吧。「繕校室八小時」與其他九個短篇合起來出了單行本，一八六頁，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前一陣子琦君有訪美之行，回來後有人催她寫些訪美遊記；我倒覺得遊記可寫可不寫，更要緊的還是散文和小說——在這一代文人作家之中，像琦君這樣富於東方氣息的已經不多了，東方人的某些敏感與寬柔，是她的特長。

轉載自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聯合副刊「三三草」專欄

幼獅文藝

八月號
要目

梁宗之 · 文學論

許國衡 · 文學論

洛 夫 · 裸蓮

楊 牧 · 讓風朗誦

童 眞 · 搬家 · 車禍 · 愛情

劉心皇 · 回憶初期的「幼獅文藝」

窈 虹 · 大吊橋

傅 禹 · 我看「連環套」

銀正雄 · 雷公伯 · 阿輝與鷄

胡品清 · 怯寒的愛神

吳 晟 · 佛像下的青春

——介紹彰化縣青年育樂活動中心

李 男 · 飄零

袁則難 · 童歌四首

大 荒 · 雷峯塔 (劇詩連載)

朱西甯 · 八二三註 (長篇連載)

每册18元 (郵票通用) 全年12期一九五元
社址：台北市漢中街51號 · 劃撥帳戶：三三三六號

大力起飛 · 印刷精美的雜誌

中華文藝 · 月刊

八月號 (第四十二期) 要目

專 訪 · 訪各報副刊主編

黃進運 · 文學的變化性

林 綠 · 期待詩的再發 (評「中外文學」詩專號)

但漢章 · 廿屆亞洲影展的幾點檢討

顧重光 · 馬白水的藝術

姜 穆 · 上山修道下山還俗 (寫蕭白)

梁君午 · 造型與色彩的魔術師——馬諦斯

李有成 · 略析喬哀思的「微雲」

向 明 · 那一羣山 (詩)

張健譯 · 蘋果樹 (中篇連載)

■本刊定於十月號舉辦司馬中原新著「狼烟」筆談會，歡迎海內外廣大讀者熱烈參加討論，文長以千五百字為度，自即日起收件，九月五日截止。

■歡迎訂閱，全年十二期，二〇〇元。郵撥戶一八二一五號華欣文化事業中心。編輯部：台北市仁愛路二段九十五號之一

凱因斯

「就業、利息及貨幣的一般理論」

山田浩之作・莊園譯

凱因斯小傳

- 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一八八三年出生於劍橋，父親約翰·芮維不是著名的邏輯學家、經濟學家。他從伊東 (Eton) 畢業，進劍橋大學，加入秘密結社「社會」(Society)，受 G·E·摩爾 (George Edward Moore 一八七三——一九五八) 的影響，成爲否定邊沁 (Jeremy Bentham 一七四八——一八三二) 一派的功利主義的合理主義者。他同時成爲非國教徒，政治上也支持自由黨。他在學校主修數學，但受馬夏爾 (Alfred Marshall 一八四二——一九二四) 的指導從事經濟學的研究。畢業後，在印度部工作，接着任母校的經濟學講師。最初，他從事或然率的研究，後再研究貨幣論。第一次大戰爆發後，他任職財政部，巴黎和談時，以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出席，旋即發表批判和平條約的「和平的經濟底歸結」(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一九一九) 而成名。一九二三年出版「貨幣改革論」(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反對回復黃金本位制。另一方面，他也結交史特雷奇 (Lytton Strachey 一八八〇——一九三二) 及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一八八二——一九四一) 等文人，並加入藝術運動，而與俄國的芭蕾舞女星莉狄亞·羅波可娃相識，於一九二五年結婚。他於一九三二年發表本書，樹立總體經濟學 (Macroeconomics)。在第一次大戰中，他擔任英格蘭銀行理事，並封為男爵。戰後，為創設國際金融機構而奔波，一九四六年，因心臟病逝。他的傳記有哈洛得 (R. F. Harrod 待考) 的「凱因斯傳」。

一九二九年秋天在美國發生的經濟恐慌，波及全世界，並日益深刻。其規模和深刻的程度都屬空前。每一個國家都生產過剩，滿街是失業業者。對資本主義感到幻滅的勞工階級，力量急激增加，再加以蘇維埃俄羅斯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運動的行情遂大為看漲。這正是資本主義在「體制上的危機」。

這種危機的情勢，一方面也招致了法西斯勢力的抬頭。法西斯主義想扼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社會主義運動，而想以暴力來圖謀資本主義的存續。但，這只有造成戰爭這種更大的危機而已。

與這相對，想用民主主義的方法來解決這危機的動向，也逐漸有力起來。在現實政治方面，指導它的是羅斯福總統；在經濟理論方面，支持它的便是凱因斯。從凱因斯的主張獲得啓示的羅斯福所實行的「新政」(新經濟政策 The New Deal)，一方面對勞工階級所要求的最高工作時間，最低工資制等做某種程度的讓步，以抑制勞工運動的尖銳化，另一方面，做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增進有效需要，以期達成充分就業。

做為這種政策的基礎的思想，在今日已是常識，且為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用，但在當時却是極為急進的想法。根據當時的學院式的傳統的經濟理論，產生失業是因為工會抗拒降低工資，工資缺乏彈



性所致，所以在勞工市場上如能降低工資使勞工的供給與需要均衡，失業問題就必定迎刃而解。

但凱因斯的想法却不同。他認為降低工資正是激起勞資對立的原因，恐怕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他比任何人先於發覺資本主義已面臨危機，而這種危機是無法以傳統的經濟理論來解決的。他確信，以前的經濟學有根本的錯誤。

資本主義的各種危機，尤其是英國經濟不樂觀的現實，使他認識到理論與現實的乖離。他不是閉門造車的學者。他是自由黨機關雜誌「國家」的經營者，是母校劍橋大學的主計官，是保險公司的董事長，是傑出的生意人，也與俄國的芭蕾舞女星結婚，是芭蕾舞團和戲院的後臺老闆，在實際生活方面，有其多采多姿的各種經驗。因此，由應用經濟學家出發的凱因斯，並不以理論去解釋現實，而是屬於用豐富的現實去檢討理論的研究者。所以他一旦知道用理論無法說明現實時，他就脫出舊的理論，而為建立新的理論的苦悶，而這種苦悶的果實便是「就業、利息及貨幣的一般理論」。

一九三五年，他寫好了「一般理論」的最後稿時，曾在序文裏寫着：

「寫成這一本書，對作者而言，是長期間求脫出的戰鬪——從傳統的思考與表現方式脫出的戰鬪。」

「作者苦心孤詣在本書表現的思想，是極為單純的，應該是容易理解的。其困難，並不在於新的思想……而是在想從遍及我們心志的每一角隅的舊思想脫出來。」

這裏所稱「舊思想」，是指自亞當·斯密士到馬夏爾·費果（Arthur Cecil Pigou 一八七七—一九〇二）相繼下來的傳統經濟理論，以及做為其思想基礎的自由放任主義。凱因斯盡其一生的精力，對這種自由放任主義加以批評。他從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中心的黃金本位制，加以批判開始其學問活動，經「一般理論」，到第二次大戰後所提倡的國際管理通貨制度終其一生。

自由放任主義，在凱因斯的時代意味着什麼？在亞當·斯密士的時代，自由放任主義可做為培養生氣蓬勃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理論的機能。但到了十九世紀產業革命一旦完成，它就為英國資本主義轉化做為世界工廠

奪取殖民地或後進國的合理化的理念，到了二十世紀英國成爲寄生海外殖民地的帝國主義以後，就變成保障只爲靠利息生活而能自由做海外投資者的權利。也就是說，從前與陳舊戰鬥的變革的自由，現在已墮落到保護既得權利或維持現狀的保守的自由。凱因斯無法忍受這種自由。他所憎惡的，是非活動性的，坐享過去的財產的利息生活階級者。

凱因斯在「一般理論」中的論題，是想用理論來闡明何以這樣的自由放任主義，無法解決不景氣與失業的問題。他首先指出，傳統的經濟理論都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上。這個前提是：所製造出來的商品均能以企業家所滿足的價格出售的法則。以這法則爲前提，即使供給增加，需要也能相應增加，便不致發生生產過剩，也不致發生失業。如有失業發生，則是因爲工會要提高工資，使勞力的需要與供給不能維持均衡所致。

但這一種法則，事實上是一種錯誤。因爲決定商品銷售量的是需要，生產量是決定於需要的大小。所以，如社會全體的需要量小，就只會產生無法實現充分就業的生產的情形。社會全體的需要，包括消費者購物的消費需要，以及企業家爲擴大生產所必需的增加機器、建物、及物料等的投資需要。這時，投資需要就必須以所得減去消費的差額——儲蓄來充當，而人們的儲蓄額與投資額也必一致。因爲儲蓄的人與投資的人是不同的。所以投資額如小，其他的人即使想擁有更多的儲蓄，也只有減少消費需要，使全體的有效需要減少，結果，縮小生產量，儲蓄量只能等於投資量。這情形之下，就業量就無法達到充分就業的水準，便產生非自發的失業。這是一本很難懂的事。但凱因斯的理論，如加以抽絲剝繭，也不太難懂。要之，他的主張是：就業的水準是決定在一國經濟活動的水準，而經濟活動的水準是決定在有效需要的大小。這種理論稱爲「有效需要原理」，是爲這本書的核心，但它是以社會全體的需要、生產量及所得做爲討論的對象，尤其是，他主張在不充分就業之下，社會全體的需要與供給依然可以均衡，他用理論來解明這一點，是經濟學從來所無的嶄新的理論。從這一點看，「一般理論」是一本革命性的書。

自由放任主義，就受這理論的決定性的批判。因爲，在了解失業發生的情況下經濟依然得以均衡以後，也

只能說明放任主義只能加深資本主義的矛盾，無法加以解決。他這種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批判，直接關連到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批判。

「在我們所生活的經濟社會中，最顯著的缺陷是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的所得的分配太任意而不公平。」

因為有這兩個缺陷，馬克斯就否定了資本主義。但凱因斯的資本主義批判也就到此為止。其後，他就論述為達成充分就業，一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如就業的水準決定於有效需要，國家就必須採取有效需要增大政策，以實現充分就業。

他在這裏提出似非而是的理論，從社會上講，儲蓄是一種惡德。因為儲蓄會抑制消費，減少有效需要。他主張要用改革稅制或低利息政策來喚起消費需要。但這也有限度，國家應該採取的最重要的政系是增加公共投資。因此，他也肯定赤字財政，也認為適度的通貨膨脹是不得已的。一個國家不能如亞當斯密士所說是個守夜國家。國家必須是拯救經濟蕭條的救主。

凱因斯在擬視資本主義的危機，發現傳統的經濟理論的錯誤，否定自由放任主義之後，並不走向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而是走向資本主義的修正及補強。經過政府的活動而實現充分就業之後，傳統的經濟理論就會復活，而個人的利己心也會復位。受過良好的教育，在資產階級環境中長大的凱因斯，認為因恐怖與不平等而否定資本主義的馬克斯經濟學，只是一種異端的經濟學。凱因斯在寫成本書十年前曾寫過：

「我不比過去任何時期的人，更有首尾一貫的進步計劃，更有明晰的理想。所有的政黨都同樣，把其根源放在過去的思想之中，而非新的思想。而且以馬克斯主義者最為顯著。」

沒有進步的計劃與理想的凱因斯，却在十年以後完成了這本書，再過十年之後，他能寄託於修正資本主義與管理通貨制度的美夢中。從這一點看，他始終是一位幸福的經濟學家。

凱因斯死後，資本主義在他所鋪設的路線上，像新生過來一般，呈現着新的發展。技術的革新方興未艾，

企業家滿懷着投資意慾，政府與社會主義對抗，提出了積極性的成長政策。許多經濟學家，也以凱因斯的理經為基礎，展開其成長理論。但，這同時，資本主義卻又開始面對了物價上漲 (inflation) 的新病徵。現代資本主義的課題是：一方面與通貨膨脹格鬥，以達成不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成長。這方面的成敗，在在都決定了凱因斯理論的生死，以及資本主義的命運。

在政治上，凱因斯把期望寄託給自由黨，這是一種誤算。自由黨已衰退，被保守黨與工黨所吸收，但他的理論却在保守黨與工黨雙方之中，繼續生存下來。

他是開闢現代資本主義之路的偉大的行動知識人。

譯者按：本書中譯本——李蘭甫譯「就業、利息及貨幣的一般理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一種。目前，該「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已出版八十三種，包括亞當·斯密士「國富論」，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夏爾「經濟學原理」，費果「福利經濟學」以及希克斯、熊彼得、海耶克、薩繆爾遜等人的重要著作。）

簡宛著 ● 書評書目叢書之六

葉歸何處

散文集

每冊30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郵政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郵票通用）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 啟發創意的讀物 致富立業的指針 •

發明

發行人 ■ 林敏生
社長 ■ 陳傳耀
總編輯 ■ 林炎成

第 32 期九月號出版了
16 開大本 60 頁印刷精良
每期 15 元全年 80 元
郵撥 14794 號發明雜誌社

社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卅七號之 9
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 577101~3

要目：

頭腦能用多久？ 思考，你就有財富 怎樣的發明會成功？ 自我啟發法 要有明確的目標，才有成功發明 怎樣才能使工作不疲倦？ 申請外國專利的程序和辦法(下) 如何出租發明專利(三) 世界各國專利制度要點一覽表(二) 一九七三年工業財產權重要活動 怎樣賣專利？ 遲來創意集 中小學生的發明 發明的推動力：愛情、逆境 申請美國與法國專利圖解 標章之紀錄 介紹延緩審查制度 愉快的發明(四) 優良發明精選(四) 國外新專利櫥窗(四) 衣服的發明史話 腦力磨鍊 致富之道：專利品的商場戰略 商標的重要性 世界一流商品(三)：手錶、袖扣、皮包 得專利者昌……

琦君著
每冊 25 元
烟愁
城書國中
銷經社版出學文純



元 55 冊每

均書 | 書店 | 各大 | 全省

在小說中記史

李昂

朱西寧訪問記

總是那般纏纏綿綿臺北冬天的細雨，四十七路公車走經景美，沿途有不斷的小丘陵，煙雨迷濛中，沉穩的企立著。

由於要訪問的是以古老中國為題的小說家，淒淒切切的在這樣一個寒天傍晚，年輕訪問者不免些微感懷：那遙遠的祖國，該也會有相似的山陵，類同的天氣，只却是怎樣的一種氣候呵！

生涯

「我老家在山東，很偏僻的一個小城。」朱西寧

使著一口明晰的國語說。一頭花白頭髮，年輕訪問者不會聽到預期的明顯懷念。「祖父是前清讀書人，家道中落後，做了基督教傳道人，父親教一些外籍教士官話，家庭『西化』得相當早。幾個生在清末的大哥哥姐姐都到外地讀書，都是自由戀愛結婚，在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小城，實在是絕無僅有的了。」

「如果要說在這樣的家庭中，有什麼使我日後想要創作，我想，除了我不知知的因素之外，那就是小時候家裏有很多五四和三十年代作品。也不知道是那個哥哥姐姐喜愛這些，收集很多，因此我一開始讀課

外讀物，讀的全是冰心、老舍等人的作品。西方翻譯小說當時倒看得很少，就是中國以前的小說也讀不多，是後來覺得應該讀才去找來讀的。

「這些五四和三十年代作品對我的影響，使我認為文學就是這些。我的小說觀，似乎很執著這點。」

「我初二時開始寫一個中篇，幾乎都是抄襲，從許多書裏摘錄了些自認很美的句子，拼湊一起，大概七、八萬字，當時同學還爭相傳閱呢。非常可笑。」

「寫的是一個愛情故事，倒不像你猜的是當時切身的經驗。」

「抗戰勝利後，學校還沒有復員，替電影院畫畫廣告，工作相當輕鬆，這才真正開始寫起小說。」

「最早發表的作品是在南京中央副刊上刊載兩天的『學』——編輯將標題改做『洋化』。寫的是中國人學外國人種種，很有點諷刺性。」

「那篇東西的稿費是到現在為止，我唯一孝敬父母的。記得當時買了五斤香蕉，香蕉由臺灣去，很貴，買一斤香蕉大概等於現在買一箱蘋果。」

「除了寫作，畫和音樂我都很喜欢。小時候參加教會裏的唱詩班，很早就喜歡上音樂，也常作畫，正

式的學過一個時候。從軍後，一個小兵的軍營生活，想再畫畫、或者弄弄器樂都是環境和條件所不許的，於是只好忍心的捨棄那些，專心寫起小說來。」

「來臺後，三十九年開始發表作品，不用說，都很幼稚，很

多都是喊口號喊出來而非寫出來。

到四十四、五年結婚之後，才開始覺得。」

「我同意你所說，結婚使我的情感穩定和有助於成長的看法。我想總是有所關係的，有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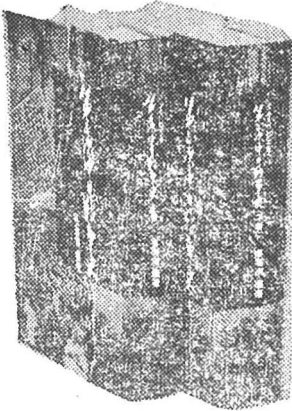


巍然巨著·冠冕一代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吳相湘教授

編著



甘開本，一，二四五頁，一二〇萬字，內有地圖四幅，歷史性照片三八〇幀，道林紙平版印刷，硬面精裝兩巨冊。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是從九

一八事變到八年抗戰止中日關係的完整記錄，敘述了外交和戰爭的進行情形，也談到了這個期間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演變狀況；寫出了中國朝野面對的種種困難和危機，也寫出了中國前線和後方軍民的許多英勇和悲壯事蹟。

編寫和印刷本書費時兩年半，每一件事都未敢草率。文筆生動，簡明易讀。照片十分珍貴，有些是從日本買來的。版面新穎，印刷和裝訂都力求精美，跳出了本國出版界的舊傳統。

這是學校和圖書館必備的參考書，也是私人書房中不可缺少的珍藏書。

上下冊合售新台幣八百元，向台北市中國書城購買；或將款存入台灣各地郵局劃撥第一四九一五號綜合月刊社賬戶，當即寄奉，不另收掛號平郵寄費。

婦女雜誌

婦女雜誌 (月刊，五十七年十月創刊)
用新觀念談一個現代少女所面臨的各事，從時裝、美容、學問、事業、戀愛、結婚談到家庭生活，是中國出版史上編得最好的雜誌，發行五年多來，每期銷數已逾四萬八千本。

- 零售每本新台幣30元
- 一年306元(八五折)
- 兩年576元(八折)
- 請劃撥14876帳號 婦女雜誌社

綜合月刊

綜合月刊 (五十七年十一月創刊)
它是一本有影響力人士看的有影響力的高水準月刊，它反映出七十年代中國各界知識份子的生活和思想。它很像美國的「讀者文摘」，文章精簡易讀，因為談本國的事多，它比「讀者文摘」更適合本國人閱讀。

- 零售每本新台幣18元
- 一年184元(八五折)
- 兩年346元(八折)
- 請劃撥14915帳號 綜合月刊社

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29巷三號之一(二樓)

電話：512983
552966

，有屬於自己的天地，不再是軍營裏團體生活，會覺安定下來。另外當然也因爲自己思想情感慢慢成熟，像個樣子。

「足寫了二十多年小說了，不過我不同意你所謂『職業作家』的說法。一般而論職業作家是要靠寫作生活。我連『職業軍官』這觀念都無法接受。現在我雖退役，還拿國家俸給，生活大半靠此。以我目前的情況來說，大概該說是『專業作家』，這樣，比較合乎中國人口味。雖然西方人認爲職業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但中國人總覺靠它吃飯很不體面，把小說也侮辱了。」

年輕訪問者先是專注的傾聽來自那追懷中遙遠祖國裏的一些故事，最後不免做些腆然，心裏却更有著一份欽佩，會有像朱西寧這種人，半生奉獻給創作，顯然還會繼續下去。而於歷經如許多動亂後，身處東西思想雜陳的臺灣，仍不忘最終作爲一個中國人的胸懷。雖然在所謂「職業作家」與「專業作家」上的堅持，並不是接受西化的年輕訪問者所着重的，但也由此已可窺見其性情一般，

且往後，年輕訪問者更處處發現到這份執著的可貴。

創作

訪：是否有怎樣的寫作態度是您比較喜歡的？

朱：我一直很愛慕用一種冷靜含蓄的方式來處理小說，但一直都作不到，總覺得作者主觀還是太強。

訪：談談您一般寫作情形好嗎？

朱：過去我有軍職在身，只能在公餘的時間裏從事寫作。現在退役，比較能專心。通常我上午寫長篇，順利的話可以寫三千字，普通也只能寫一千字。晚上寫短篇到一、兩點，大概也能寫一、二千字。

訪：這樣不會覺得在長、短篇中，

人物、佈局會有衝突？

朱：倒不至於。

訪：有的作者以爲，尤其寫一個長篇，需要一鼓作氣寫下去。

朱：是需要這樣罷。不過我認爲只要天天寫，氣就會連貫下去，不必足一天十二個小時都用在裏面。



還可以有其他活動，我的活動就是短篇。

訪：您以為處理一個長篇和短篇有什麼不同嗎？

朱：長篇比較容易，只要有時間、毅力，和豐富的素材。短篇在選材上比較困難，因為不是由一個單一的程序源源而來。至於短篇小說的產生，有時只先有個殘缺的小故事，一個單純的意念，或生活中一點感觸，喚起經驗，或只為一個概念具像化。以我寫「劊子手」（收在「鐵漿」）為例，起因於平時的體會，深感今日中國人已失去傳統的尚武俠義精神。中國的傳統，向來是把法律視作無可奈何的下策，所謂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禮，禮失而後法。中國人信仰法律，不輕易打官司，一般認為常進出衙門訴訟者皆非善類。這種社會觀念可以說是一種德性，却也是建立法治社會的一個阻礙。而道、德、禮既失，法又無以發揮效能，是否就是失去俠義尚武的精神，養成了一般公民不得不懼法的重要因素？這是「劊子手」所要表達的。至於表現上，我需尋找一個象徵。現在法院每以天平來象徵其精神，那是受西方法律講求公平的觀念所影響。中國基於宗法社會的傳統，所講求的是公正和公義。所以用天平來象徵中國的法律觀念便不

很妥切，而且是死板的。所以我選取了形象鮮活的執法者——劊子手，或可說是最單純的執法者，比較接近公正和公義。

近公正和公義。

訪：如此大的題材，您是否考慮到把它寫成長篇？

朱：因為那是以清代作為時代背景，素材不夠。寫長篇需要豐富的素材。短篇小說則不受此限，只要取其最尖銳、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份。

訪：以您的經驗，您對處理長篇或短篇比較感興趣？

朱：短篇寫起來比較過癮。長篇只要把素材鋪展開來，有足够的耐心即可寫成。我寫長篇不作綱要，只把較次要角色的特質、習性簡單記下，主角就不需如此。寫長篇我堅持一個原則——寫完後再發表，因為長篇寫到後來，小說本身常會有有機的發展起來，根本不照預先的構思行事。以前每次發生這種現象，我是很傻的從前面改起。但改了前面，到後面又會有新的發展，所以後來我就等到全部完成後再作統一的修改。

訪：來臺後您即在軍中服務，除了使您寫作時間不多外，是否有其他影響？

朱：中國傳統上來說，軍人與軍營可以說是另外一個獨特社會。有太多的東西值得寫。以前沈從文寫些軍營的小故事，人們會覺得很稀罕。現在臺灣男生皆有服兵役的經驗，女孩子也可參加夏令活動，對軍中生活有所瞭解。軍中有許多東西值得寫，也容易得到共鳴。不像以前常要加註解，顯得作者太主觀。

訪：以您在軍中時間比例來說，這類作品並不多，有什麼特殊原因？

朱：我剛剛完成的五十萬字的長篇「八二三註」，即是以戰爭為題材。

訪：是否可以說離開軍中之後，能看得更清楚，才現在來寫？

朱：我想有關係。

訪：在創造一種作品的新風格上，以您個人為例，有何較特別想提及的？

朱：我從六十一年開始寫一連串『系列小說』，是將長篇以短篇的方式來處理，其中也許每篇風格近似，但主題不同；也許主題一致，風格却不同。或者取材是一貫的，如以狗為題材的「天地玄黃」。最近我在中國時報連續發表的——每篇以『春城無不處飛



花』為副題的小說，即是以同一主題來貫穿，在其中，我想表現出青年人的浪漫精神。現在青年常因種種社會因素，迫使他們講現實、講條件、講價值，我希望提醒青年朋友留意一下青年期的精神生活。

系列小說的產生，或因現在讀者不太愛讀長篇。這類小說看來有些迎合讀者，也好似受限制於目前的報刊篇幅。不過每個時代的藝術之所以有其特殊風格、形式，正因為一代有一代的需要和背景。也許各時代的藝術風格就是如此產生的。

訪：這樣說來，您認為小說與社會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嗎？

朱：小說在客觀上，具有潛移默化的功能，當然無可否認。但究竟仍是把小說當作教化工具。至於小說的內容與社會關係，雖然至為密切，却不是小說所要追尋的最終目標和境界。

訪：所以您認為小說不是一種工具？

朱：小說當然有其主觀的社會價值，不過作為一個作者，率多不很樂意去追尋這個。

訪：在求作品深度和廣度的要求上，您會比較着重那方面？

朱：中國宋代的平話，明清小說，以及後來的唱本，都能深入民間。五四以後的新文學則顯然專屬知識份子，需要受相當教育者才能欣賞。在這裏就有個問題，藝術品越精純，則越是遠離羣衆。中國戲劇也是這樣，崑曲沒落平劇興起，現在甚至平劇也沒落了。都是因為藝術的質素提高了，也就和羣衆遠離了。

記得畢卡索有一次答覆責難者——說他的畫畫得不像，看不懂。畢氏問那人有沒有尊夫人的照片。那人把照片拿出來，畢氏再問他：你太太就這樣小？這句話可以打破和建立一些觀念。但有一個原則，就是再小也是人的樣子。一個人再不懂得欣賞，起碼還可以領受那個造型。我覺得現代的小說日與羣衆脫離遠去，也許能在文學史上留下點東西，但與廣大羣衆無涉，這會不會是個問題？雅俗共賞當然最好，但很難作到。只希望小說作家好生衡量一下，由着各自去決定、尋找出路。像黃春明的小說，大多來自低層社會，但作品完成後却很難再回到低層社會裏去，還是青年學生和愛好文藝者在看。雅俗怎樣兼有，相當困難。

。一般說來，關心社會的作家，總會遭到普遍與提高的矛盾問題所困擾，很難協調。

訪：就您個人來說，您會作怎樣取捨？

朱：如果兩者不能兼得，我會和大多數的作家一樣，還是希望小說能成爲好的藝術品。

訪：您認爲有多采多姿的生活，常常變換環境，對豐富一個作家的心靈是否必要？

朱：我想這要因人而異，尤其現在小說的性質在不斷的變化中，過去一般評價及讀者要求，都着重小說的天地越大越廣越能顯出作品氣魄。現代小說的趨勢則往深處發展，不很要求廣大的天地。當然小說作家能擁有廣、大、深的世界最好，財產不怕豐富。

訪：您的小說大半是由實際經驗，抑或想像構成？

朱：我認爲實際經驗很重要，但只憑這個還不够。這要分開來講：題材須有實際生活經驗，素材則未必。

訪：所謂題材和素材，能否再說清楚些？

朱：題材是小說家已經擁有的東西，含有作者的情感、思想種種。素材則只是客觀的材料，像寫『劊

子手」，劊子手在殺人後，提著有血的刀到布店要布擦刀，每殺一次人就賺很多布，這種陋規，都是無實際經驗不會知道的，但我們可由別處得來，這類材料就是素材，不一定本身有什麼，而是你可以賦給它什麼，由你隨便處理。題材就不同，像我寫『狼』，狼的故事本身，最後結尾時狼像人一樣趴在柱子上，本身就含有一種東西在裏面，不是光獵

狼的事件，而是狼給你不同的感覺，裏面有什麼吸引著作者去追尋，從中挖掘到許多東西，這是題材。題材需要個人經驗，否則不能運用自如。但實際經驗每個人都有，却不一定每個人都能成爲一個小說作家，除了技巧，分別就在一個作家會從實際經驗中，產生想像經驗，這就不是每個人所能擁有的才能。

訪：是否有些作品，會對您的創作生涯造成很大影響？

朱：有一次讀者問我，我的「現在幾點鐘」是否受到沙特、海明威影響。我以爲作者受到什麼人的影響，自己未必知道。有一點却可以探測出來：會影響

到你的作家，一定是你所愛慕的，但我對沙特和海明威並不喜歡，尤其不能同意沙特把小說當作他哲學思想的宣傳工具。海明威則代表了「好萊塢式」的淺薄。

訪：能否談談何以您對三十年代作品有份特殊的喜愛，以及那些西方作品您較愛好？

朱：五四走的完全是西化的路線，三十年代開始回到民族本土上來。

西方寫實和自然主義的作品我比較喜歡，像福樓拜、左拉。莫泊桑我倒不覺得好。我自己比較專於短篇，但莫泊桑太淡，我喜歡擠壓、濃艷的短篇小說。

訪：以您今天在臺灣文壇上的地位和成就，對現在剛開始起步創作的年輕人有怎樣看法？

朱：我當過編輯，也參加過短期的文藝研習等活動，有機會讀到很多年輕人自稱是習作的作品。我發現我自己並不苛求，也許我自己世界裏正缺乏這些東西，我總非常愛慕他們。現在年輕人一起步就寫得極好。我並不能給他們什麼，只能告訴他們一些完全屬



於我自己的經驗但這對他們也不見得有甚麼好處。

中國啊中國你要我說些什麼？

窗外臺北冬天的雨夾雜著市郊區才有的風聲，年輕訪問者處於座落景美郊區的朱西寧客廳裏，在深愛動物，竟擁有九條狗五頭貓，穿梭身旁的主人溫馨家庭氛圍中，尤其將生長苗栗銅鑼的朱太太——劉慕沙，誤認和朱西寧是在大陸上認識而結婚，對那遙遠的祖國，越發覺得不可企及。小心的，年輕訪問者問：

「以您作品比例來說，極大部份寫到中國鄉土，那個我們完全不曾瞭解的中國，您能否談談爲什麼？」

年輕訪問者很加重「我們完全不曾瞭解的中國」這句話說。

「我自己也覺奇怪。」朱西寧以一貫平穩的語氣回答。「農村生活我過得很少。直接參與而像個農民的，只有抗戰時期逃難在自己農莊上住了二、三年。然後就是在游擊區的鄉村裏，跑來跑去的讀書。」

「我家庭雖西化得早，還有上一代掌舵壓住了根

。早期對聖樂等西方藝術沉迷一時，但畢竟還是與自己生命衝突。那幾年農村生活使我覺得真正過着屬於中國人的生活，也從農村中得到豐富的民族遺產。」

「然而對於農民生活的珍惜，喜愛，並不是說都一視同仁的認爲美好。一樣的，我也十分知道其中有很多的殘缺和不合時宜。我的這一類作品中常含有批判意味是不是？」

「是可以看出來。」年輕訪問者點點頭。「這類作品都是您旅臺時期所寫，是否和遠離後感到懷鄉有關？」

「我想是的。」

「遠離家園如許長一段時間，會不會在了解上產生差異，甚至記憶中的也會變形呢？」

年輕訪問者疑惑但審慎的提出這個問題。

「會有不完整的記憶。我很難過的是如果還有上一代人在，或還居住在本鄉本土，這二十年來我可以寫出更多東西。現在只能以少數實際經驗加上大量想像經驗來寫。當然好壞處都有，一直留在家鄉也許就不覺得家鄉珍貴，離開太久又失去太多的生活材料。」

「那麼，您以爲在這當中會有誤解產生嗎？」

朱西寧安然的笑笑。

「不至於。我不敢亂寫。像養蠶，每年春天母親都要大規模的養一季蠶。但何時燭蠶，要接連幾天——蠶卵是產在棉紙上的，揣在棉襖裏層，用體溫來燭。晚上臨睡前用鵝毛把孵出的蠶仔掃下，沒孵出的包起來繼續的燭——蠶從一眠到四眠究竟相隔多少日子，開始餵蠶先把葉子剪得很小，然後整片葉子灑上去，再整枝放上，中間間隔的時間，已無法知道，由於是土法，甚至書上也查不出。養蠶是幾千年留傳下來的中國的寶貝，我一直很想寫，却不敢去碰它。」

年輕訪問者深深欽佩著這樣的態度，可是却仍不免要自問：難道不會有因作者主觀產生的誤解？因而讀者企圖從作品中藉以了解過去中國農村社會的，只是作者筆下一個主觀世界？

却又為什麼這般不能全然信服作者筆下的鄉土中國？年輕訪問者追思，只因那遙遠的祖國是自己從不曾知曉，無法以個人經驗和瞭解來與作品相比較，才



感到如此不安穩？對完全生養在臺灣的這一代，中國只屬歷史、地理課本上的一個名詞，又怎樣來追懷那所謂的中國，即使能夠，也該只是二十年前的印象了吧！

稍略想後年輕訪問者問：

「這二十八年來，中國大陸因不同政權的統治，一定有相當改變，您寫的畢竟只是記憶中二十多年前的大陸鄉土，對這類作品，您個人覺得會有怎樣的價值？」

「雖然取材自二三十年以前，但是以現代的思想情感來處理似乎並無時間、空間上的差別。另一方面，我有一點願望。我們讀紅樓夢，可以知道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習俗。水滸雖也寫得很細，但實際生活的細節描寫太少，畢竟及不上紅樓夢。如果我們能把當代人民生活細微的留下來，讓後代子孫知道祖先們曾在这片土地上怎樣的生活；也許就夠意思了。我們再不寫，這些二三十年前的東西也就丟掉了。」

「對的。」年輕訪問者贊同的說。「而且這類題

材大概只有你們能寫，現在活在中國大陸的作者不會有足够的自由，我們這一代更無從寫起。」

只是，年輕訪問者想：往後的批評家們，不知能否分辨出，在大陸本鄉土上創作的鄉土文學，與來臺後取這類題材的作品中，會有何同異。一般說來，一個時代的變遷顯然會影響到文藝工作者，因而作家對這時代又負着怎樣的責任，對這時代有怎樣的意義？

「您作品中，對自大陸遷臺後的人們的變遷，寫得很少，這當中的變化，你們該體會最深，或許也是最切身感懷的。而且寫這些，對我們會較一個遙遠的故鄉更實在，更容易懂得、接受。能否請您談談何以這類作品反而不常見到？」

朱西寧先為年輕訪問者提及這點道謝，隨後說：「我想原因在軍隊是一特殊社會，與一般社會間有道藩籬，我對這些接觸上比較有隔閡。不過我已寫了一些，以後會漸漸多起來的。」

由此接續，年輕訪問者問：

「您自大陸上來，大陸與臺灣雖是同一個中國，但文化上畢竟有差異，尤其臺灣曾為日本統治過相當長時間，您以為這對您小說上有怎樣影響？」

「以我作為一個小說作者來說，受方言上的種種限制，很難深入這個社會，對一個作家是一種限制。語言雖是小說最後一道關口，其實也是最原始的泉源。目前寫臺灣下層社會，像楊青矗、王禎和都很成功，但語言與運用似乎總不及黃春明。黃春明小說中臺灣語言的味道全表現了出來，但不是方言，他已有藝術上的提煉。我讀『嫁粧一牛車』，能夠完全接受，中間總多少還有一些些障礙。語言上的困難，使我不敢輕易再寫像『冶金者』一類作品。」

「我自己看到、想到很多，從中找到些道理。張愛玲的『流言』、『傳奇』可說是她作品的頂峯，寫在她二十至二十五歲之間，那顯然是她二十五歲前的生活經驗。後來她的小說，除開『秧歌』、『赤地之戀』，其他還是沒脫出這廿五歲前的範圍這說明了她在美國住了二十八年，美國不能夠給她甚麼。白先勇、於梨華也是一樣。可見一個作家和他本民族文化的關係。我想，那二十五年不可能產生和造就一個作家。天地之間之有張愛玲、白先勇、於梨華，那是盤古開天地時，就已經在孕育着他們。所以我還可以愚民自己一番，不要那麼發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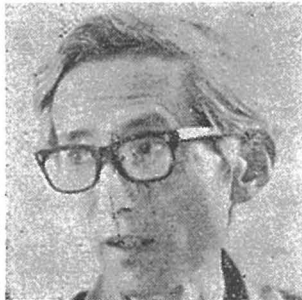
「雖然臺灣和大陸不至像兩個國家差別那麼大，臺灣畢竟會為另一個民族統治過半個世紀，只是班底還是中國人，何況中國文化不是那麼容易被征服的。初到臺灣，我很高興能看到民間接受到新文明世界東西的像體育和音樂非常普遍。很偏僻的小村子裏有人彈著吉他，樹下吊兩個鐵圈，軟式網球和棒球也很盛。老氣橫秋的中國人，接受這些是大有裨益的。」

年輕訪問者詫異的聽完對臺灣最初的形象居然是音樂與體育，笑笑後才接下去問：

「您來自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在當時中國大陸，會不會覺得基督教的價值觀與中國傳統思想——尤其儒家有衝突？」

「基督教源於亞洲，本質上與我們非常接近，使徒時代的保羅，爲了把福音傳佈到西方的歐洲，針對西方的民族性而使之希臘化了。」

「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最大不同，一是與自然對立，一是與自然和諧！——也就是天人合一。這種宇宙



觀和人生觀，不是少數幾個哲人立說，而是從低層的平民至高層知識份子都是如此。中世紀西方處在封建制度下，宗教給統治者提供了政治利器，同時也給被統治者以來生盼望的利益。及至科學逐漸發達，而至征服自然到了某種程度，這種利益結合的契約也隨而逐漸失去價值。人既可以和神平起平坐，乾脆也就將神否定掉了。西方人最初接受宗教乃是

基於功利，中國人與自然一體，感恩自然，所以愛天地、愛祖先，愛一切神明。比如民間之敬愛媽祖、關聖帝。中國的聖賢、英雄、救世的人物，死後一化成神。逢到亂世還再降世凡間，救苦救難，所以人與神是循環的，一體的；還有一個特色，也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是『仙』的創造，肉體得道成仙，靈肉合一。我們就是不從形而上去認識，從民間也可看出中國和西方對宇宙本體的看法。

「我認爲基督教是東方的，而且與中國文化非常貼近。耶穌基督就是地地道道的天人合一。越過西方文明，直接去接受基督，從舊約到新約，解釋和表現

宇宙的方式，就非常的中國，非常的小說，除了保羅書信，絕少概念的說理。」

「此種基督教觀念，是家庭給予的，還是後來您自己信服的？」年輕訪問者好奇的追問。

「家庭對我，自然不無影響。我祖父半生傳教，都是『自費』，所以不是『職業傳教』。他是中國讀書人，每用孔孟來詮釋基督的道理。我五歲時，祖父去世，十二歲離開家庭，當初的根和芽，使我後來的成長大得益處。」

「如此，您對整個生命、人生會採取怎樣一種看法？」

朱西寧沉默了一會，才仍平和的說：

「我覺人生追求的不外是『放心』，一無牽掛。不愁苦明天也不後悔昨天。活在今天而善盡本分。這與儒家所求的『安心』完全一樣。所唯一相異處，儒家並非宗教，不能夠給我屬靈的超自然的力量。」

在如此紛雜的人世中，尤其像朱西寧所屬的這一代，遠離鄉土，備嘗戰亂，盡歷不同文化的沖激，終還是建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準則，而一直爲人稱道在臺灣幸福成長的年輕一代，在尋求根源上，什麼才是

堅確的憑藉？

那未曾謀面的祖國嗎？

「比起臺灣來，大陸在你們感覺上比較親近吧！」年輕訪問者略帶羨慕的說。

「應該這樣。」朱西寧回答。「這樣講，還是二十多年前的中國大陸。」

「再回去……。」

「可能覺得比初來時的臺灣更陌生，更遙遠。」

「可是還是會回去的。」

朱西寧笑笑。

年輕訪問者抬起頭來，窗外寒天的雨仍落着。中國啊中國你要我說些什麼？

一九七四、四月

附註：

第三段小題取自余光中「在冷戰的年代」

「凡有翅的」一詩。

二十五年來 現代詩總目 邱隆發

(下)

林煥彰	牧雲初集	笠詩社	五六
林煥彰	斑鳩與陷阱	田園出版社	五八
林煥彰	歷程	林白出版社	六一
林榮德	新東西集	開山書局	五八

林曉峯	揚帆集	臺大詩歌研究社	四二
洛夫	靈河	創世紀詩社	四六
洛夫	石室之死亡	創世紀詩社	五五
洛夫	外集	創世紀詩社	五六
洛夫	無岸之河	大林出版社	五九
拾虹	拾虹	笠詩社	六一
奎曼	唐人街	現代詩社	四六
祝豐蘭	禁果	普天出版社	六二
風遲	淺草集	現代詩社	四六
柯文龍	我們是軍人之友	中興文學出版社	四一
柯文龍	復仇	中興文學出版社	四二
柯文龍	現代詩歌	中興文學出版社	四三
柯文龍	今日之中國臺灣	北辰出版社	五〇
柯文龍	不良少年的好榜樣	野風出版社	五二
范亞倫	孤星集	新新文藝社	四九
胡品清	人造花	文星書店	五四
姚家俊	陽光之外	星座詩社	五六
施善繼	傘季	田園出版社	五八
紀舟	季節·日記	現代詩社	四八

紀弦	在飛揚的時代	現代詩社	四〇	高準	七星山	中國文化學院	五三
紀弦	紀弦詩甲集	暴風雨社	四一	秦嶽	夏日、幻想節的 佳日	普天出版社	五九
紀弦	紀弦詩乙集	暴風雨社	四一	馬覺	馬覺詩選	自刊本	五六
紀弦	摘星的年年	現代詩社	四三	袁聖梧	沈思集	臺中農家樂雜誌	四八
紀弦	飲者詩抄	現代詩社	五二	章雲生	行雲之歌	青年寫作協會	四二
紀弦	無人島	現代詩社	四五	高大鵬	味吉爾歌	自刊本	六二
紀弦	紀弦詩選	光啓出版社	五四	夏秋	微笑的牆	自刊本	四八
紀弦	檳榔樹甲、乙、 丙、丁四集	現代詩社	五六	夏菁	靜靜的林間	藍星詩社	四三
紀弦	五八詩抄	中山獎助出版	六〇	夏菁	噴水池	明華書店	四六
洪順隆	摩夫詩集	文全出版社	五三	夏菁	石柱集	中外文化事業	五〇
洪流文	八月的火焰眼	星座詩社	五五	夏菁	少年遊	文星書店	五三
洪士範	孤舟一繫故園心	政工幹校	四四	唐濂觀	西丁詩集	學誌文藝社	四四
胡北離	語花、春谷合輯	胡北離	五六	徐蒙	生之戀歌	人文出版社	四四
桓夫	密林詩抄	現代文學社	五二	徐本智	仙靈的呼喚	青年寫作協會	四二
桓夫	不眠的夜	笠詩社	五五	徐和隣	淡水河	葡萄園詩社	五五
桓夫	野鹿	田園出版社	五八	連水淼	異樣的眼睛	盤古詩社	五九
高準	馬祖的纏足	笠詩社	六〇	曹介甫	夜之歌	愛眉文藝社	六〇
高準	高準詩抄	光啓出版社	五九	孫家駿	北向吟	現代詩社	四五
高準	丁香結	海洋詩社	五〇	孫家駿	軍旗下	國立藝專	六二

符節合	大時代的詩人	正中書局	五〇	張捷櫻	浣沙集	新新文藝社	四七
梁春生	下降	田園出版社	五八	捷發			
梁雲坡	碎葉集	中山出版社	四三	陳慧	青春夢曲	省市師院詩歌研究社	四一
梁雲坡	射手	自刊本	四三	陳明臺	孤獨的位置	筓詩社	六一
許其正	半天鳥	葡萄園詩社	五六	陳芳明	含憂草	大江出版社	六二
許世旭	藏在衣櫃裏的	林白出版社	五三	陳其茂	青春之歌	虹橋書店	六二
郭文圻	白鳥	詩與音樂雙月刊社	六〇	陳秀喜	覆葉	筓詩社	六二
郭楓	郭楓詩選	新風出版社	四四	陳金靈	鄉愁	彰化新生出版社	六二
張默	紫的邊陲	創世紀詩社	六〇	陳敏華	雛菊	葡萄園詩社	四五
張默	上昇的風景	巨人出版社	五三	陳敏華	水晶集	葡萄園詩社	五六
張健	鞦韆上的假期	藍星詩社	五九	陳敏華	琴窗詩抄	三民書局	六〇
張健	春安·大地	藍星詩社	四八	陳敏華	晨海的風笛	世界文物供應社	六〇
張健	畫中的霧季	水牛出版社	五四	陳敏華	點個火	海鷗詩社	六三
張自英	黎明地	黎明書局	五七	陳槐秋	多角城	星座詩社	五三
張自英	聖地	文華出版社	三八	陳慧樺	玫瑰的神話	現代詩社	五七
張自英	有一位姑娘	美國思文出版公司	三九	陳錦標	期禱	筓詩社	四七
張自英	船	當代青年出版社	四〇	陳鴻森	雲茵吟草	平原出版社	五九
張自英	下弦月	反攻月刊社	四一	雪茵	夢季·銀色馬	布穀詩社	五二
張自英	駝鈴	中原出版社	四六	畢洛	夢或者黎明	十月出版社	五五
張秀亞	水上琴聲	彰化樂天出版社	四七	商禽	千萬遍陽關	星座詩社	五八
張秀亞			四五	淡瑩			五五

淡 瑩	單人道	星座詩社	五七	彭邦楨	戀歌小唱	大業書店	四四
麥 穗	鄉旅散曲	藝聲出版社	四三	彭邦楨	載著歌的船	大業書店	四〇
莊 驊	記憶的上午	自刊本	六一	彭家駒	綠瓦集	重光文藝社	五五
喬 林	基督的臉	林白出版社	六一	黃 用	無花果	藍星詩社	四八
逸 峯	綠葉	野風社	五二	黃伯飛	祈禱集	商務印書館	五八
凱 若	晒衣場	笠詩社	六〇	黃荷生	觸覺生活	現代詩社	四五
彭 捷	水鄉	天視月刊社	四五	黃進蓮	蓮花落	林白出版社	六〇
雲 從	向陽的眼睛	海洋出版社	五八	黃雅廉	燦爛的敦煌	新世紀叢書	五七
楓 堤	靈骨塔及其他	野風出版社	五二	黃德偉	火鳳凰的預言	星座詩社	五六
楓 堤	枇杷樹		五三	黃懷雲	流雲的夢	縱橫詩社	五二
楓 堤	南港詩抄		五五	瘧 弦	瘧弦詩抄	香港國際圖書公司	四八
傅 敏	雲的語言	笠詩社	五五	瘧 弦	深淵	晨鐘(增訂本)	五九
梅 新	再生的樹	林白出版社	五八	詹 冰	綠血球	笠詩社	五四
單子豪	海洋詩抄	驚聲出版社	五九	楚 戈	青菓集	駝峯出版社	五五
單子豪	向日葵	新詩週刊社	四二	蜀 雯	聖夜	華國出版社	四五
單子豪	畫廊	藍星詩社	四四	楚 卿	生之謳歌	文藝生活公司	四五
單子豪	單子豪全集(-)	藍星詩社	五一	詩 靜	尋夢曲	自刊本	四四
程元白	星光下	委員會	五七	嵩山鶴	被牽引的靈魂	新疆印務公司	四九
彭邦楨	詩玫瑰的花園	雲青雜誌社	五五	趙天儀	大安溪畔	笠詩社	五四
		大業書店	四三	趙天儀	果園的造訪	笠詩社	五一

葛賢寧	常住峯的青春	自刊本	三八	葉日松	鄉愁	元杰出版社	五四
葛賢寧	鳳凰的誕生	中興文化社	四七	葉日松	金門·馬祖	文林周刊社	五六
葛賢寧	荒村			葉曼沙	朝聖之舟	星座詩社	五五
葛賢寧	黑衣婦人			葉維廉	賦格	現代文學社	五二
楊 喚	風景	現代詩社	四三	葉維廉	愁渡	仙人掌出版社	五八
楊 喚	楊喚詩集	光啓出版社	五三	葉維廉	醒之邊緣	環宇出版社	六〇
楊元兆	想妳在火車上	曙光出版社	五四	詠 武	心期	自刊本	四七
楊允達	允達詩選	幼獅書局	四五	蓉 子	青鳥	中興文學出版社	四二
楊光中	無花果	野風社	四六	蓉 子	七月的南方	藍星詩社	五〇
楊拯華	二十四曲橋	立志出版社	四九	蓉 子	蓉子詩抄	藍星詩社	五四
葉 珊	水之涓	明華書店	五二	蓉 子	童話城	中華兒童叢書	五六
葉 珊	花季	藍星詩社	五五	蓉 子	維納麗沙組曲	藍星詩社	五八
葉 珊	燈船	文星書店	五八	蓉 子	橫笛與豎琴的晌午	三民書局	六三
葉 珊	非渡集	仙人掌出版社	六〇	碧 果	秋·看這個人	創世紀詩社	四八
葉 琬	傳說	志文出版社	四三	嘉 揚	處女之泉	新亞出版社	五八
葉 笛	紫色的歌	青國圖書公司	四七	管 管	荒蕪之臉	普天出版社	六一
葉日松	月夜戀歌	綠穗雜誌社	五一	蔡淇津	秋之歌	笠詩社	五四
葉日松	她的名字	野風出版社	五三	銀喜子	風笛	現代詩社	四六
葉日松	讀星的人	野風出版社	五三	趙宗信	新綠詩篇	大眾文摘社	四五
葉日松	寫給慧莉	葡萄園詩社					

趙滋蕃	旋風交響曲	亞洲出版社		鄭愁予	窗外的女奴	十月出版社	五八
嘉揚	青春之歌	正中書局	五五	鄭愁予	鄭愁予詩選集	志文出版社	六三
墨人	自由的火焰	自刊本	三九	鄭愁予	長歌	自刊本	五七
墨人	哀祖國	大業書店	四一	劉占魁	千夢湖	自刊本	五三
黎明	金陽下	中國青年詩友社		劉永讓	鐘鍊	新創作出版社	四二
黎明	愛曲	野風出版社		劉延湘	露珠集	英文中國郵報	六二
黎明	雨夜	曙光出版社		劉建化	豐盈季	葡萄園詩社	五五
瑩陽	農村			劉建化	奔向	葡萄園詩社	五五
寬虹	金蛹	藍星詩社	五七	劉國全	午寐的河	縱橫詩社	五二
魯蛟	海外詩抄	黃埔出版社	四九	劉祺裕	季節病	縱橫詩社	五二
鄧禹平	藍色小夜曲	野風出版社	四〇	劉載福	情詩選集	春風文藝社	四七
鄧禹平	晚禱	藍星詩社		劉子兆	心聲	自刊本	四八
潘夢秀	拂曉	興中出版社	四六	錦連	鄉愁		
潘浩	微沁著汗的太陽	太陽出版社	四四	翔翔	過渡	星座詩社	五五
綠帶	綠色的塑像	野風出版社	五二	翔翔	死亡的觸角	星座詩社	五六
綠綺	流浪船	青年詩人聯誼會	五七	翔翔	鳥叫	學海書局	五九
鄭仰貴	蝴蝶結	笠詩社	五八	靜雲	靜雲采星		
鄭炯明	歸途	笠詩社	六〇	靜雲	生命的註腳	笠詩社	四四
鄭愁予	夢土上	現代詩社	四四	靜修	策馬者	野風出版社	五一
鄭愁予	衣鉢	商務印書館	五五	賴敬文	賴敬文詩集	自刊本	六三

賴慶雄	初航	林白出版社	六〇	羅門	曙光	藍星詩社	四七
盧文敏	燃燒的荊棘	縱橫詩社	五一	羅門	第九日的底流	藍星詩社	五二
盧勝彥	淡煙集	綜合書局	五六	羅門	死亡之塔	藍星詩社	五八
鮑閒觀	現實的血淚	民憲書局	五七	羅英	玫瑰的上午	現代詩社	五〇
戴鶴清	我的馬羣	德春印刷廠	四〇	藍丁	牧鵝女	新新文藝社	四六
戴鶴清	夜交響詩		四〇	藍丁	魔笛	現代文藝社	五二
蕭憶	夢醒的世界	野風社	四六	藍菱	十四的星光		
蕭呈昌	少年情	自刊本	六〇	藍菱	露路	藍星詩社	
謝青	春天的港	新詩週刊社	四二	藍菱	對答的枝桠	創世紀詩社	六二
謝東壁	夜笛	四維印務館	四二	藍雲	萌芽集	自強出版社	五一
謝宗秀	遺忘之歌	笠詩社	五六	藍影	七面鳥	自刊本	五六
鍾雷	生命的火花	重光出版社	三九	藍藍	嗚咽的音符	藍燈出版社	五八
鍾雷	在青天白日旗幟下	中央文物供應社	四四	藍婉秋	獨步		
鍾雷	偉大的舵手	文壇社	四四	藍婉秋	沒有娘的孩子		
鍾梅音	金門頌	中央文物出版社	五二	藍婉秋	海濱的故事		
鍾鼎文	行吟者	臺灣詩壇社	四〇	蘇凌	明澈集	星座詩社	五八
鍾鼎文	山河詩抄	正中書局	四四	蘇振邦	怒吼的銅鈴	海洋詩社	五九
鍾鼎文	白色的花束	藍星詩社	四六	驍騎	金色年代	青年詩人聯誼會	五七
鍾鼎文	雨季	省政叢書	五六	龔顯宗	榴紅的五月	立志出版社	五八
羅青	吃西瓜的方法	幼獅書局	六一	羈魂	藍色獸	環宇出版社	六〇

本刊訂本出版了！

本刊布面精裝合訂本第一卷已銷售一空，第四卷正在裝訂，預計八月十五日出版，欲購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第二卷（五至八期） 特價70元

第三卷（九至十二期） 特價80元

第四卷（十三至十六期） 特價95元

三卷合購・優待價二二〇元

子于的「艷陽」

高全之

——玄室書簡之五

××兄：

一直想寫點關於「艷陽」集的意見給您，做爲舊作「子于的人生觀照」一文的補充。那篇文章談到子于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摸索」，以及第二本（「艷陽」集）七篇裏的四篇。漏了三篇，漏了對整本書做一次省視。粗略講，這本書主要關心兩件事：臺灣的（學校與家庭）教育、婚姻；關心兩種人：臺灣的學生、中年人。兩相交錯：「艷陽」、「開鎖」、「看海」、「婚事」，談的是教育問題，後兩篇延涉及學校畢業以後的婚姻；「火燒雲」、「嶺上」，則談中年人的婚姻。這樣區分當然過於簡單。

子于強調環境移人，使人不由自主。唯考主義的學校教育，勢利專制的父母，都是他不同意的社會壓力；「看海」的女主角即使不是「自找的」，「照樣沒什麼用」，仍然被遺棄。寫學生，他總以一種俯臨的觀察，忽略他們本身不苟同的能力；如「艷陽」、「開鎖」、「看海」。有別於此的，如「婚事」呼應「瓷瓶」那種「不受人擺佈」的姿態。寫亂世中年人的悲歡離合，取平行對待的觀察，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嶺上」並

不像附記所說：「缺點什麼」。它捕捉到一種不自知的迷惘，「想掙脫什麼的那團迷惘」。相對於「瞎蒼蠅」（「摸索」集）那種酒後學蒼蠅飛的趣味，它具有近似白先勇「臺北人」那種不自知的力量。也許重要的是超越一切的，人的適應能力，一種恬然處得失的心境；「高處總是眼亮」、「瞎蒼蠅」（「摸索」集）的結局是如此，「婚事」，「瓷瓶」也是如此。這麼看，「艷陽」的女老師在男學生身上，「火燒雲」的女主角在舊情人身上，印證自己年輕的形象，則洋溢著生的喜悅。臺灣寫小說的朋友，難得這麼嚴肅的傳達過喜悅。如果說子于慣用並排連續的對話，暗示環境移人龐大而重覆的壓力，那份恬淡（乃至喜悅），我想，是使這些對話反覆迴繞，而不致生厭的主要原因。

子于真有一肚子話要說。即使他曉得「寫成發表以後，寫的人也就沒資格說這說那了」，他仍然分別為「艷陽」集每篇小說寫一篇後記。其中「瓷瓶後記」疑惑於小說家讀書取向與容量如何取捨。十三期書評書目月刊短評主張「作家要多讀書」，以不讀書為作家「寫了一兩本書之後，繼續寫的作品就很少有新鮮的內容和感情」的原因。我想，讀書是否能拓展經驗領域，助益創作，先決條件仍然在於作家是否有能力讀「沈從文自傳」（十月出版社，五八年十月初版）所說的那本「大書」：生活。不能用心生活的作家，即令學富五車，也不過助長姚一葦「藝術的奧秘」中提示的，近代藝術一種炫學的趨勢。

讀書的容量與取向，也許是批評家值得再三深思的問題。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傳記文學社）就主張：學者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前，要「放眼」讀有關的書，以不受一家的言論所惑限。

這本書列為驚聲文藝叢書之二五，驚聲文物供應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初版。封面錯把子于印成子予，這「勾當」，「當然是胡鬧」。

中外文學

每冊24元，一年二三〇元

郵政劃撥一七九六五號顏元叔帳戶

中外文學需要那一類的稿件？

①藝術的——不應專揭民族的瘡疤，應該瞭解生命的真實和人生的美。

②民族性的——文學必需有紮根的地方，不能把自己的文學種在別人的田裏，必需用自己的營養，灌溉民族之花。

③關懷人生的——文學不是娛樂或精神的避風港，而是讓人面對現實，把握永恆的人生，表現當代時空的面貌。

凡是有關中外文學的學術研究，不論冗長枯燥；以及中外文學現狀的描寫，又非專業性的「文學漫談」，和小說、散文、詩，只要合乎上述的條件的，皆所歡迎。

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

文學探索	林柏燕	著	30元
冷血	楊月蓀	譯	55元
故國神遊	華振之	著	45元
尋找另一扇窗	呂秀蓮	著	40元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	著	30元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林柏燕	編	50元
談經營管理	王永慶	著	40元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	編	35元
葉歸何處	簡宛	著	30元
書衣	書評書目社	編	20元

直接函購，書評書目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
郵政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書

陳宗敏

萬物無書，唯人類有書；故萬物無文明，唯人類有文明。書是智識的寶庫，是智慧的源泉。書中記載着人類以往的思想、活動及生活經驗，使我們瞭解過去，策勵將來；使我們確有信心，滿懷希望。美國散文作家愛默生曾說：「歷史就是這個宇宙心靈活動的記錄。」又說：「只有全部歷史才能把人性解釋清楚。」他這話的意思是說，我們如果要明瞭人性及人類的過去，便當求之於歷史。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人類的歷史，乃由書寫成，沒有書，人類便沒有歷史。

書已成爲全人類全文化的珍寶遺產，人類要瞭解萬物，瞭解自然，甚至於瞭解自己，都需要書的引導。人類的學習，也許並不限於讀書一事，許多有益的學問智識，不全自書上來。但是，無可否認的，讀書乃是人類求知的要事。書使智識學問系統化、條理化。我們由書中承受前人的累積成就，可以節省許多時間。而且我們更需要以書中得來的基本智識，才能有效的活用其他求取學問的方法。

書所給予我們的好處，不能以實質、實用去估價。「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一類的話未免太小看了書對人類的服務，低估了書對人類的貢獻。照我的感受而言，書如清風明月，照拂所至，令人滿心喜悅。我們從書中承受前賢往哲的智慧，使我們得到啓發與頓悟，因而激勵一種奮發的心情與向上的志氣，培養一種寬容明達、和悅安祥的心性。這才是書賞賜給我們的最高貴禮物。

書的愛好是一種自得其樂的事，不必要誇說我的客廳裏有多麼豐富的藏書，尤不必要自詡我曾閱讀過多少本書，讀書是一件安安靜靜的事，至爲單純，至爲樸實。「在一切事物中我追求安靜，但是我得不到它，除非在一個角落裏手執一卷書。」人類最大的罪過與危機，莫過於煩慮浮躁、擾攘不安。一卷好書，可使

我們寧謐性靈，平靜心思，世間尚有何種事物，能够如書具有如此神奇力量？

書是淵博的良師，又是多聞的益友，我們歷經世故，深知友朋間的忠誠信義，並不絕對可靠，然而書却絕對有益無害。它怡養我們的心性，更教我們知道這世界許多有趣味的事物，引導我們遨遊許多風景秀麗的地方。日前報上有一篇翻譯的精簡短文，首段是這樣寫的：「書，在我想來，是過份地好。透過書本，你活二次，不僅一次。」其實，透過書，我又何僅活過二次？如果沒有書，我的生命將要減少多少趣味？

唐人朱揆諧噓錄記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說：「我曬書。

」郝隆是否真正有滿腹詩書可曬？或者根本是滿腹的蘿蔔白菜豆腐干？我們已不可得知。如若他真是滿腹詩書，那倒可以如此自負自賞，東坡的詩中，就曾有「籬縉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句子。腹中有許多好書，識見自然高遠，氣宇自然軒昂，自然會倍增信心，豪情壯志，也油然而生。陸放翁忍窮詩有句說：「尚餘書兩屋，手校付吾兒。」放翁何窮之有？放翁實在是一位最富有、最賢明的家長！





海鷗季節

何復言

■ 前言

又是綻花的季節，一洋藍色的海水暖了之後，一天，海灘出現了許多北來的水鳥。其中有三隻，由於行動怪異，特別地刺著我的眼：一隻遼然翔於萬鳥之上的宮鶯；一隻始終作者企圖飛起的努力姿態；另外有一隻卻沒有了翅膀，祇是忙著和其他的異性海鷗「交道」。這三隻海鷗欲飛向何處呢？

自從流行小說大家瓊瑤女士六月底在聯合副刊上，稍稍吐露了她底「創作觀」之後，我讀了始終覺得身子十分不適，祇因為她那「海鷗飛處」一書底產生，是由於在美國美麗的緬因湖上，見着了翱翔不已的海鷗，一時放心不下牠們的終身棲處所致。所以回到臺灣後，便寫下了一隻名為「楊羽裳」的雌海鷗底飄泊，讓她遊戲人間，受盡可憐之後，再替她找了個歸宿——當然還是那訴不盡的情愛——然後關起稿紙，定名為「海鷗飛處」。再由號稱「中國四大導演」（不管這四個導演是怎樣的排名）之一的李行先生執鏡，熱鬧非凡地搬上了銀幕，當然「李行+瓊瑤+甄珍+『靈性』觀衆」的這條公式，其結果必然是「鴻圖大展，財源茂盛」的了。

一隻海鷗，牠愛飛哪就飛哪，尤其是在這樣的一個海鷗季節裏。我們且舉出幾隻蜚聲國際的名海鷗來說說

：一八九六年，契訶夫（Anton Chekov）這個過氣的劇作家就有「一隻「海鷗」（戲劇），從一個男子在百無聊賴的情況下，打死了一隻海鷗，闡述人的理想、人的自由和幸福，就像海鷗一樣，常常便在旁人無所事事的心情下給扼殺了。有的還能逃出生天，有的因為只是隻身體內充塞着稻草的標本海鷗，早已行屍走肉，失去「人間的條件」。另外，美國的李查·巴哈（Richard Bach）也有隻「天地一沙鷗」，他以自身的飛行知識，附會在擬人的岳納珊海鷗身上，讓牠具有人生的理想，崇高的社會意識，到最後羽化而登仙。至於瓊瑤的海鷗，因為聞名遐邇，轟動全國，此處不提也罷。

我們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發見：一隻海鷗的飛向何在，倒不必十分在意，我所在意的，祇在這隻海鷗的「飛」處之上，看海鷗身後的這位「造物主」——作者——作怎樣底「飛」的安排，就這一點來說，前面那兩隻海鷗擺在這裏實在是有點委曲，因為瓊瑤女士說：「許多人都說，文學作品是批評人生的，反映人生的，也許我的看法太膚淺，因為，我認為，小說的主要功用還是人們在休閒時用來調劑身心的！」（見六月二十九日聯合副瓊瑤「電影與我」——從電影「海鷗飛處」談起）。

我覺得，一個人儘可以說自己的看法是膚淺的，因為中國人一向講究的是謙遜，但是不可以常發出錯誤的言論，來迷惘這樣多可愛的「靈性」讀者。那麼到底「文學」和「小說」的分野是在那裏呢？照瓊瑤女士的說法，「小說」是「在休閒時用來調劑身心的」，果其不然，那麼「紅樓夢」和「約翰克里斯多夫」，該是瓊瑤眼裏最完美的中外兩大「小說」形式，因為有很多人是利用各種斷續的時間去讀完整部書的，（例如：晚間睡不着的幾個小時，中學生在喫便當的中午休憩時間，每天上下班班的公共汽車上，病人躺在醫院裏休養期間之類的），同樣道理，各種武俠小說、偵探小說或「金禹」體小說，也都該是頗為「完美」的小說形式，因為這些所謂的「小說」都沒有去批評人生、反映人生的義務，而且它們的最主要功用也祇在人們休閒時用以調劑身心的，可是「紅樓夢」和「約翰克里斯多夫」似乎除了可以調劑身心之外，還具有某些意義，偏偏那就是「批評人生、反映人生」，否則也不會有那樣多的缺乏「靈性」的讀者樂於閱讀，樂於作各種探討，而且我有理由相

信，這些缺乏「靈性」的讀者並沒有多少人是「讀書」為職業的，更有理由相信，他們也是在工作之餘以此作為調劑身心，作為寄託的。

所以說，既然那些武俠小說、偵探小說或「金馬」體小說，都沒有義務去反映人生，自然也就沒有批評人生的權利。而且既然說瓊瑤女士首肯這些「小說」的存在條件，那麼我們實在可以將瓊瑤女士的「海鷗飛處」和那些「小說」並排在同一個案架上，它絕無一絲遜色之處。同樣道理，瓊瑤女士也沒有那個權利去說：「小說可以是藝術，但必須為大眾所接受，否則曲高和寡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她怎能在寫了那麼多的那種小說之後，要求讀者大家來接受她的這般存在條件呢？「畢竟『黃瓜』和『茄子』總要有個分別呀！」（邊疆說的）

我覺得：在「藝術」的這種節骨眼上，一身硬骨到底是要比迎送大眾來得受人尊重些。難怪最近的國際情勢這樣敗壞，舉個淺近的例子，日本的田中角榮就是很好的鑑鏡，大概皆因「利之所趨皆是理」的風氣所使然的罷。如果瓊瑤女士真地那樣擔心「曲高和寡」是一件那樣悲哀的事，倒不如說瓊瑤女士所擔心的是生活的拮据困苦，那麼顏回那沒有靈性的儒子和他「淡泊之樂」的做法，她是根本無法去接受與想像的了。

不過，到底一個人需要的還是生活的態度與做人的條件，而不僅僅祇是一個愛的歸宿。如果現在的讀者不能接受沒有「靈性」的小說，那倒也是件無可奈何的事。真理總是那麼一條崎嶇坎坷的路，有時還得做出重大的犧牲之後方能得到的，不是嗎？

■ 後語

這天，海灘上來了個持槍的獵者，千萬的水鳥聞風逃竄，祇剩得這三隻海鷗不去，獵者先一鎗打死企圖飛翔的契柯夫海鷗，拾掛在腰間，再一把撿起了「羽裳」海鷗，（他想：「將這隻無翅的鳥，帶回家中把玩把玩，倒也是事。」）對於那隻遠在射程之外的岳納珊海鷗，祇有望鷗興嘆的份兒。於是獵者帶着「一石二鳥」的興奮，興沖沖地回去了。

衆海鷗復臨，聒噪如前，議論紛紛。

一部小說的日記

(一)

斯坦貝克著
楚茹譯

譯者前言

一個嚴肅的作家，一生之中最豪華的夢想，就是希望能傾他畢生的精力，寫作一部能代表他最高藝術成就的作品。美國名小說家斯坦貝克 (John Steinbeck, 1902—1968)，在他那本『伊甸園東』(East of Eden) 出版之後說：『我認爲我所寫的一切，在某種意義上，全是爲這部書鋪路……如果「伊甸園東」寫得不好，那麼我便是糟蹋了我的時間。這許多年來，我所學習到有關我寫作的藝術、技巧，以及我在這一行工作上的進益，都用在這部書上了……』『你們可知道我希望人家來讀這部書，並且喜歡這部書。如若不然，我會失望的。』

所以，『伊甸園東』就是斯坦貝克的豪華之夢。從上面他所說的話，可以知道他對這個夢看重的程度。那末他失望了沒有？讀者倒是沒有令他失望。『伊甸園東』出版之後，便成爲最暢銷書。至於批評家呢？大部份的批評家和書評家都給予很高的評價，連以前只推崇過他『憤怒的葡萄』，和承認他另外三本——『人鼠之間』、『小紅馬』、『珍珠』是好書，而說他『其他的書只是很奇怪的一袋文學中的雜碎』的，那位普萊斯柯特 (Orville Prescott) 這一次也在『紐

約時報」上評它爲「斯坦貝克最好和最具雄心的小說……」。然而仍有少數的批評家認爲斯坦貝克的話太誇大了，『伊甸園東』因爲試圖同時表達太多的事物，以致把握不住小說的中心。他們承認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但同他的『憤怒的葡萄』比較，無論在藝術上或思想上，『伊甸園東』並非他的藝術高峯。

斯坦貝克在美國當代作家中，是受到最多評論的作家之一，而且學者和批評家對他的看法都不一致，有的甚至意見完全相反。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作家，他的小說在主題，風格上都彼此不同，因此才使批評家產生了紛歧的見解，美國近廿年來一連獲得諾貝爾獎的三位作家——福克納（一九四九年），海明威（一九五四年），和斯坦貝克（一九六二年）。似乎批評家總是看輕了幾分他的藝術成就。海明威那種簡潔、清勁，和鮮活有力的文體，是別人摹倣不來的；福克納那字字錘鍊的獨特句法，和他講故事時沒有一成不變的固定方式，他必須按照題材的限制，創造每一個新的形勢，所以讀他的小說，開始總是那麼難懂，要想進入他那假想的約克那柏陶伐郡（Yoknapatawpha County）的藝術王國更是不很容易，而他大部份的作品却是以這郡爲背景而產生；但是斯坦貝克則不然，他偏重的是社會性問題，所以批評家也就從多方面向他要求。他們從社會學的觀點，從生物學的觀點，而非從美學的觀點來攻擊他。其實就是從美學的觀點來批評，又當如何？美學上也沒有一定一成不變的標準尺度。斯耐爾（George D. Shell）就曾認爲『憤怒的葡萄』是『一本毫無結構的小說』，並說他有通俗的傷感主義的成份。

這使我們偶然想起我們唐代『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的白居易。他和元稹都是當時致力於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可是後來也有人以「元輕白俗」譬之。斯坦貝克在我個人的感覺中，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確乎有點像白居易，因而海明威在才慧上來說，自然就相近於才華飄逸的李白，福克納在錘鍊上也就相仿於『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杜甫了。

本來，才華的修短是勉強不來的，福克納自己就曾說過，海明威是天才，他却是苦鍊來的。只是才華並不保證藝術的成就，和對社會的貢獻。他們在文學上的成就，我們不妨說它是各有千秋吧。斯坦貝克在小說上的卓越成就，和他的獨特象徵技巧，應該是不容抹煞的。是他，他不能像海明威一樣去寫他所愛好的『孤寂』；自也不會像代表美國南方良心的福克納去經營他的約克那柏陶伐那。他的興趣在於道德上的論證，他常清楚地描寫善與惡的兩種力量。

斯坦貝克既然要傾他畢生的智慧精力來寫他夢想的鉅著，寫他『所有故事中最偉大的——善與惡，強與弱，愛與恨，美與醜的故事』，寫他『獨一無二的屬於一個人的一部書』，我們只有祝福他夢想的全部實現。

可是，一個人的才智和體能是一樣的，那潛在的部份是絕難發揮到極致的。斯坦貝克自己也說，『一個作家就在這種絕對的孤獨中，想要解釋那無法說明的事物。』『他永遠是在不可能上做功夫。』『有時如果他很幸運，而且時機如果也還不錯，他所極力想要表達的，就會滲漏出那麼一點點來——絕不會很多。』

『不會很多，』會有多少呢？他到底完成了他所夢想的有幾分之幾呢？這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也真是幸運得很，現在，在他去世不久以後，我們除了從作品本身去了解；從批評家們站在他們各自的看法上去了解；進一步我們可以從他寫作『伊甸園東』的原始精神狀態上去了解了，因為他做下了一件罕有的事例，他留下了一部寫作日記——『一部小說的日記』——『伊甸園東』書信集 (*Journal of a Novel—The East of Eden Letters*)。他把他整個寫作期間，精神活動的始末都記錄下來了，而且是他不準備發表的，未經過修飾的，所以也就更加可貴。

這部日記，應該就是他夢想的精神架構，而他寫出的小說，也自然是他所表現出來的，夢想的實體了。即使架構只是架構而已，夢想也無法全部記錄在紙上，可是無疑的，無論在欣賞，在

本社代購以下各書

作者	書名	定價	作者	書名	定價
琦君	烟愁	25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16
黃春明	莎啞娜啦·再見	40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16
黃春明	籬	40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90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梅遜編	作家羣像	40
歐尼爾	開放的婚姻	40	隱地編	這一代的小說	35
楊青矗	心病	30	鍾龍	人生日知錄	50
楊青矗	在室男	35	蘇玄玄	愛的變貌	18
楊青矗	妻與妻	30	隱地	一個里程	16
呂秀蓮	新女性主義	40	隱地	隱地看小說(舊書)	25
陳芳明	含憂草	18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批評上，我們總是多了一份寶貴的資料，使我們可以重新認識一番，通過特拉斯克家三代人的際遇，而塑整的該隱和亞伯的故事，這部可以稱作『斯坦貝克新約全書』的『伊甸園東』深一層的面目了。

譯者

編後

• 本期稿擠，「批評信箱」暫停一期。

• 王鼎鈞先生的「哭屋」，剪裁經濟，文筆洗鍊，鉤劃生動，含蓄豐富，是一則「讀書的故事」，也是一個傑出的短篇小說，我們爲了版面美觀，特請王菊楚先生插圖並設計，本刊一至六期封面及書評書目出版社叢書封面均由王君設計，特此表達我們的謝意。

• 吳相湘教授主持的「信義書房漫話」首篇「家居書店街，走到書店街」，是一篇談讀書、買書、寫書、編書、印書的好文章，讀者更不應錯過。

• 楚茹先生是一位默默耕耘的作家，翻譯了不少好作品，他譯的「一部小說的日記」，是史坦貝克寫「伊甸園東」時寫給他好友的書「從下期開始連載」。

• 兩篇有關討論瓊瑤女士流行小說的文章，希望有助部份「靈性」讀者對真正文藝作品的鑑賞能力。

• 爲了配合「談停刊雜誌」而轉載的「小讀者停刊以後」，據聞「小讀者」將於近期復刊，這對讀者來說，無疑是一項好消息，我們希望所有已停刊的好雜誌，均有復刊的機會，則讀者有福了。

• 本社最近出版了一冊新書——「書衣」，將和八月號書評書目，一起寄給本刊訂戶，爾後凡有新訂戶也將一律贈送一冊，非本刊訂戶，則酌收工本費二十元，直接函購可享九折優待，「書衣」的出版，無論對我們雜誌社或是讀者本身都具有某種意義：對我們言，它向讀者描繪出一份雜誌出版後的林林總總的反應；對讀者而言，可以更增加對於辦這樣一份書評雜誌苦心的體認。因此，如果真能因此而促進出版者與讀者雙方面的瞭解，那麼「書衣」的真正價值則在於它的更深一層意義，而不僅祇在它的內容了。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赫塞作品中的中國思想（周幽王等）	宣 誠	中央月刊	6：8	101—106	63. 6
朱子與資治通鑑綱目	李 甲 孚	中央月刊	6：8	138—141	63. 6
檢討民國六十年的詩評 （關傑明著中國現代詩人的 困境等）	陳 芳 明	中外文學	3：1	31—53	63. 6
論嵇弦的「坤伶」	姚 一 葦	中外文學	3：1	186—198	63. 6
寫詩的佩刀人——溫瑞安詩 中的史詩性	齊 邦 媛	中外文學	3：1	199—203	63. 6
柔性的戰歌——談一首被忽 略的詩（鄭愁予著春之組曲）	辛 鬱	中外文學	3：1	204—209	63. 6
看那手持五朵蓮花的童子 ——讀周夢蝶詩集「還魂草」	翁 文 嫻	中外文學	3：1	210—224	63. 6
讀：英國皇家郵學會百年刊	沈 嘉 濟	中國郵政	32	18—21	63. 5
兒童文學創作選評（曾信雄）	席 珍	中國語文	34：6	31—33	63. 6
杜甫的「麗人行」	成 惕 軒	中華詩學	10：3	9—10	63. 3
我讀「莊子」心得	顏 佩 蘭	內 明	27	41—42	63. 6
「夏遊記趣」讀後（Edwin Way Teale）	司馬長風	今日世界	520	60	63. 6
「人性的重建」讀後感（P. A. Sorokin）	蔡 秋 桃	今日教育	26	40—44	63. 5
古拉格羣島的巨響（索忍尼 辛）	顏 伍 雄	出版家雜 誌	24	3—4	63. 5
讀「世界文明史」隨筆—— 中國部份（威廉·杜蘭）	周 任	幼 獅	39：6	36—41	63. 6
評介「革命文獻」（中央黨 史會）	陳 哲 三	幼 獅	39：6	42—44	63. 6
從「一九一四年八月」到 「古拉格羣島」（索忍尼辛）	侯 立 朝	幼獅文藝	39：6	90—121	63. 6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企業讀物——(一)萬隆納：美國工商史(二)卜魯克思：商業冒險(三)巴邁序編：工商大災——美國企業中之欺詐者及債事者	劉 厚 醇	企業與經濟	3：9	45—47	63. 6
田園詩集「西蒙」讀後(何瑞雄譯)	林 煥 彰	青 溪	84	98—101	63. 6
東西學術思想的會通——林著「對李約瑟中國科學思想史之商榷」讀後(林繼平)	謝 扶 雅	東方雜誌	7：12	11—14	63. 6
胡適的「國立大學之重要」讀後	陳 永 璣	東方雜誌	7：12	27—32	63. 6
林桂圃教授著「三民主義精論」	王 鼎 臣	政治評論	32：5	34—35	63. 6
一枝寫實的筆(讀陳冷著變不出的掌聲)	桂 文 亞	皇 冠	41：4	207—210	63. 6
電影的故事(聶光炎譯)	桂 文 亞	皇 冠	41：4	211—212	63. 6
瞿著「漢代社會結構」評介(瞿同祖)	邢 義 田	食貨月刊	4：3	103—105	63. 6
魏克曼著：門外的陌生人：華南社會不安，一八三九——一八六一	宋 國 屏	食貨月刊	4：3	106—107	63. 6
潘重規撰：瀛涯敦煌韻輯新編	李 伯 鳴	珠海學報	7	361—363	63. 4
羅香林著：「中國民族史」	鄒 同	珠海學報	7	364—366	63. 4
羅香林著：「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	程 曦	珠海學報	7	367	63. 4
評介「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高希均主編)	魏 鏞	書目季刊	8：1	73—76	63. 6
評介中文報紙「文史哲學文索引」(張錦郎編著)	劉 兆 祐	書目季刊	8：1	77—78	63. 6
小川環樹著「中國小說史研究」	鄭 樑 生	書 和 人	238	1—8	63. 6
論姜貴小說的主題	Ross, Timothy A. 著陳森譯	書評書目	14	21—32	63. 6
廬山面目縱橫看——評叢樹版英譯「中國文學選集」(白芝主編)	余 光 中	書評書目	14	38—53	63. 6

篇	名	評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弘一大師傳(陳慧劍)	亮	軒	書評書目	14	77—81	63. 6
黃春明·小說·黃春明	林	清玄	書評書目	14	84—88	63. 6
馬基維利「君王論」	河野健二作 莊園譯		書評書目	14	108—111	63. 6
漢學論集(周法高)	誠		現代學苑	11: 6	49—50	63. 6
康德的道德哲學(謝扶雅譯)	達		現代學苑	11: 6	50	63. 6
推介「才能啓發自零歲起」 (鈴木鎮一)	葉	秀容	國教天地	7	38—40	63. 6
厚植國力的南針——顧翊羣 教授著「危機時代國際貨幣 金融論衡」讀後	李	紹盛	國魂	343	46	63. 6
『空』之中國的理解與天臺 之空觀(鹽入良道)	張	曼濤	華學月刊	26	14—19	63. 2
六十年來之聲韻學(陳新雄)	林	焜陽	華學月刊	26	20—23	63. 2
王學的分化與發展(牟宗三)	蔡	仁厚	華學月刊	26	26—38	63. 2
中國禪宗史(印順)	道	安	華學月刊	26	39—43	63. 2
索忍尼辛及其「馬地容的故 事」	林	錫嘉	新文藝	219	118—123	63. 6
由陳著「孫中山先生與日本 友人」談起(陳鵬仁)	李	雲漢	新知雜誌	4: 3	63—68	63. 6
被命運播弄的人——論黃春 明的「小說世界」(羅等)	王 沈	安 祈和	新 潮	28	23—26	63. 6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論 白先勇的小說(臺北人等)	陳	振興	新 潮	28	28—31	63. 6
自我的抗爭——龍天樓小說 集裡的王文興	蔡	慧怡	新 潮	28	32—34	63. 6
夢魘與象徵的世界——讀施 叔青的小說(拾掇那些日子 等)	沈	陽	新 潮	28	35—36	63. 6
讀李昂的花季	筱	羽	新 潮	28	39—40	63. 6
讀前後赤壁賦(蘇軾)	謝	隆興	新 潮	28	60—61	63. 6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讀後 (吳相湘)	蔣	永敬	綜合月刊	67	101—111	63. 6
「民主理論」評介 (Giovanni Sartori)	文	思	憲政思潮	26	167—170	63. 4
多德教授著「政治發展」評 介	劉	漫輕	憲政思潮	26	171—181	63. 4

貳、報紙部份

篇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戰爭與和平」與「海笑」(托爾斯泰與趙滋蕃)	李應命	中央日報	10	63.	6.	4—6
論新舊高中國文課本(國立編譯館編選)	魏子雲	中央日報	10	63.	6.	20
學術之綜合與統一——評介周力行著整體存在論	張其昀	中央日報	12	63.	6.	21
一部不必上演的悲劇——母與子讀後感(丁文智)	珮君	中央日報	10	63.	6.	24
試評「人往高處走」(韓韓)	張芸	中央日報	10	63.	6.	28
「琢璞」中的刑責問題(段彩華)	周漢文	中央日報	10	63.	6.	29
評介「中共憲法論」(劉清波)	廖宇仁	中華日報	5	63.	6.	3
去發現好書(讀 William Wordsworth 著華茨華斯及其序曲)	張秀亞	中華日報	9	63.	6.	9
「牧羊女」欣賞(張秀亞)	陳宗敏	中華日報	5	63.	6.	10
評介「得救」(泰戈爾)	余雨	中華日報	5	63.	6.	10
評介「灰鴿早晨的話」——兼談散文(也斯)	林柏燕	中華日報	9	63.	6.	13—14
評「中國人生哲學概論」(方東美)	無隱居士	中華日報	5	63.	6.	17
「危險的求婚」讀後(邊爾生)	宣和	中華日報	5	63.	6.	24
我國的第一本育兒百科全書即將出版(陳炯霖主編)	吳雪雪	中華日報	9	63.	6.	25
革命和浪漫主義(Howard Mumford Jones)	童得懷	中國時報	12	63.	6.	5
紅樓夢英譯(David Hawkes 等譯本)	舒信	中國時報	12	63.	6.	9
這兩本書(歐尼爾夫婦著開放的婚姻及萊特著女人怎樣在男人世界中打天下)	拓荒者	中國時報	12	63.	6.	21
不滅的火種——讀梅遜著自我的存在	余我	新生報	10	63.	6.	20—21
新新聞與小說(讀 Tom Wolfe 著新新聞學)	彭歌	聯合報	12	63.	6.	7—8
把醫師「擱」在家裏(陳炯霖等編育兒百科全書)	薇薇夫人	聯合報	6	63.	6.	18—19
東方的寬柔(評潘琦君著煙愁等書)	彭歌	聯合報	12	63.	6.	22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辛格的「羽冠」	張	時		聯合報	12	63.	6.	22
「奇異的花園」讀後(康子琪)	林	鍾	隆	國語日報	3	63.	6.	9
借糧——談一則民間故事(郭漢廣)	蘇	尚	耀	國語日報	5	63.	6.	9
讀「小泥人和小石人」(徐紹人)	林	鍾	隆	國語日報	3	63.	6.	16
評「玉梅的心」(黃基博)	林	鍾	隆	國語日報	3	63.	6.	23
「青鳥」的欣賞(勒白侖改寫)	曾	信	雄	國語日報	3	63.	6.	30
女誠作者究竟是誰(班昭)	唐	潤	鈿	大華晚報	5	63.	6.	3
笛福和他的魯賓遜漂流記	白	浪		大華晚報	5	63.	6.	17
莎翁的李爾王	冀	雲		自立晚報	8	63.	6.	23
聊齋誌異與池北偶談(蒲松齡與王士禛)	陳	香		臺灣日報	10	63.	6.	24
一個平凡的故事——仲偉德「絃裏絃外」讀後	邵	甫		臺灣日報	9	63.	6.	27
當前流行小說中的浪漫主義——兼論王向義作品	羅	沙		臺灣時報	9	63.	6.	12—14
男性天國的裡側——「誰也沒寫過的臺灣」評介之七(鈴木明)	王	璇		臺灣時報	9	63.	6.	18
男性天國另一章——「誰也沒寫過的臺灣」評介後記(鈴木明)	王	璇		臺灣時報	9	63.	6.	30
介紹世界最新著作——瑪莉蓮夢露小史及一個美國人的判斷	廷	樞		青年戰士報	8	63.	6.	7
介紹美國十大最暢銷小說(山谷等)	元	叔		青年戰士報	8	63.	6.	14
電子書評(An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s etc.)	老	K		青年戰士報	8	63.	6.	21
全民體育發展之道——評介「棒球大全」一書的貢獻	青年戰士報	青年戰士報		青年戰士報	8	63.	6.	21
閒人閒想(季羅梅)	心	純		青年戰士報	8	63.	6.	21
生之慾(Irving Stone)	張	敬	忠	青年戰士報	8	63.	6.	28

附註：1.雜誌部份依雜誌名稱筆劃先後排列。

2.報紙部份共收十三種報紙，依報紙名稱及日期排列。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合辦
 書評書目雜誌社

兒童文學創作獎徵稿辦法

●爲了讓兒童們有更好的讀物。
 ●爲了提高國內兒童讀物的水準。
 ●爲了鼓勵更多的有心人參加兒童文學的創作，我們設置了這項兒童文學創作獎。
 我們徵稿的範圍和獎金是這樣的：

1. 圖畫故事：適合低年級及學齡前兒童閱讀，以圖畫爲主，配以簡單文字，每冊十七幅以上。可自寫自畫或兩人合作，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如果是二人合作，獎金按圖二文一分配。）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
2. 童話：適合中年級兒童閱讀，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篇數不拘，但每件限三萬至五萬字。
3. 少年小說：適合高年級兒童閱讀，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八千元。篇數不拘，但每件限五萬至七萬字。
4. 兒童詩歌：不限閱讀年級，長短不拘，至少十首，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

我們不限制體裁，凡是科學的、文學的、趣味的創作皆在歡迎之列，但下列稿件請不必應徵：(1)已印行者(2)已發表者(3)全部或部份翻譯外國作品者。

※來稿請裝訂成冊，在九月底前寄台北市郵政39-33信箱書評書目雜誌社『兒童文學創作評審委員會』。如須退稿者，請附回郵信封。我們將聘請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作審慎、公正的評選，得獎作品於明(六十四)年元月揭曉，並舉行頒獎，得獎作品出版權歸本會所有，並得錄製成錄音帶，但作者可另抽取版稅。

：份部大三括包書本

- ；字文的誌雜目書評書介評關有1.
 - ；目總期15至1誌雜目書評書2.
 - 。紹介之書叢出所社版出目書評書3.
- 每，版出 1月8年63國民華中 ●
雜們我閱訂續繼正是凡，元20冊
，冊一送贈費免將都，戶訂的誌
。元20費本工收酌則者讀般一對

書衣

